

葛元煦 等著

# 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

075381

上海滩与上海人

沪游杂记

葛元煦 著 郑祖安标点

淞南梦影录

黄式权 著 郑祖安标点

沪游梦影

池志澂 著 胡珠生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滩与上海人  
**沪游杂记 淞南梦影录 沪游梦影**

葛元煦 黄式权 池志激 著

郑祖安 胡珠生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2 印张 6.375 字数 126,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0657-6

I·390 定价：3.00 元

## 出版说明

从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到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会；从苇荻萧萧的渔歌晚唱，到声光化电的频率节奏；中间是一百数十年。上海滩与上海人所经历的这—个多世纪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由闭关自锁到走向世界过程的缩影。一百数十年中，固然有昏暗，有耻辱，有血污；然而也有觉醒，有进步，有奋争，有冲破重重阴霾的晨光。当着一个新的、本质不同的开放时期来到时，回望—下这接受西方文明的第—个历史窗口，从过往的经历中，可以引起反思，进一步获得新时代的借鉴。我们出版这一套丛书，目的在此。

《上海滩与上海人》，精选记叙旧上海情状、人物的笔记，分辑出版。上起1840年，下迄1949年，上海滩十里洋场中的形形色色，举凡方言民俗、城建市政、通商贸易、游艺百戏，乃至各国旗色、巨公名园，趣闻佚事，都可以从中找到踪迹，回溯原委。上海滩上的各色人等，从颐指气使的洋大人，到创业救国的实业家；从热血沸腾的志士仁人，到茶楼酒肆的帮闲清客；乃至名士优倡、里巷细民，也都借着作者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笔锋，各登其位，各展其长。这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旧上海史，也许它不如教科书系统连贯，然而却有着教科书无可比拟的活泼泼的实感与情趣。

芜言既毕，正书登场。另具编例，以备参阅。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 编 例

一、本丛书第一辑所收各书，均取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庋藏稀见刊本、钞本及手稿，由郑祖安、陈正书两同志编选。

二、本丛书以十册为一辑，每册收书一至四种，原则上以类相从，藉便赏阅。

三、各书均加新式标点。凡存有二种以上刊本者，选取最佳者为底本，间参他本，以正误脱；孤本独传者，若逢疑义，亦酌参他书，以定去取。

四、各书语言浅白，一般不须注释，个别非注难明其义处，则由整理者酌加简明注释，以便读者。

五、各书来源不一，原本版式芜杂，今尽可能依常例划一，俾清眉目。

六、本丛书预拟出版二至三辑，读者中如藏有性质相近的刊本、钞本、手稿，欢迎提供，当陆续补入。

沪游杂记

## 题 记

1843年上海对外开放为商埠，1845年以后，英、美、法三国次第在城北建立了租界。上海（主要是租界）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邦自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駉駉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

租界洋场的日益兴旺使各地的人口源源涌来，而洋场的莺歌燕舞、五光十色，使旅寓于上海的一些文人墨客产生了极大的感触，于是描绘近代上海的奇景异致，指点初涉上海而心迷目眩者的文字便应运而生，其中，葛元煦的《沪游杂记》就是最早出现的较成系统的一部著作。

葛元煦，杭州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旅居沪上，在成书的光绪二年（1876年），已在租界居住了十五年，称得上是一个“老租界”了。据葛自称，他有心仿《都门纪略》草此一书，为的是“俾四方文人学士、远商巨贾，身历是邦，手一编而翻阅之。欲有所之者庶不至迷于所往，即偶然莫辨者亦不必询之途人，似亦方便之一端”。

正因为想起点指导作用，所以此书内容广泛。书前有英、美、法租界三图，卷一、卷二是杂记，卷三集沪上竹枝词，卷四附录了当时上海丝茶钱汇等业行栈字号、主要的洋行及一些会馆公所和客栈的地址，另外还载录了申江的轮船码头和船

运的路线、里程、价目等项。因此这本书和旧时的笔记不同，书名虽为《沪游杂记》，但却不是一部游记，倒有点像仓山旧主袁祖志在序中所提到的那样：“谓为沪游指南之针，亦何不可。”

卷一、卷二的杂记所刊内容，史料价值颇高。它涉及租界的行政机构、市政建设以及商肆货物、交通工具、地方物产、园林寺观等多个方面，着重点在于介绍租界的淫巧奇技、新鲜事物。

卷一先有个概述：“三国租界英居中，地广人繁，洋行货栈十居七八，其气象尤为蕃盛；法附城东北隅，人烟湊密，惟街道稍觉狭小，迤东为闽广帮聚市处；美只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日众一日。”在租界中首先是市容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谈到，租界中新修的马路“其平如砥”。马路一经损坏，还随时修补，马路下面一般都埋了阴沟，不易积水。其时租界沿浦沿河的马路还种植了树木，“每树相距四五步，垂柳居多”，其中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特别出色。十里长街“两旁所植，葱郁成林，洵堪入画”。

卷二中谈到了“各货聚市”，其实是租界和整个上海的商业布局，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上海货物皆有聚市之所，如绸缎在抛球场路南及东门内外，纱缎蟒袍在盆汤弄，丝茶栈居二摆渡者多，洋布呢羽在大马路抛球场及东门内，衣庄在大东门内彩衣街东街，洋广杂货在棋盘街及四马路，古玩玉器在新北门内，眼镜在新北门内，照相楼在二、三马路，钱业南市在大东门外、北市在二摆渡一带，人参药材在东门外咸瓜街，糖行在洋行街，帽铺在二马路中及彩衣街，笺扇在外国坟山左近及庙园，笔店在小东门内及庙园东兴圣街，书坊在城中四牌楼旧教场、



城外二、三马路，棉花在东门外一带，米业在大东门外大码头大街，木器在柴米街，旧木器在新北门外沿河城脚，竹器在大东门外篾竹街，酒馆、戏馆、茶馆在宝善街一带居多，冰鲜在小东门外，信局在南市咸瓜街、北市在二马路，税马车南在小东门外、北在大新街石路西首，雇内河船北在老闸大桥河下，南在大东门外码头。”从这里可以看出，上海商业的行业性很强，行业的集中也非常突出，它们表明此时的上海已经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点。介绍了这些商业点，近代上海早期的商业繁荣面貌就呈现了出来，这些文字是不可多得的经济史料。

在卷一、卷二中，还描述了近代上海出现的许多新鲜事物和新的习俗，这些主要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由外洋传入的。其中交通工具有脚踏车、东洋车，市政设施方面有煤气灯、洋水龙、垃圾车、洒水车、火警钟、编订门牌号码等等，游乐竞技有水龙会、跑马赛船、东洋戏法、外国马戏、外国影戏等等，此外还有照相、大自鸣钟、千人震、荷兰水、柠檬水等等的物件及食品，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记载，很能反映出西方的市政管理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抗拒地进入了上海，从而使上海完全有别于旧封建城市灰暗面目，产生了新的面貌。

当然，上海还有其黑暗的一面，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城市，租界又是外国侵略者统治下的罪恶渊藪。书中说：“上海烟馆，甲于天下。”至于秦楼楚馆，作者记下了各种的妓女名称，有所谓“长三”、“么二”、“二三”、“父兄”等等。此外在明烟明娼后面还有诸如“仙人看香头”、“放白鸽”、“姘头搭脚”、“台基”、“白蚂蚁”、“拆梢党”、“豆腐党”等等名目。作者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卷二《沪上竹枝词》除选有《申江杂咏》六十首等吟咏上海的新鲜事物外，另外特载《洋烟

害》、《冶游自悔文》、《海上十空曲》等诗词，劝诫人们要提防和躲避上海滩的黑幕。这些诗文词曲内容比较生动，也很深刻。如《洋烟害》中说到一个吸鸦片烟者“但见愁容如枯木，勉强支架在人间”，《竹枝词》的作者因而大声疾呼：“洋烟之害，害人若投渊，回头是岸免咨嗟！”《冶游自悔文》是一个署名为“白堤过来人”所作的自白。这篇现身说法的《竹枝词》对那些被十里洋场淫风荡雨吹打得昏昏沉沉的人，无疑是当头棒喝。

如上所述，《沪游杂记》在客观上一方面既描绘了上海在进入现代，出现租界后开始逐渐涂上西方色彩，呈现出接近于当代城市发展水平的新气象，另一方面又刻划了上海沉沦于黑暗社会，身带痛疽，只不过是一个畸形繁荣的城市。而这样作者就淡淡地但比较全面地勾画出了十九世纪上海自开埠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历史面貌。

《沪游杂记》是较早的系统反映近代上海现状的著作，形式多样，文字严谨，内容切近于实际。卷一、卷二毫无虚言浮文。卷三《沪上竹枝词》避开了《申报》及他书中已经登载的诗词，另外辑录了未刊的《申江杂咏》数十首，卷四的行号名称分门别类，清清楚楚。在卷二中，作者还记有淞沪铁路的始末。淞沪铁路筑成于光绪二年（1876年），即作者成书的当年，作者能如此迅速地把眼前的重要新闻收录于笔下，也足见其对上海时事的高度注重，这是难能可贵的，使本书的价值更为提高。

《沪游杂记》为后人提供了近代上海的重要史料，在当时来说，它为在上海和到上海的人们充当了良好的文字导游。出版发行后反应很好，据袁祖志说十年以后“来游兹土者依然索购不已”。正因为此，坊间在准备重出此书时，考虑到上海面貌日异，屡请葛元煦改稿重修以满足读者所需，但这时

的葛元煦已弃文习医，无暇再顾及旧作，便将此事托付给好友仓山旧主袁祖志。袁祖志寓居上海比葛元煦还久，且也对上海非常熟悉，关于上海的文字早已发表不少，当然是十分理想的人选。袁祖志对卷一、卷二的杂记和卷四的附录都作了修订，另外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条目。此外，在书后又增加了《书申江陋习》、《时事论说新编八则》、《沪游纪略》、《沪上竹枝词》、《花间楹联》等文章、诗词，有些是袁祖志自己创作的。光绪十三年（1887）秋天，《重修沪游杂记》正式付梓出版。

《沪游杂记》一书在光绪四年（1878年）还曾由日人翻译介绍到了日本，缩为三卷，并配加插图，添写了译注，书名则题为《上海繁昌记》，这说明本书在海外也曾发生过影响。

郑祖安

## 袁 序

尝考上海邑志载，本邑于前明分自华亭，盖滨海一小县耳。我朝因之，自太仓之浏河日淤浅后，海舶改由吴淞出入，于是渐臻繁盛。迨道光季年，五口通商，中外互市，遂成巨观。近则轮船愈多，外海、长江四通八达，人物之至止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猗欤盛哉，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是之美备者也！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曰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予履兹土廿有余载，目见耳闻，日新月异。思仿《日下旧闻》、《都门纪略》体例编辑成书，俾士商之来游者有所稽考，不致心迷目眩。苦于尘劳鲜暇，未获如愿。吾友同里葛君理斋寓沪有年，时相过从，茶余饭罢，归辄编记若干则，日复一日，积久成帙，分为四卷，颇便翻阅。美矣，备矣，蔑以加矣！谓为沪游指南之针，亦何不可？因怱怱付梓，并为序其缘起云。

光绪二年丙子冬十一月，钱塘袁祖志翔甫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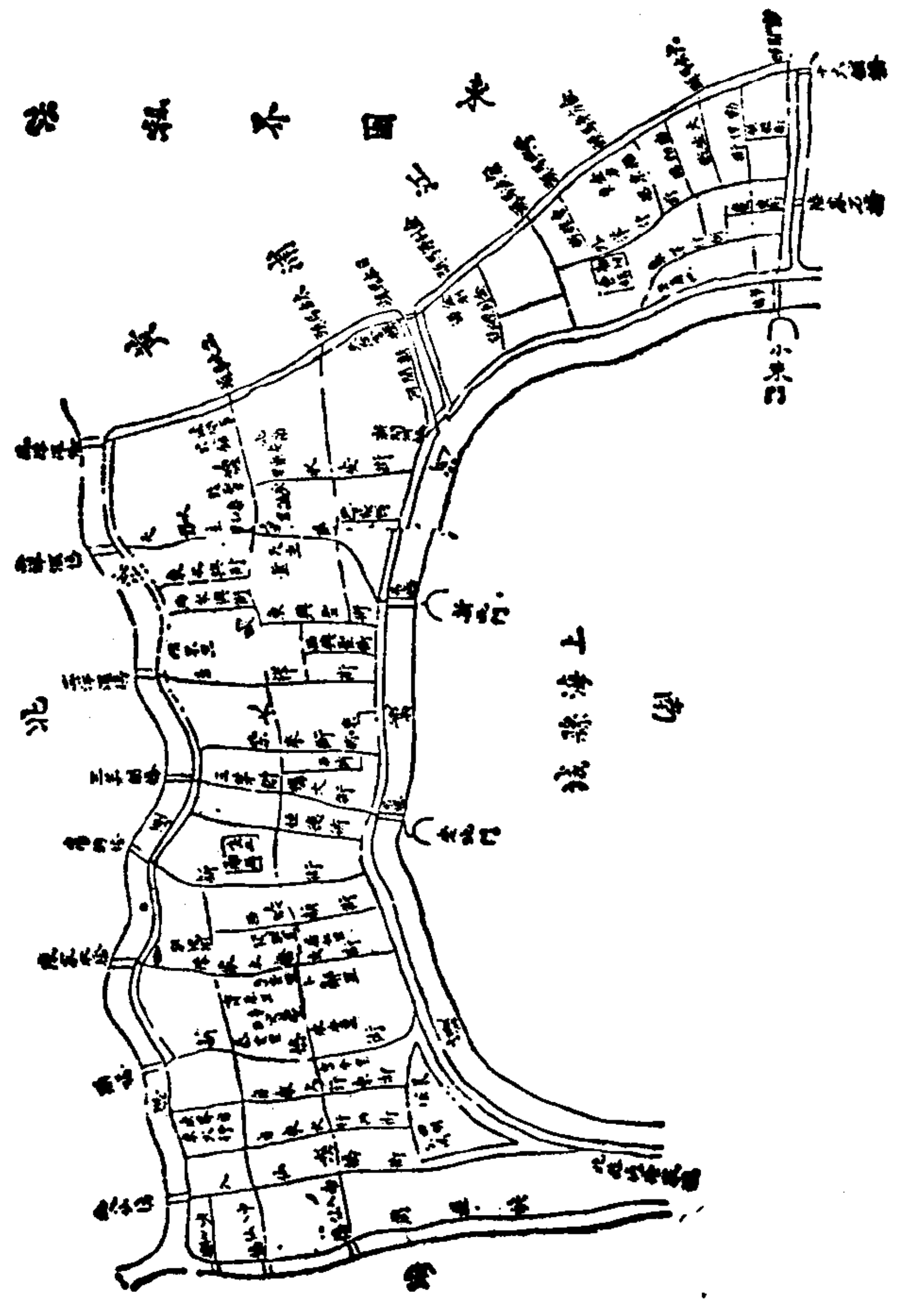
##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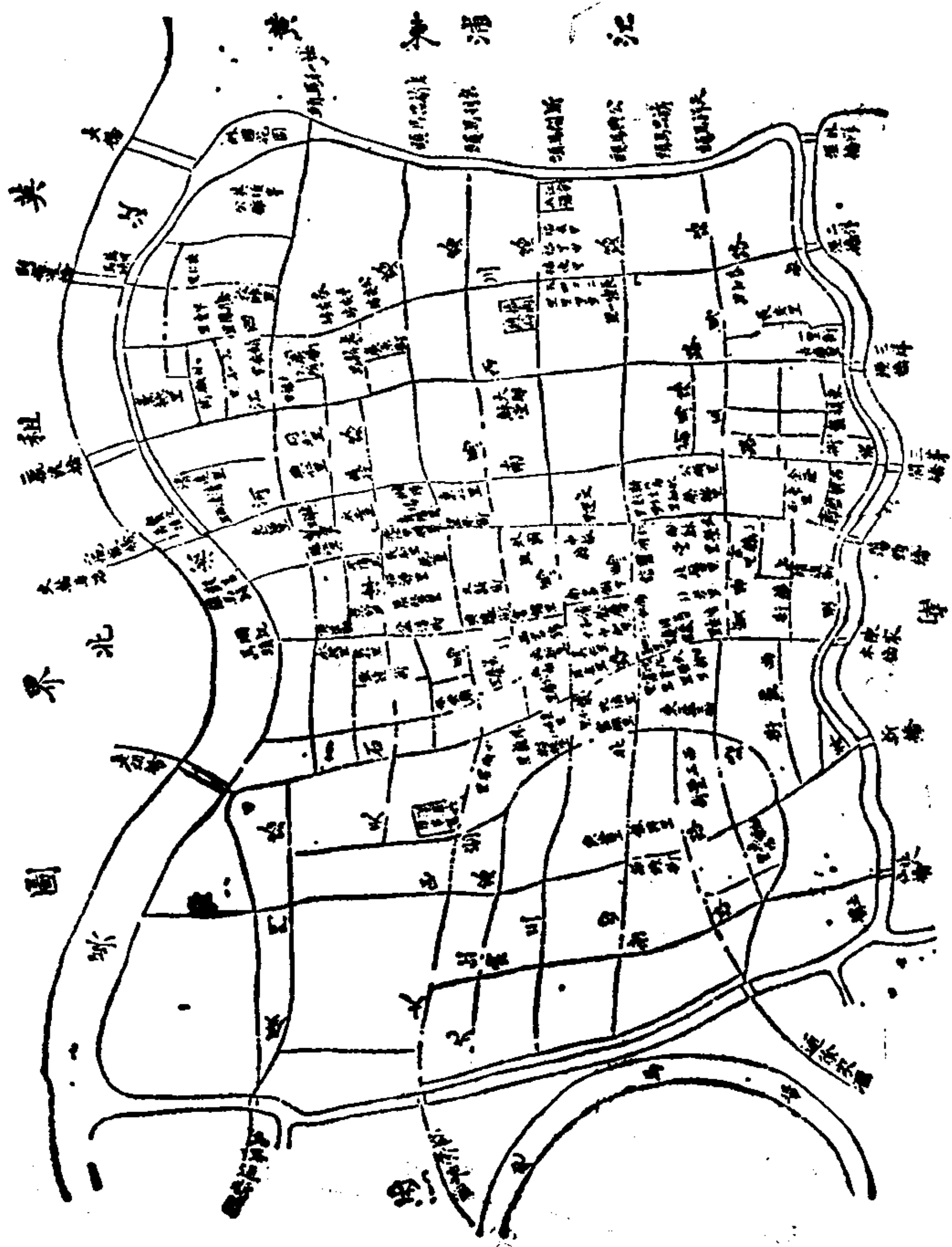
余游上海十五年矣。寓庐属在洋场，耳目所及，见闻遂夥。因思此邦自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骎骎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各怀入国问俗、入境问禁之心，而言语或有不通，嗜好或有各异，往往闷损，以目迷足裹为憾。旅居无事，爰仿《都门纪略》辑成一书，不惮烦琐，详细备陈。俾四方文人学士、远商巨贾身历是邦，手一编而翻阅之。欲有所之者庶不至迷于所往；即偶然莫辨者，亦不必询之途人，似亦方便之一端。若谓可作游沪者之指南针也，则吾岂敢！

光绪二年冬至日，仁和葛元煦识。

## 弁 言

- 一、是集系仿《都门纪略》而作。首载风俗、人物，专取近年目前事迹，随记随录，并不分门别类。另列英、法、美三国租界地图及各国通商船旗式样。其城南胜迹，间及一二，以备游沪宦商便览。
- 一、沪上竹枝词有散见《申报》者，有汇刻成书者，不一而足。其余古今各体诗词、歌赋亦复美不胜收，是集吟咏惟选未刊之《申江杂咏》六十首，间择各体诗赋词曲，以供赏玩。
- 一、四卷附载丝茶、钱汇等业行栈、字号、住址，以便远方人来入市交易，易于查阅。原知常有迁移增减，未足久凭，拟于丁丑春起随时增修。倘有舛错之处，仍望各商号知照更改，尤为幸甚。
- 一、各洋行外国往来轮船甚夥，其不载客者一概不列。惟英法公司轮船可以搭客往来香港，故将船名略载一二，俾可查考。
- 一、沪地洋行有二百余家，未能全载，仅择著名者数十家附入四卷。
- 一、上海自通商后，北市繁华，日盛一日，与南市不同。宦商往来咸喜寄迹于此，故卷内所载，惟租界独备，非敢略彼而详此也。
- 一、北市烟花遍地，淫靡成风。不载则嫌其缺略，详载又恐伤风化。然桑间、濮上，孔子不删，未始非示人以劝惩也。兹集揭出青楼俗例二十六则，祈阅者勿以辞害意焉可耳。
- 一、是集原备采风问俗起见，逐条所记皆实情实事，毫无虚饰。惟一人耳目难周，诚恐挂一漏万，阅者谅之。





长江流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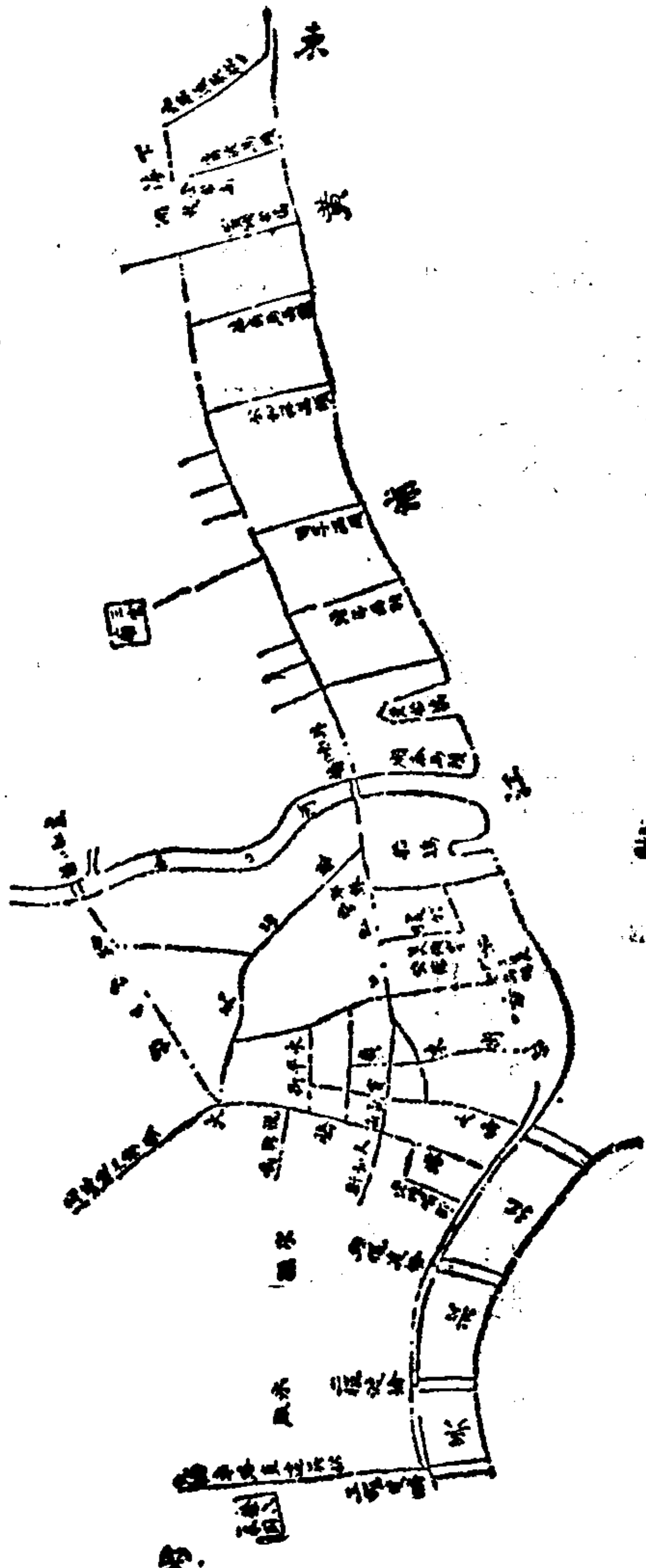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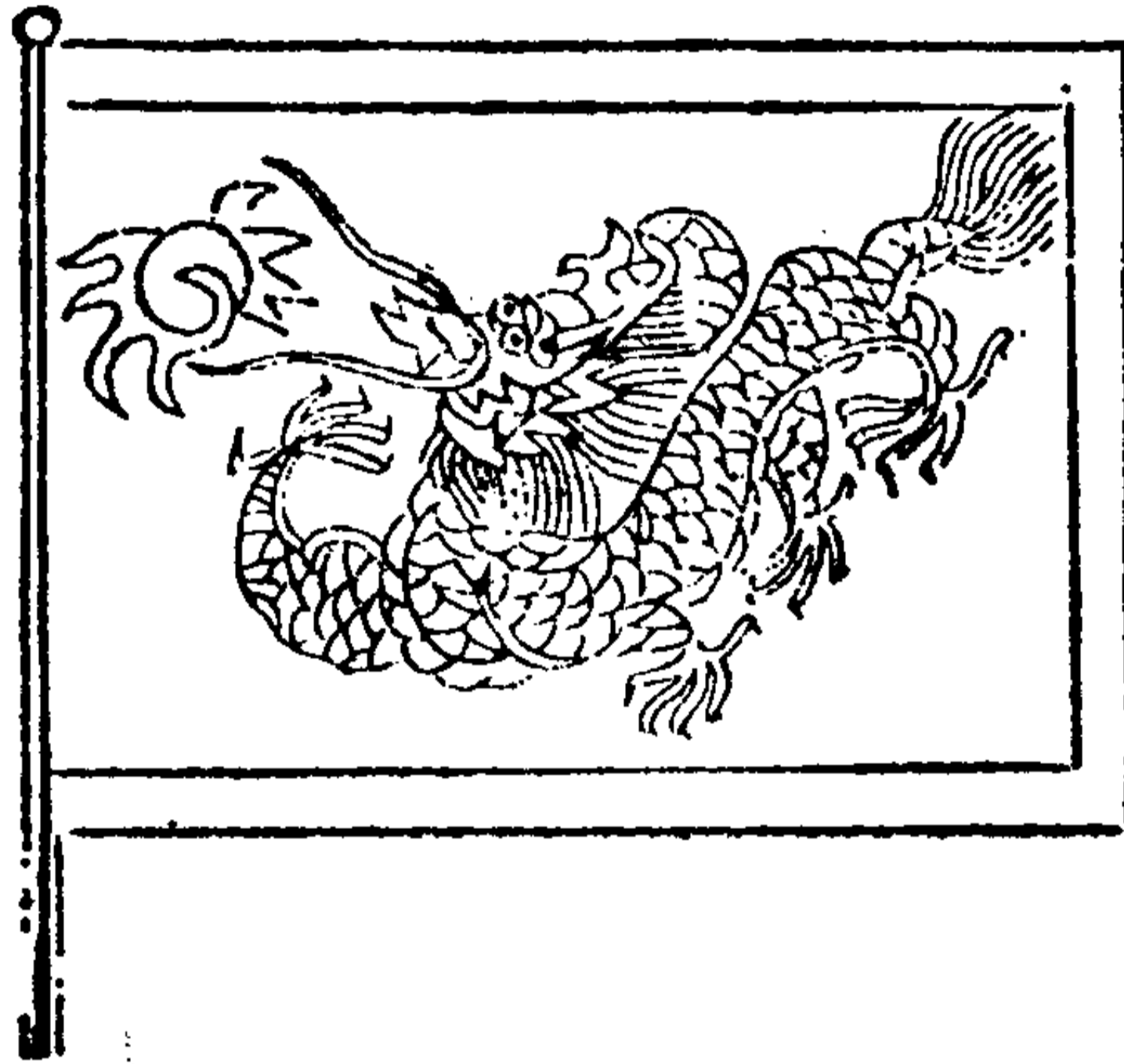
租

界

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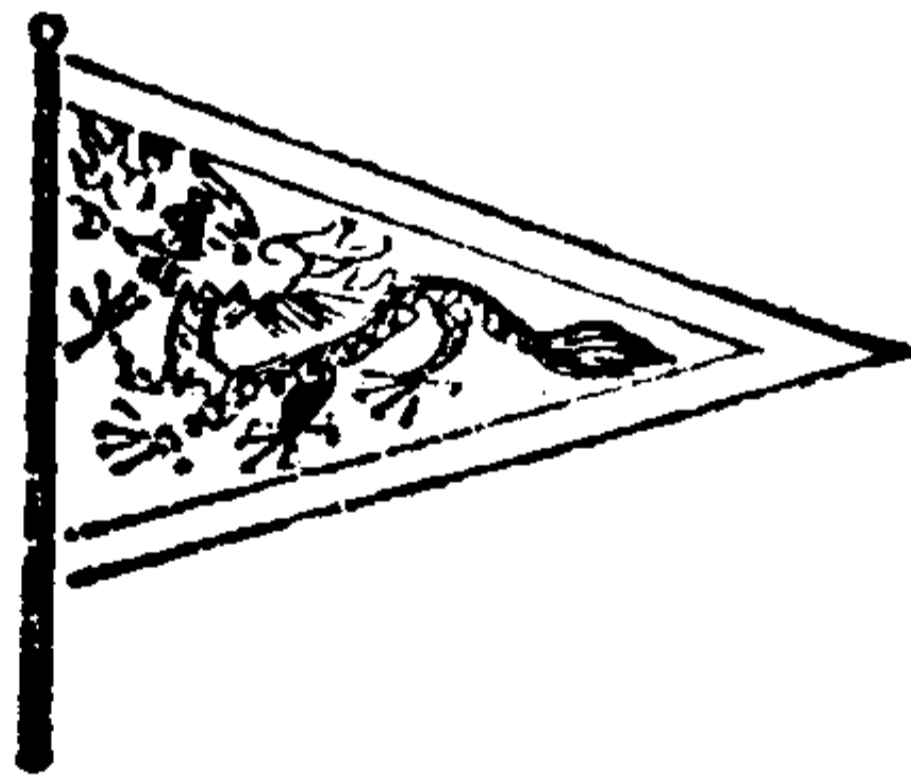


大 清 國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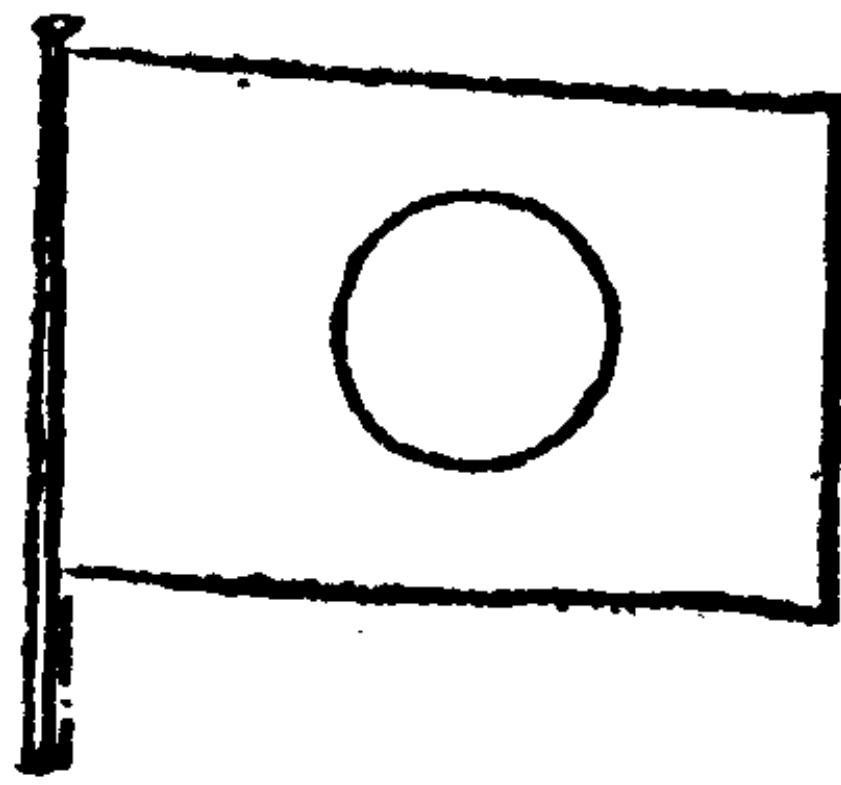
黃色綠邊青龍兼五彩

大 清 國 常 用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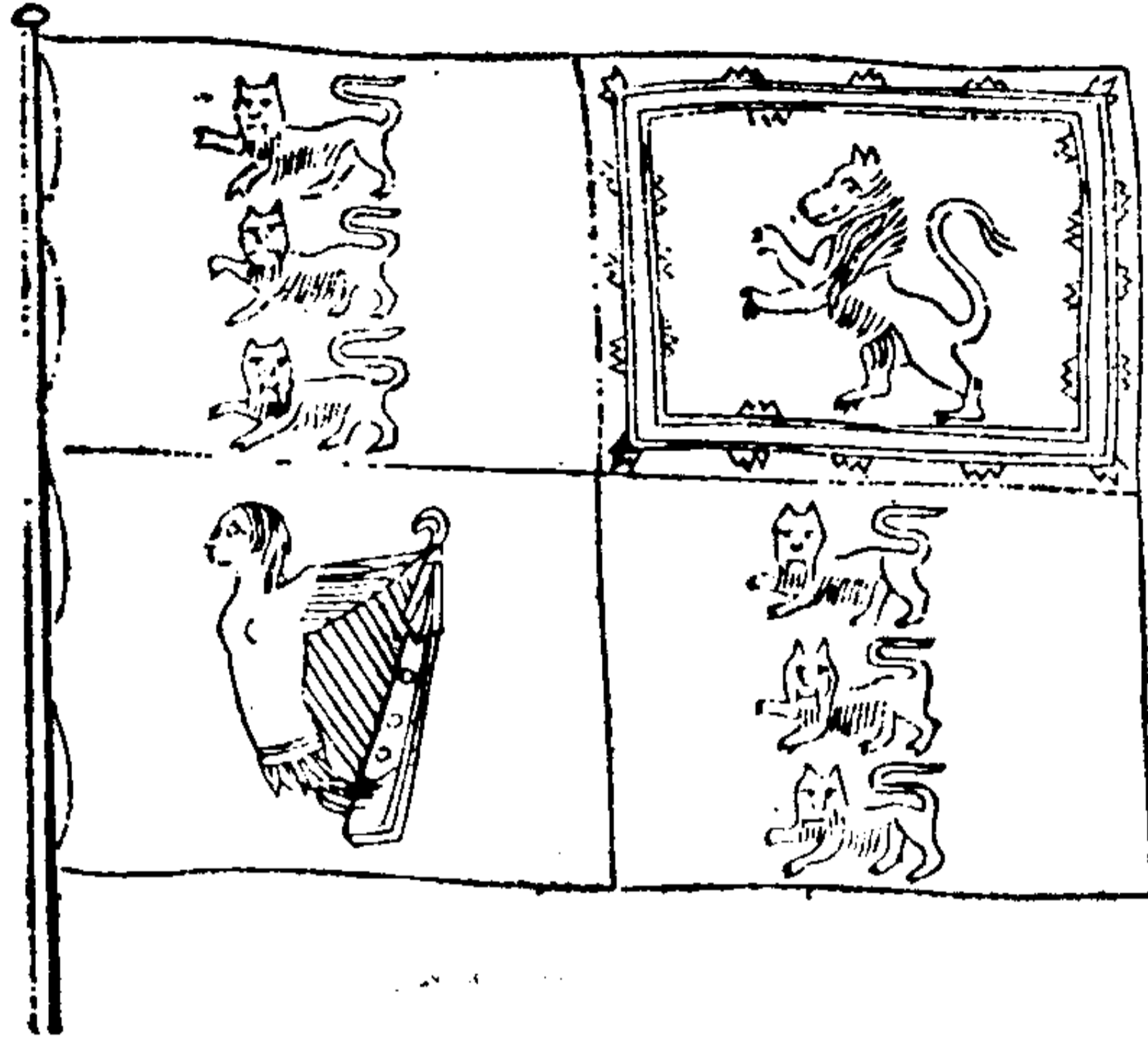
同上

大日本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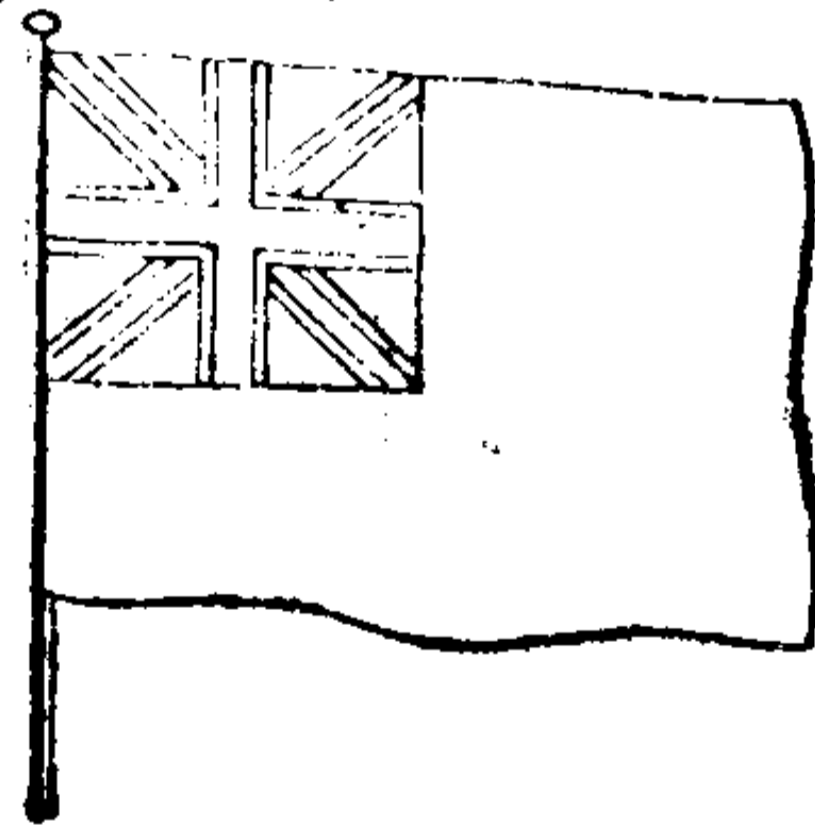
白色圓圖紅色

大 英 國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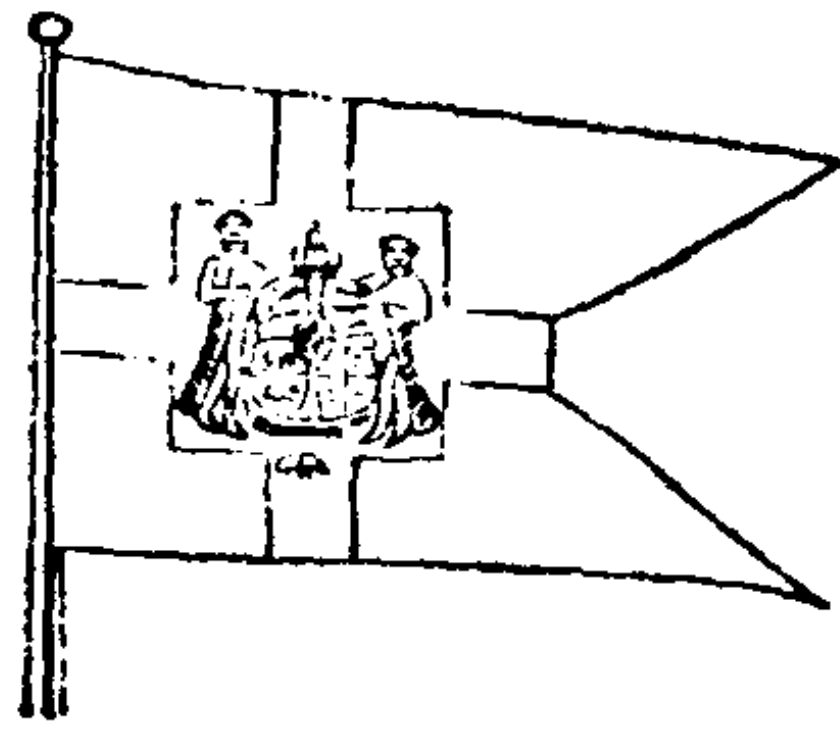
旗色分四角人黃底藍立  
獸紅底黃兩登獸黃底紅

大 英 國 通 商 常 用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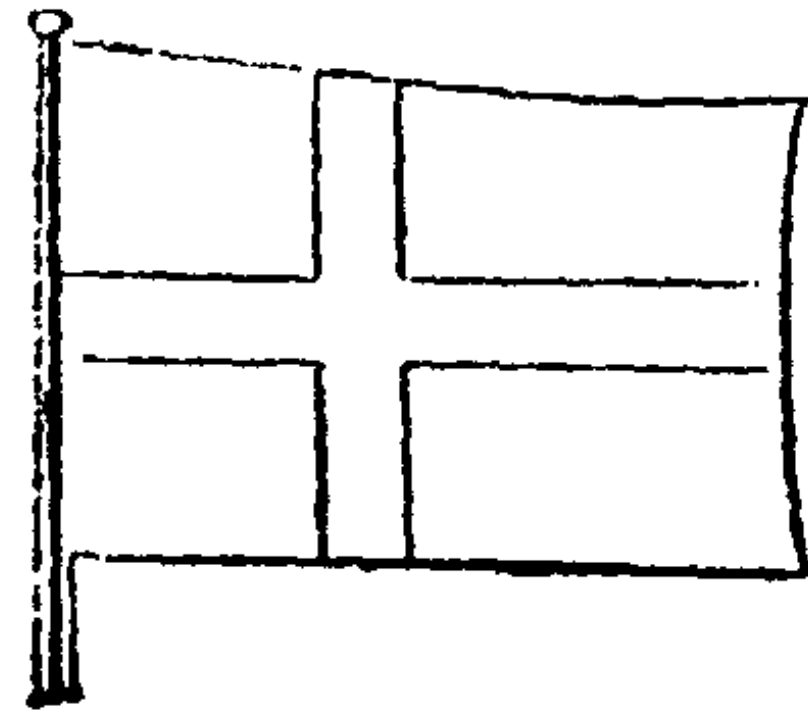
紅正藍  
色裏  
十字  
角紅  
底斜

大丹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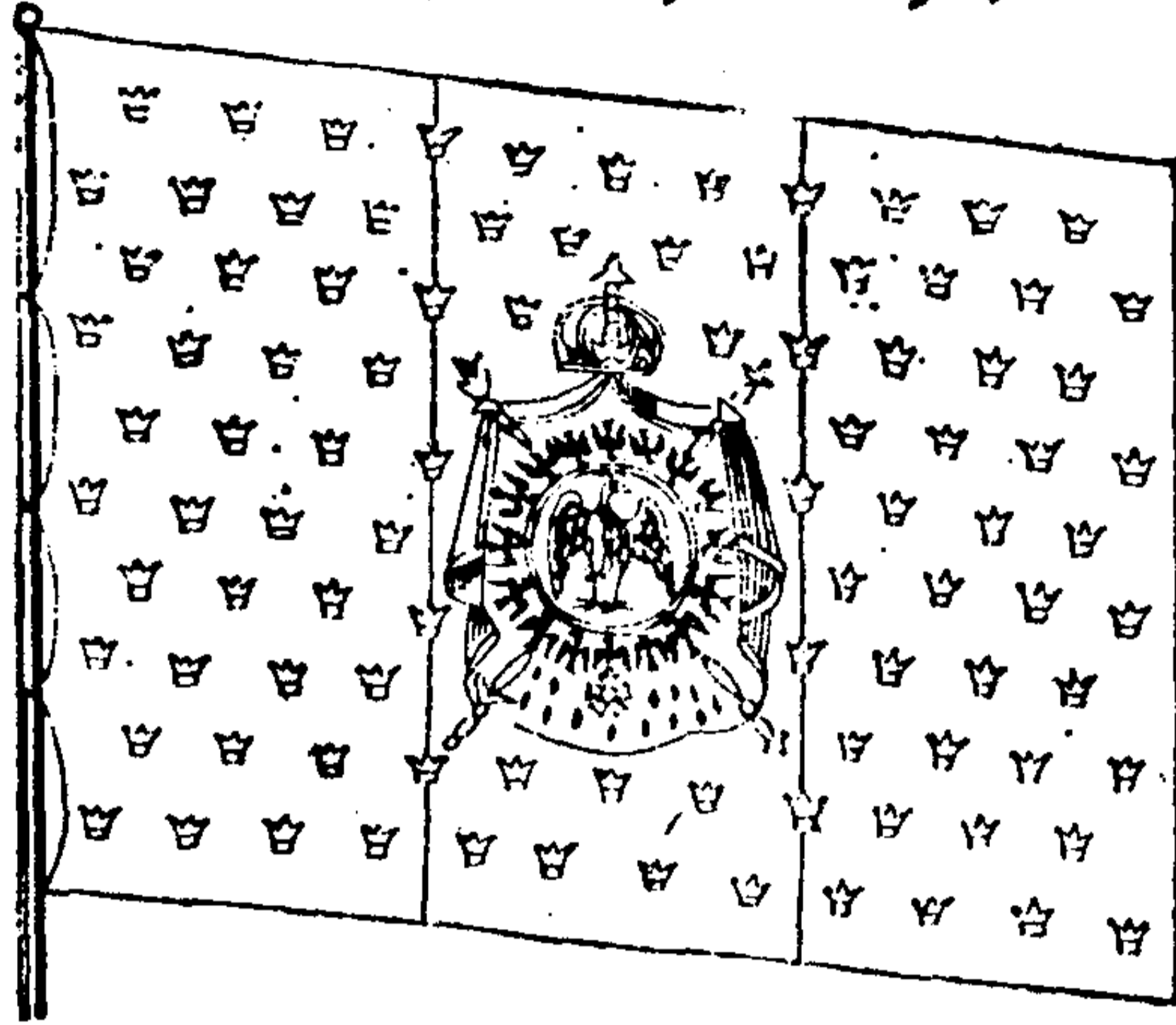
紅十字  
白色  
兼五彩  
黃色  
物

大丹國通商常用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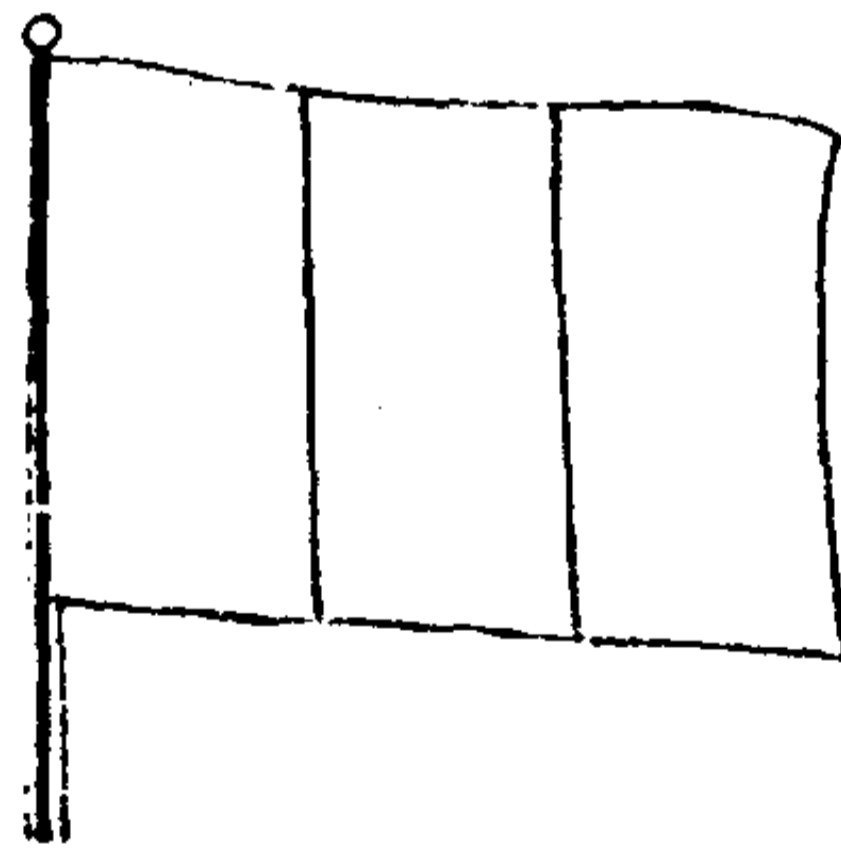
紅十字  
白色

大 法 國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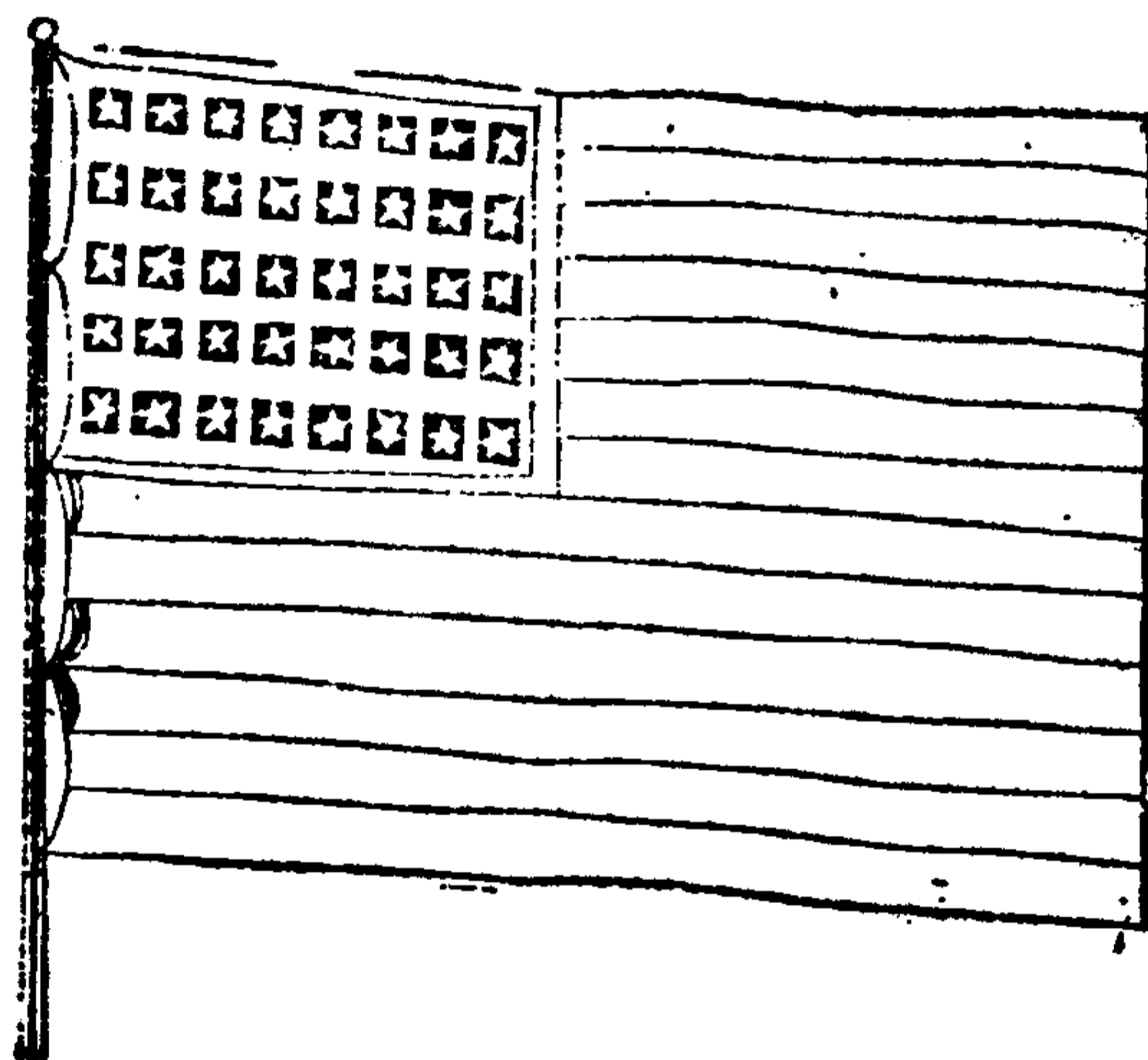
大 法 國 通 商 常 用 旗

大 旗 分 三 色 巾  
 白 外 紅 裏 藍 花  
 白 巾 圖 藍 底 黃  
 鳥 兼 五 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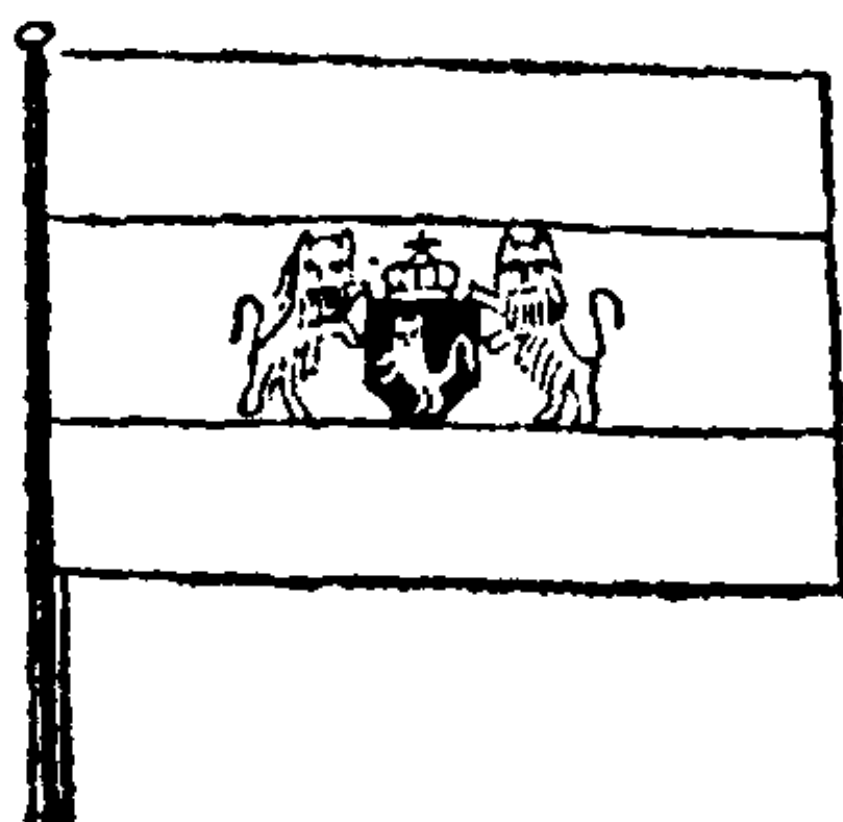
小 旗 分 三 色  
 同 前 無 花 樣

大 美 國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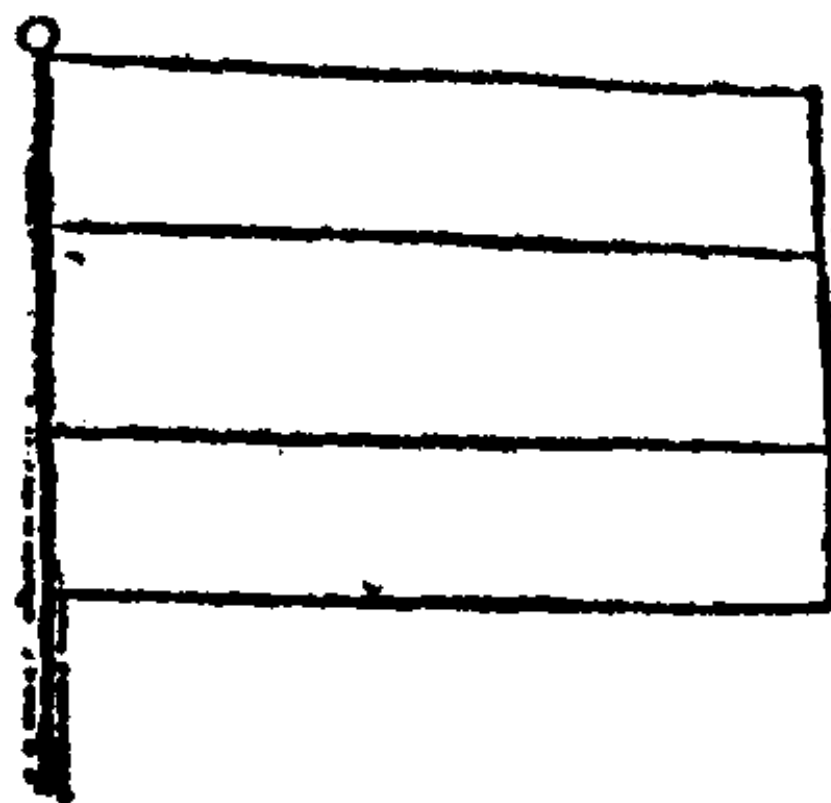
紅 白 相  
間 裏 角  
白 花 藍  
底

大 荷 蘭 國 旗



上紅中白下  
藍色花樣黃  
兼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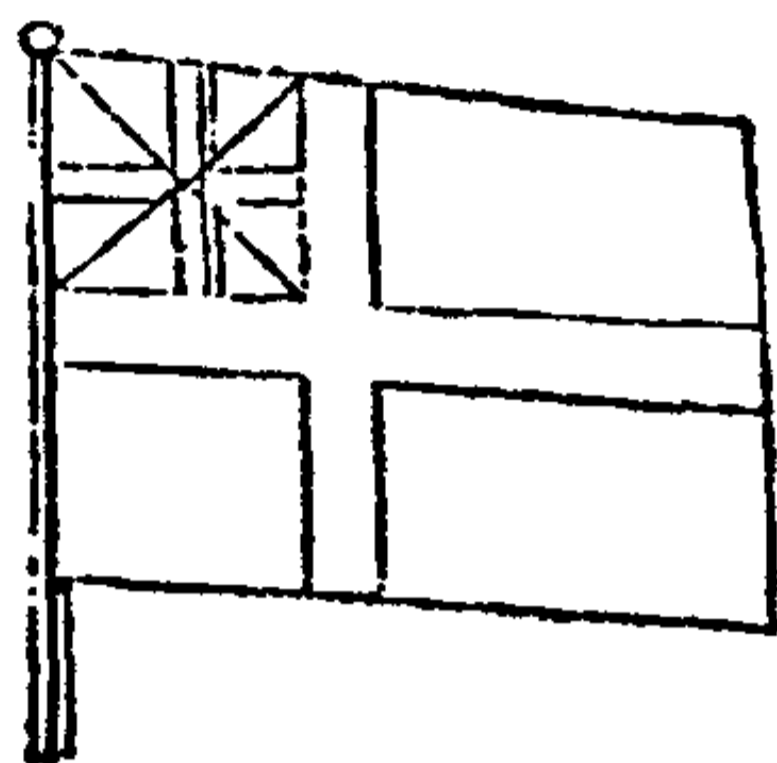
大 荷 蘭 國 通 商 常 用 旗



同 上 無 花 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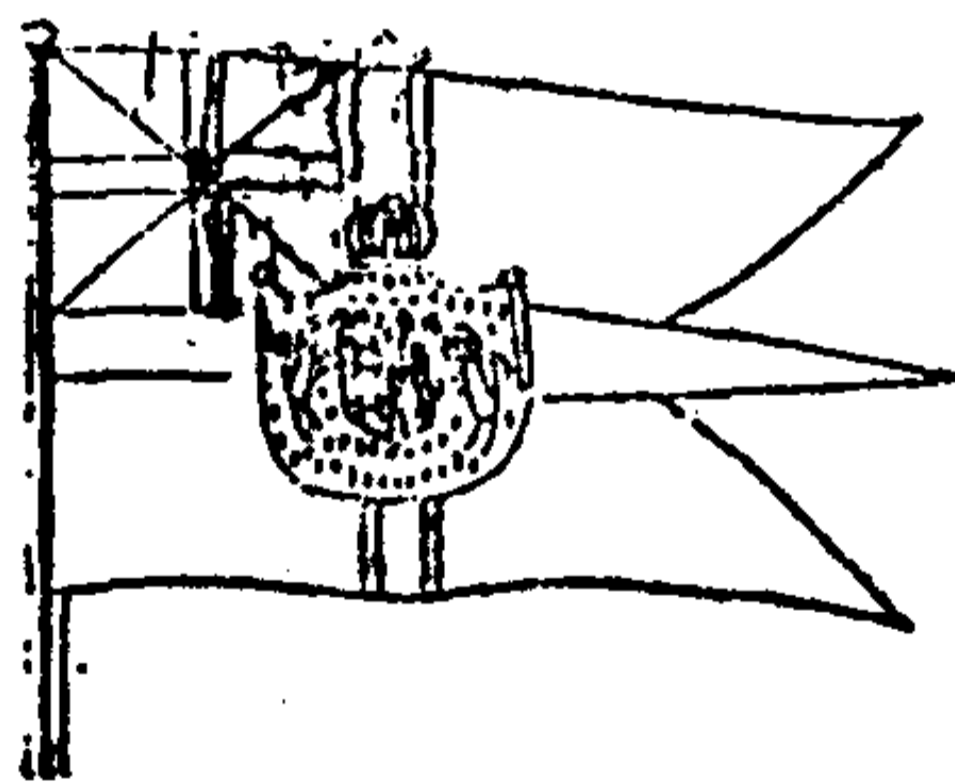


大 瑞 威 頓 國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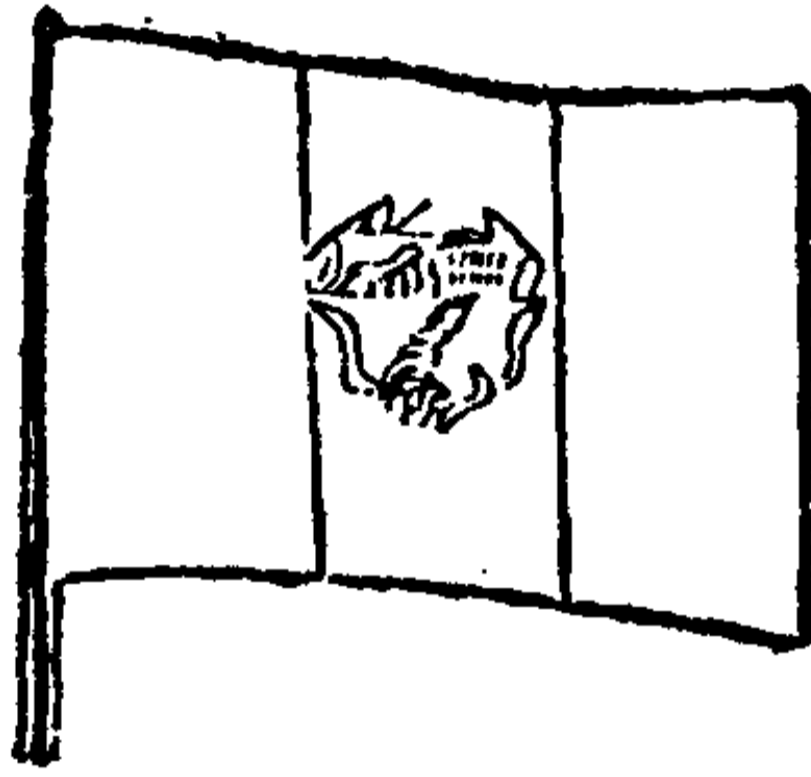
藍 色 藍  
色 裏 色  
紅 角 十  
黃 花 字  
白 花 樣  
色 黃

大 瑞 威 頓 國 通 商 常 用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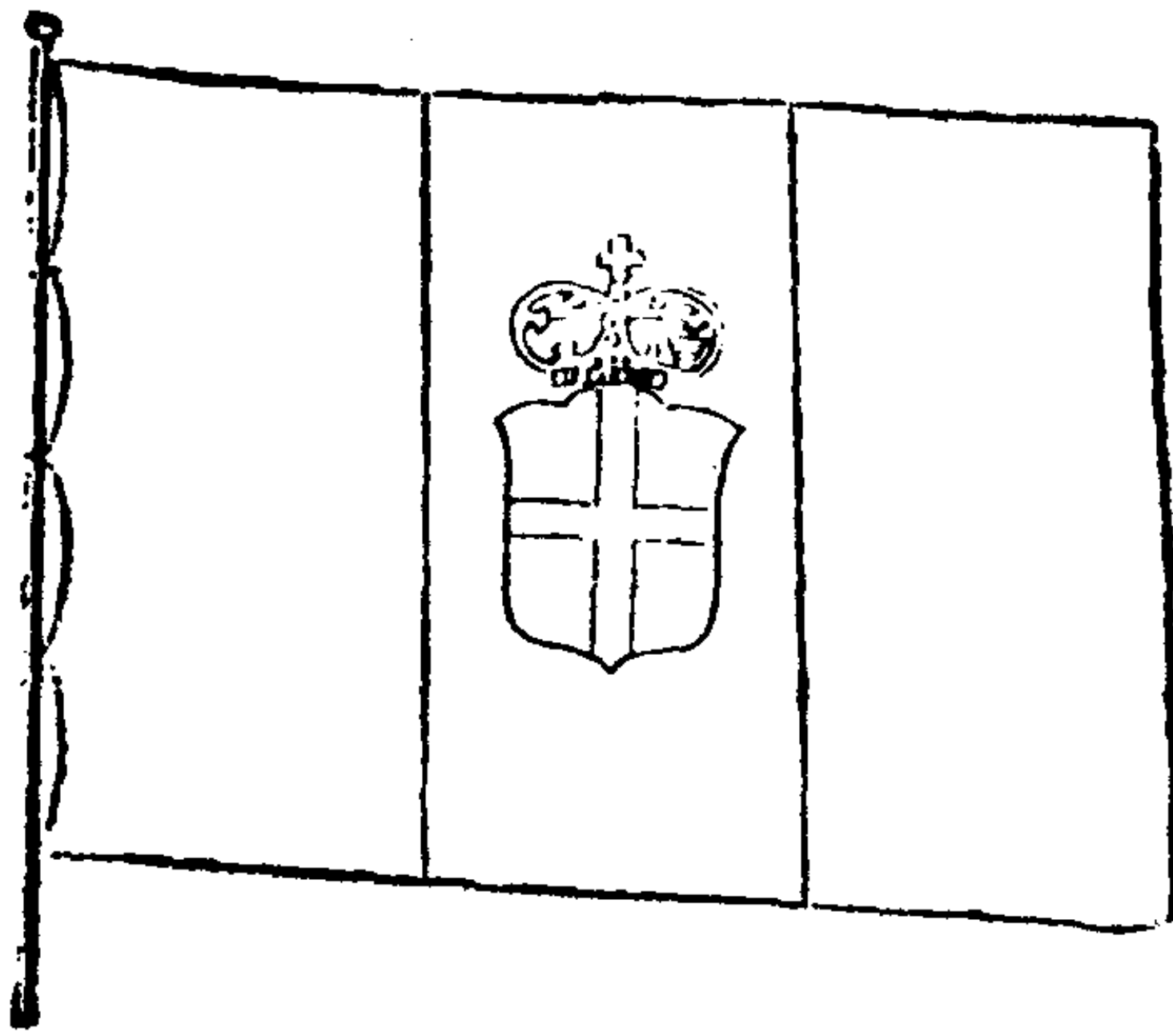
同 上  
花 樣 中  
白 色 加

# 大比路國旗



色  
花  
樣  
雜  
外  
紅  
色  
中  
白  
裏

# 大 意 大 利 國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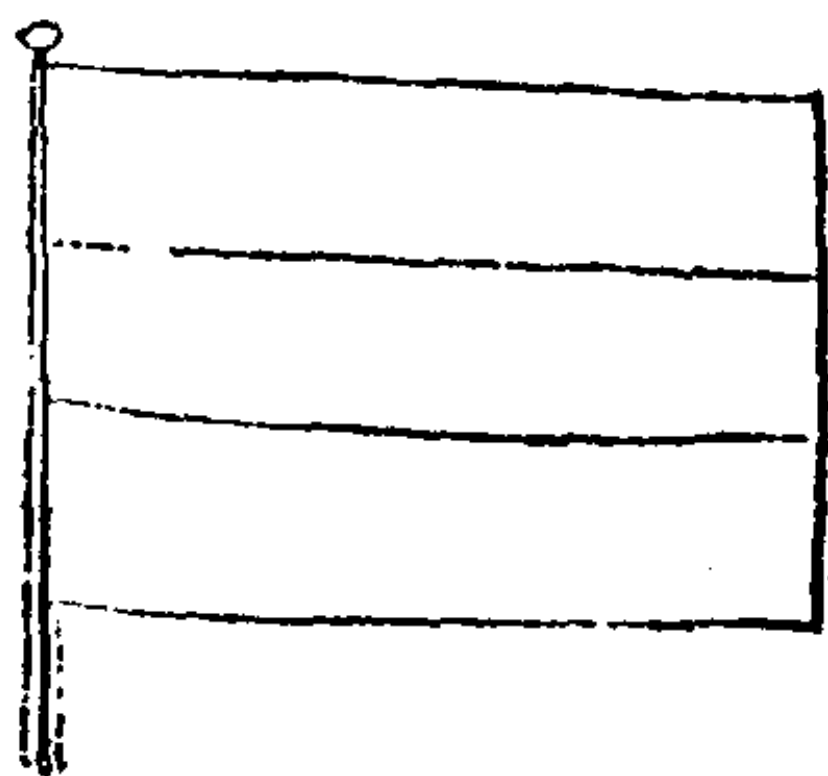
中 白 外 紅 裏  
綠 三 色 花 樣  
十 字 白 底 紅  
上 間 黃 色

大 俄 國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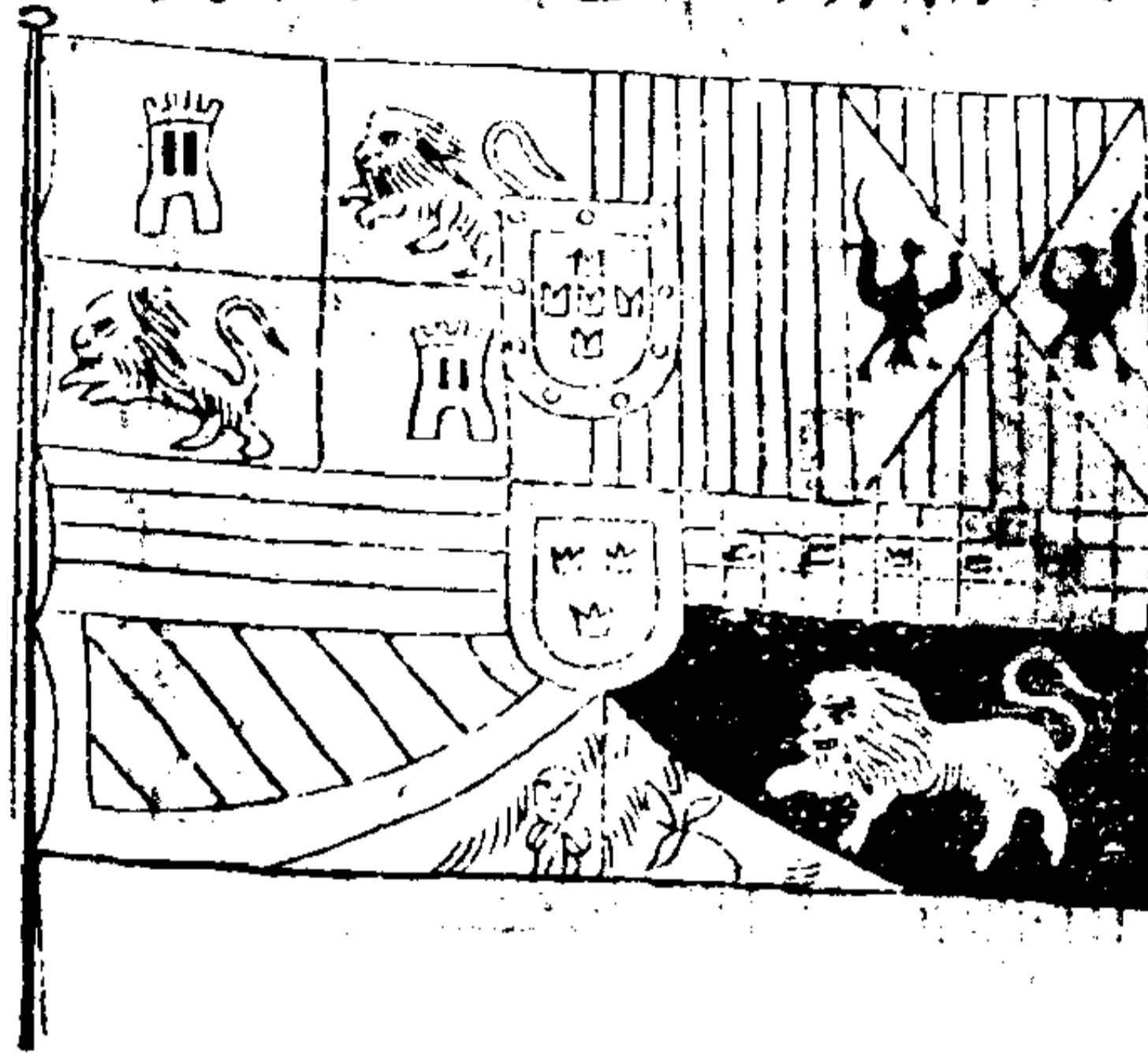
黃色花樣黑間雜色

大 俄 國 通 商 常 用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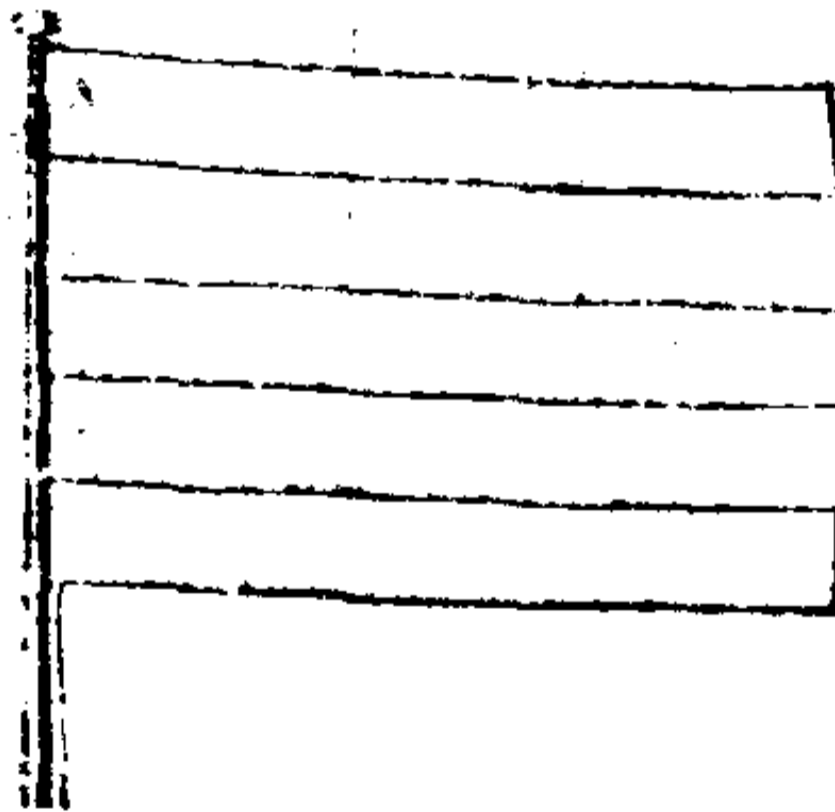
上 白 中 藍  
下 紅 三 色

大日巴斯尼亞國旗



花樣五色相間用  
紅黃白三色居多

大日巴斯尼亞國通商常用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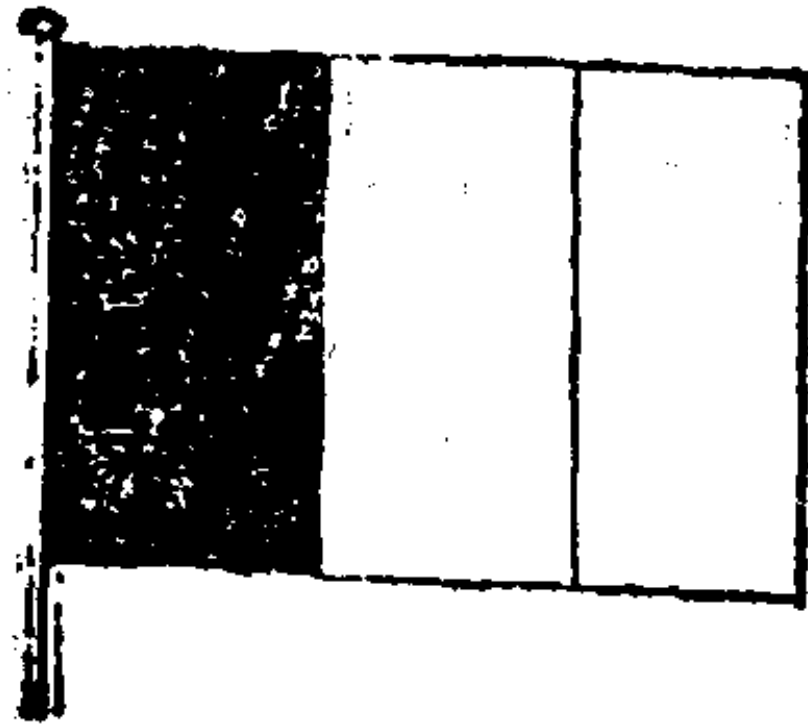
黃紅二  
色相間

大比利時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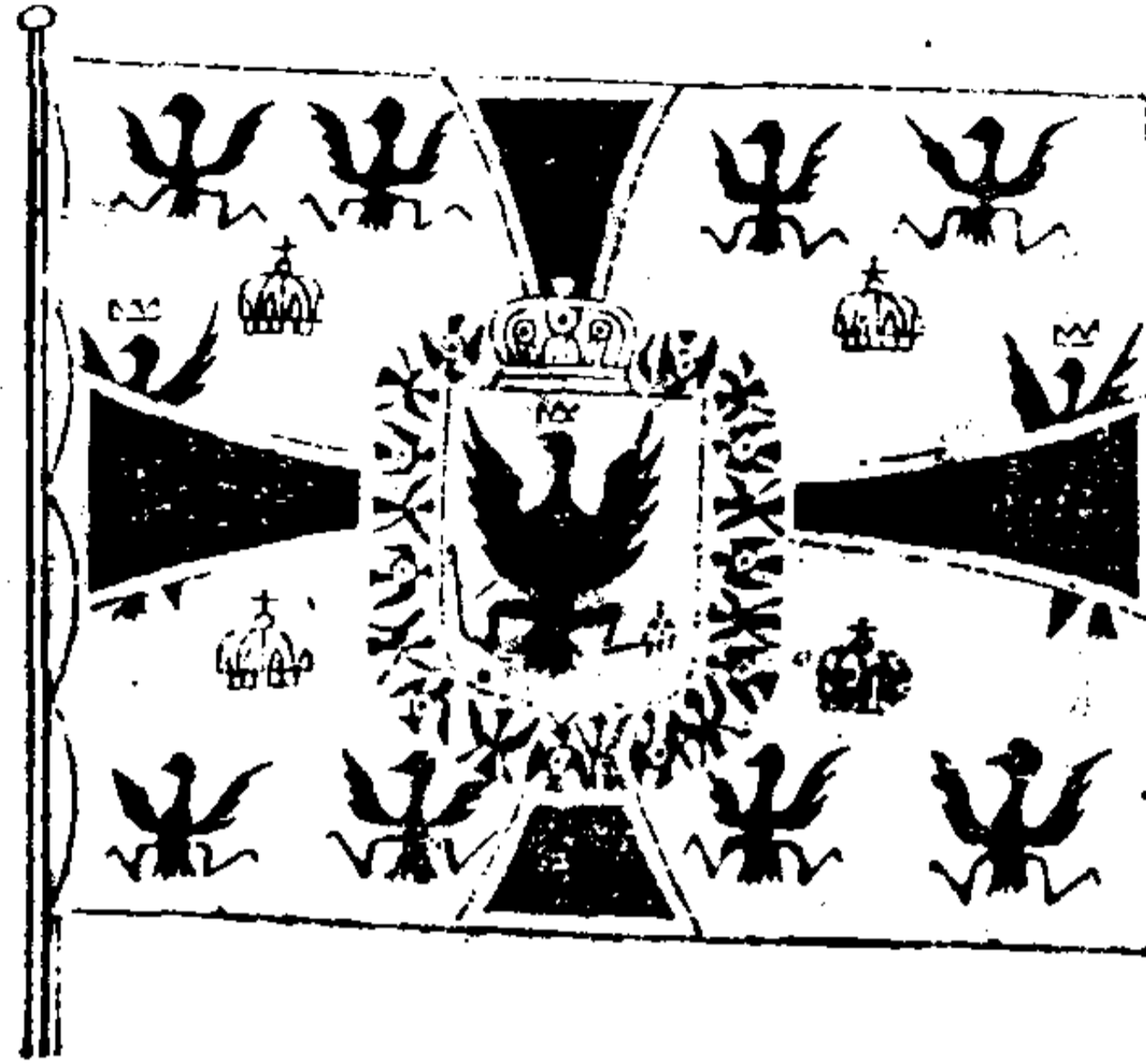
申黃外紅裏黑  
三色居中花樣  
顏色無常

大比利時國通商常用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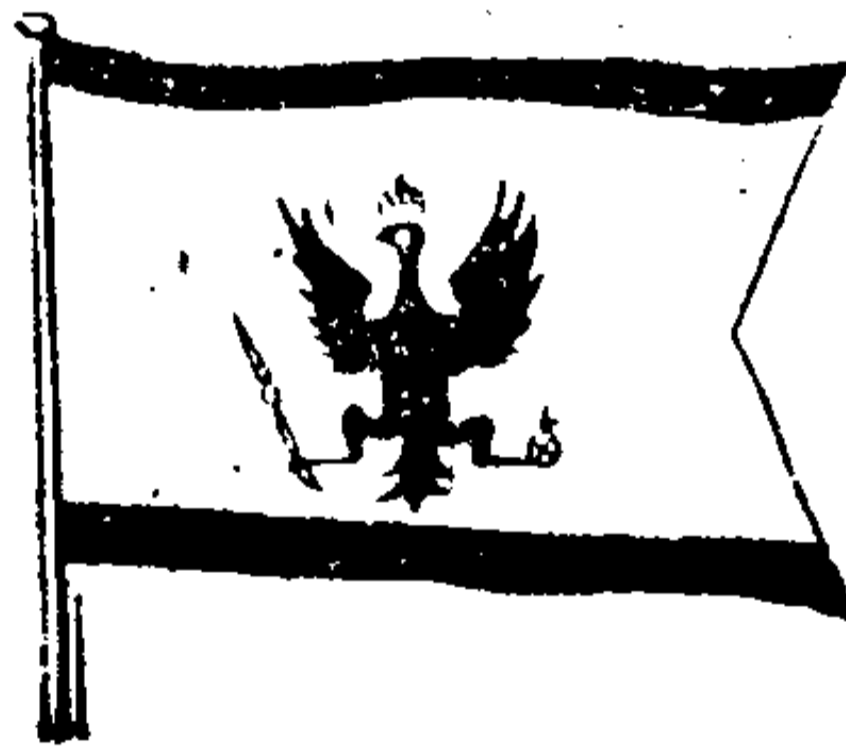
同上無花樣

大北德意志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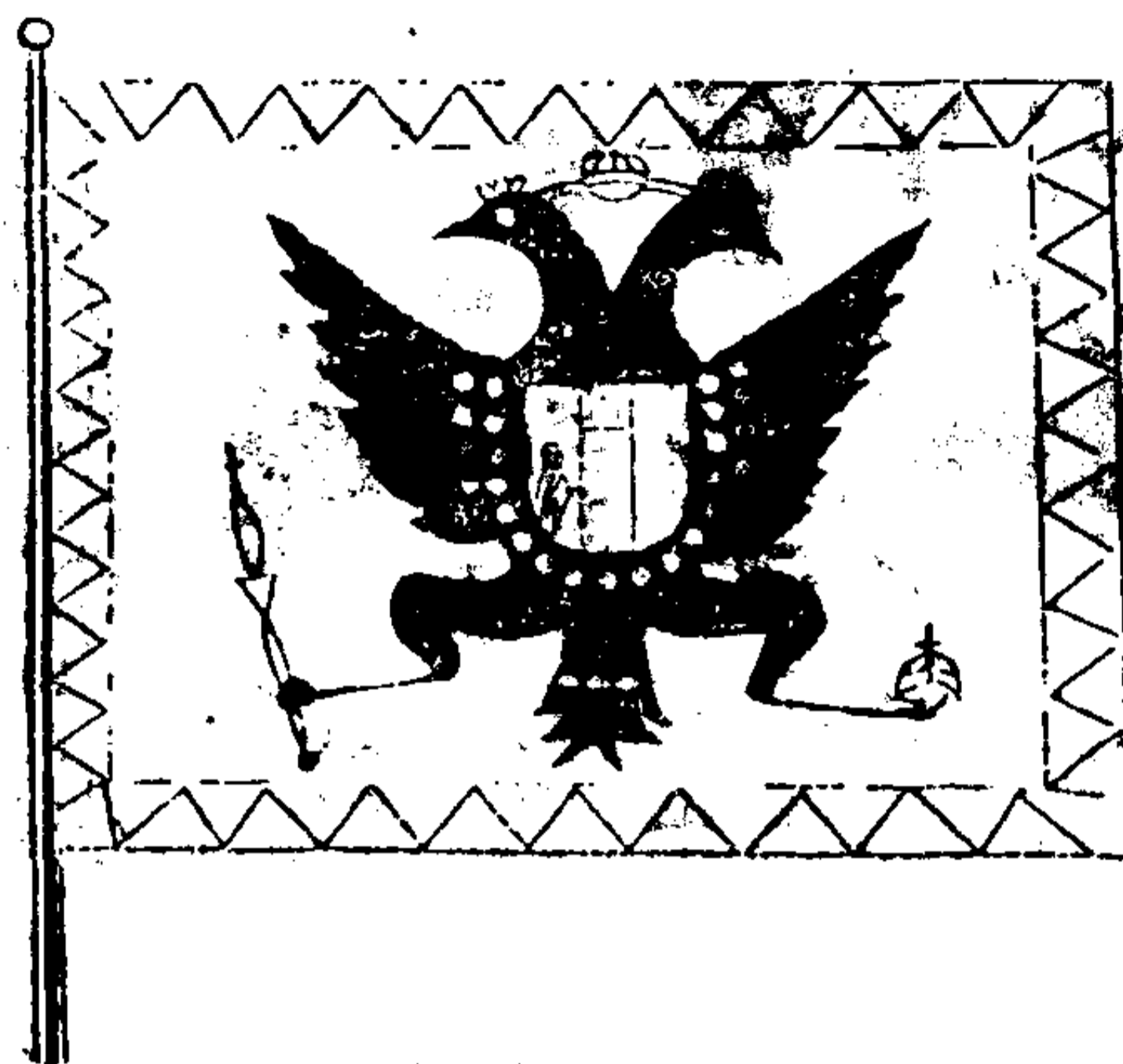
旗黃底中圖白色  
十字花樣皆黑色

大北德意志通商常用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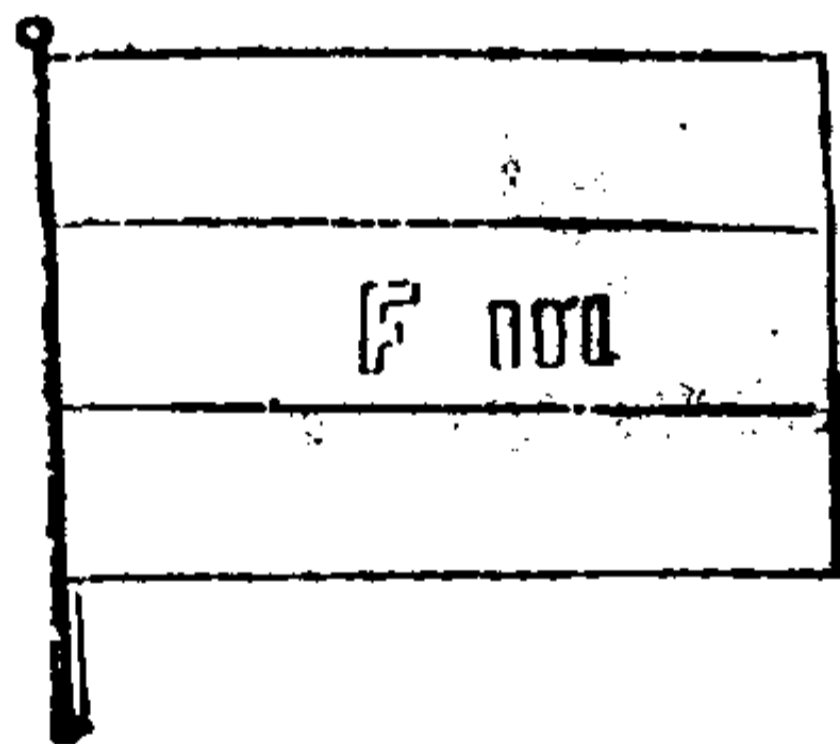
白色黑邊花  
樣兼黃色

大奧斯馬加國旗



黃色邊用黃紅藍三色相  
間鳥黑中八角白八黃

大奧斯馬加國通商常用旗



上下紅中  
白字黃色



## 目 次

题记	( 1 )
袁序	( 6 )
自序	( 7 )
弁言	( 8 )
上海交界里数	( 1 )
租界	( 1 )
马路	( 1 )
阴沟	( 2 )
阴井	( 2 )
大桥	( 2 )
道旁树木	( 3 )
租界例禁	( 3 )
上海城隍	( 3 )
神诞日	( 3 )
武圣宫	( 4 )
邑庙东西园	( 4 )
也是园	( 4 )
徐氏未园	( 5 )
徐家汇花园	( 5 )
外国花园	( 5 )
外国花卉	( 5 )
法华牡丹	( 5 )
春申侯祠	( 6 )
青莲庵	( 6 )
一粟庵	( 6 )
施庙	( 6 )
黄婆庵	( 6 )
静安寺	( 7 )
龙华寺	( 7 )
红庙	( 7 )
城隍会	( 7 )
茅山会	( 7 )
盂兰盆会	( 7 )
兰花会	( 8 )
菊花会	( 8 )
赛花会	( 8 )
水龙会	( 8 )
赛跑马	( 9 )
赛跑船跑人	( 9 )
江海关	( 9 )
制造局	( 10 )
会审公堂	( 10 )

会捕局·····	( 10 )	脚踏车·····	( 17 )
广方言馆·····	( 10 )	东洋车·····	( 17 )
博物院·····	( 11 )	小车·····	( 17 )
牛痘局·····	( 11 )	洒水车·····	( 17 )
善堂·····	( 11 )	垃圾车·····	( 18 )
放生羊·····	( 11 )	书画家·····	( 19 )
放生鳧·····	( 12 )	笺扇·····	( 19 )
工部局·····	( 12 )	照相·····	( 19 )
巡捕房·····	( 12 )	油画·····	( 20 )
申报馆·····	( 12 )	时式衣履·····	( 20 )
客栈·····	( 12 )	提金炉·····	( 20 )
万国公报·····	( 13 )	电报·····	( 20 )
格致汇编·····	( 13 )	搭轮船·····	( 21 )
西历·····	( 13 )	外国讼师·····	( 21 )
礼拜·····	( 13 )	巡捕·····	( 21 )
房捐·····	( 13 )	包打听·····	( 21 )
保险·····	( 14 )	康白度买办·····	( 22 )
棉花生日·····	( 14 )	细崽·····	( 22 )
救生轮舟·····	( 14 )	露天通事·····	( 22 )
房价·····	( 14 )	仙人看香头·····	( 22 )
教习英语文字·····	( 14 )	流氓·····	( 22 )
救食生洋烟·····	( 15 )	拆梢党豆腐党·····	( 23 )
轮船招商局·····	( 15 )	放白鸽·····	( 23 )
新报馆·····	( 15 )	姘头搭脚·····	( 23 )
号头·····	( 15 )	台基·····	( 23 )
大自鸣钟·····	( 16 )	白蚂蚁·····	( 23 )
午正炮·····	( 16 )	女荐头·····	( 24 )
火警钟·····	( 16 )	野鸡·····	( 24 )
洋水龙·····	( 16 )	挑水夫·····	( 24 )
马车·····	( 17 )	车夫·····	( 24 )

箩杠.....	( 25 )	外国马戏.....	( 34 )
掉包.....	( 25 )	外国戏术.....	( 34 )
剪络白撞.....	( 25 )	外国影戏.....	( 35 )
轿行.....	( 25 )	东洋戏法.....	( 35 )
舢板.....	( 26 )	焰火.....	( 35 )
外国秤尺.....	( 26 )	粤东珍禽.....	( 36 )
各货聚市.....	( 26 )	长人矮人.....	( 36 )
公估局.....	( 27 )	斗鹤鹑.....	( 36 )
汇划庄票.....	( 27 )	白鸽票发财票.....	( 36 )
豆规平色.....	( 27 )	火轮车路.....	( 37 )
插息贴新贴现.....	( 28 )	吕宋烟.....	( 37 )
拍卖(即叫货).....	( 28 )	雕翎扇.....	( 37 )
捐客.....	( 28 )	书画灯.....	( 38 )
京货.....	( 28 )	百灵台.....	( 38 )
洋广货物.....	( 28 )	菊花山.....	( 38 )
花布.....	( 29 )	煤气灯.....	( 38 )
宝珍膏.....	( 29 )	火油灯.....	( 39 )
痧药.....	( 29 )	千人震.....	( 39 )
针线机器.....	( 29 )	救命肚带气褥气垫.....	( 39 )
各式机器.....	( 29 )	百虫挂屏.....	( 39 )
外国酒店.....	( 30 )	玻璃器皿.....	( 39 )
外国菜馆.....	( 30 )	古玩.....	( 40 )
酒馆(附各馆著名食品).....	( 30 )	籐器.....	( 40 )
茶馆.....	( 31 )	自来风扇.....	( 40 )
烟馆.....	( 31 )	城中食水.....	( 40 )
广东茶馆.....	( 31 )	啫兰水柠檬水.....	( 40 )
青楼二十六则.....	( 32 )	水蜜桃.....	( 41 )
盆汤.....	( 33 )	羊城瓜果.....	( 41 )
戏园.....	( 33 )	外国药材.....	( 41 )
外国戏园.....	( 33 )	洋泾浜序.....	( 42 )

冶游自悔文……………	(44)	小东门……………	(52)
钱庄赋(仿《阿房宫赋》体)	(45)	洋泾桥……………	(52)
沪北新乐府……………	(46)	一洞天……………	(52)
红风兜……………	(46)	新开河……………	(53)
蓝呢轿……………	(47)	棋盘街……………	(53)
靴鞋……………	(47)	宝善街……………	(53)
金戒指……………	(47)	盆汤弄……………	(53)
洋烟害(仿李太白《蜀道难》体)	(47)	司徒庙……………	(53)
题烟楼鬼趣图(七古)……	(48)	领事公馆……………	(53)
洋场四咏(五律)……………	(49)	会审公堂……………	(53)
轮舟……………	(49)	铁厂……………	(54)
马车……………	(49)	招商局……………	(54)
地火……………	(49)	教堂……………	(54)
电线……………	(49)	格致书院……………	(54)
上海感事诗(七律)……	(49)	申报馆……………	(54)
无题四首……………	(49)	机器印书局……………	(54)
沪北十景(七绝)……………	(50)	工部局……………	(55)
桂园观剧……………	(50)	保险公司……………	(55)
新楼选饌……………	(50)	外国坟……………	(55)
云阁尝烟……………	(50)	跑马场……………	(55)
醉乐饮酒……………	(50)	抛球场……………	(55)
松风品茶……………	(51)	马车……………	(55)
桂馨访美……………	(51)	脚踏车……………	(55)
层台听书……………	(51)	电线……………	(56)
飞车拥丽……………	(51)	垃圾车……………	(56)
夜市燃灯……………	(51)	洒水车……………	(56)
浦滩步月……………	(51)	大自鸣钟……………	(56)
申江杂咏百首(选存六十首)	(51)	火警钟……………	(56)
租界……………	(52)	礼拜日……………	(56)
新北门……………	(52)	午正炮……………	(57)

拍卖行·····	( 57 )	女优·····	( 61 )
吕宋票·····	( 57 )	花鼓·····	( 62 )
照相楼·····	( 57 )	书场·····	( 62 )
茶寮·····	( 57 )	茶会·····	( 62 )
酒馆·····	( 57 )	烟盘·····	( 62 )
戏馆·····	( 57 )	摆酒·····	( 62 )
华捕·····	( 58 )	留宿·····	( 63 )
掳客·····	( 58 )	出局·····	( 63 )
包探·····	( 58 )	闲游·····	( 67 )
仁济医馆·····	( 58 )	烧香·····	( 63 )
细崽·····	( 58 )	脱籍·····	( 63 )
拆梢·····	( 58 )	申江感事词(调寄蝶恋花)···	( 64 )
租界地保·····	( 59 )	无题六首·····	( 64 )
马路管·····	( 59 )	海上十空曲·····	( 65 )
东洋人·····	( 59 )	青楼·····	( 65 )
洋妇·····	( 59 )	游客·····	( 65 )
咸水妹·····	( 59 )	女堂烟馆·····	( 65 )
女说书·····	( 59 )	女书·····	( 65 )
花烟间·····	( 59 )	戏馆·····	( 65 )
茶围·····	( 60 )	花鼓戏髦儿戏·····	( 66 )
叫局·····	( 60 )	酒馆·····	( 66 )
装干湿·····	( 60 )	茶馆·····	( 66 )
本家·····	( 60 )	花烟·····	( 66 )
带当·····	( 60 )	烧香·····	( 66 )
漂帐·····	( 60 )	沪上新咏(仿七笔勾体)·····	( 67 )
娘姨·····	( 61 )	和约各国·····	( 68 )
京式衣装·····	( 61 )	驻沪各国领事官衔名·····	( 68 )
黄浦滩·····	( 61 )	书画名家·····	( 69 )
浪游琐事词(调寄蝶恋花)···	( 61 )	申江潮汐·····	( 70 )
戏馆·····	( 61 )	中外商货完税章程·····	( 70 )

轮船沿海路程.....	(72)
轮船长江路程.....	(72)
轮船马头(附开轮日期).....	(73)
沿海轮船搭客价目.....	(74)
长江轮船搭客价目.....	(74)
电报轮车价目.....	(75)
各洋行轮船.....	(76)
招商局轮船.....	(77)
英法公司轮船.....	(77)
会馆.....	(77)
公所.....	(78)

租界洋行.....	(79)
丝栈.....	(80)
丝号.....	(80)
茶栈.....	(82)
山西汇业.....	(82)
南市汇划钱庄.....	(83)
北市汇划钱庄.....	(83)
洋货(系洋布呢羽).....	(85)
客栈.....	(85)
丹桂大观天仙各茶园 名班脚色.....	(86)

## 卷 一

### 上海交界里数

上海县东至川沙厅界三十里，西至青浦县界三十六里，南至南汇县界七十二里，北至宝山县界十二里，东西横六十六里，南北纵八十四里。

### 租 界

租界在沪城东北，周十余里，以河为界。法国自小东门外陆家石桥河北起，至北门外三茅阁桥河南止。英国自三茅阁桥河北起，至二摆渡老闸河西南止。美国自二摆渡河东北起，至外虹口一带止。三国租界英居中，地广人繁，洋行货栈十居七八，其气象尤为蕃盛；法附城东北隅，人烟湊密，惟街道稍觉狭小，迤东为闽、广帮聚市处；美只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

### 马 路

租界大街由东至西者统称“马路”。同治初，惟英界大马路稍觉宽畅，亦不免泥水垢秽。经工部局陆续整理，两旁砌以石礮，较马路稍高。礮下砌石条微侧，引水入沟，雨过即可行走。专司马路工程者为马路管，又称街道厅。其法先将旧泥锄

松，满铺碎石或瓦砾七八寸，使小工以铁锤击碎，再加细沙一层。用千觔铁播，令数十人牵挽，从沙面滚过，其平如砥。遇小缺陷，随时修补。英界南之陈家木桥、荡钩桥北之珊记码头、老闸等处，为担水要道，改用碎石大小叠砌，以石灰胶泥拌掺缝内。水不存积，历久不坏。且每日扫除两次，尤为洁净。

## 阴 沟

马路阴沟以砖两层砌腰圆式，直通黄浦，随潮水为涨退。路旁石礮下通沟处，砌方式水仓一所，较沟深三四尺。使水冲入仓内，污泥沉底，清水入沟。经雨数次，揭起仓面石板，以长勺捞出污泥，则阴沟永无壅塞之虞。马路叠经修筑，十数年间高几二尺，阴沟亦随之而高。矮巷旧屋愈形窪下，小沟积水竟无出路。交夏后，聚蚊成雷，难免湿郁之患。必得产主将房屋垫高，阴沟重砌方妙。

## 阴 井

上洋潮退，河沟皆涸。一遇火灾，无可施救。西人于距河稍远之地路底筑大井十口，一字排列。井底通连，上铺铁盖，使车马往来，无虞倾陷。用时揭盖，以水龙尾拖入吸水，洵救急之善策也。

## 大 桥

头摆渡、老闸两处，西人造大桥二。行人往者每输钱四文，来者亦然，车舆倍之。近归工部局买回，不复输钱。更添三桥以便行旅，惟马车过桥不容驰骤耳。



## 道旁树木

租界沿河沿浦植以杂树，每树相距四五步，垂柳居多。由大马路至静安寺，亘长十里。两旁所植，葱郁成林，洵堪入画。

## 租界例禁

一、禁马车过桥驰骤。一、禁东洋车、小车在马路随意停走。一、禁马车、东洋车夜不点灯。一、禁小车轮响。一、禁路上倾积垃圾。一、禁道旁小便。一、禁肩舆挑抬沿路叫喝。一、禁施放花爆。一、禁不报捕房，在门外砌路、开沟及拆造临街房屋。一、禁私卖酒与西人饮。一、禁春分后、霜降前卖野味。一、禁卖臭坏鱼肉。一、禁卖夜食者在洋行门首击梆高叫。一、禁肩挑倒挂鸡鸭。一、禁吃讲茶。一、禁沿途攀折树枝。一、禁九点钟后挑粪担。一、禁乞丐。一、禁夜间行人形迹可疑及携扶包裹物件手无照灯。一、禁聚赌酗酒斗殴。

## 上海城隍

相传城隍神即邑人秦裕伯，元时人。明初征为行省参议，不就。歿后屡著灵迹，为生民保障。殿前列石皂隶四，传闻自海上浮来，甚奇。

## 神诞日

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粤、闽客商及海舶皆演剧伸敬；三月二十八日为城隍夫人诞，乡镇妇女进香甚众；六月二十三日为火神诞，大东门内街市店铺皆悬灯结彩；二十四日为雷祖诞，庙在新北门内，毗连丹凤楼，为小穹窿；七月底为地藏王

诞，庵在大东门南城脚；二、六、九月大士成道及诞辰，新北门内沈香阁、大马路红庙香火最盛。

## 武 圣 宫

武圣宫有三处：一在西门内大街，为地方官春秋致祭之所；一为大千胜境，在城西北隅，规模宏壮，可资远眺，夏宜纳凉，冬宜赏雪；一为丹凤楼，在城东北隅，楼阁皆附于城堞，窗临黄浦，可以观涛。

## 邑庙东西园

东园即内园，在庙后东偏。回廊曲折，山石嵯峨，结构颇奇幻。岁修为钱业承值，每届令节或兰花会方开园扉，任人游览。豫园为前明潘允庵方伯所建，地约四十余亩，极亭台池沼之胜。后潘姓氏微，园亦渐圯，时申浦初通海舶，商贾云集。潘氏急于求售，众遂以贱值得之，归邑庙为西园。池心建亭，左右翼以石桥，名曰九曲桥。又有香雪堂、三穗堂、萃秀堂、点春园诸名胜，堂上皆悬邑神画像。园西北隅有巨石叠作峰峦，磴道盘旋而上，重九登高者甚众。惜园内竟设茗馆及各色店铺，竟成市集。凡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迥非昔时布置，未免喧嚷嘈杂耳。

## 也 是 园

也是园，亦名南园，即蕊珠宫，祀文帝、斗母诸神。叠石凿池，栽花种竹，颇饶林泉之趣。园中荷池广数亩，花时游人甚众。有额曰“尘飞不到”，为吕仙乱笔。其门外榜曰“地近蓬莱”。

## 徐氏未园

粤东徐君雨之，于二摆渡河北构一园，名曰未园。地虽不广，然一丘一壑，颇具匠心。凡中外奇花异卉栽植无遗，真尘俗中别开生面也。

## 徐家汇花园

园为波利洋行所建，遍植中外花木，姹紫嫣红，规模略具，并奏西乐招中外人游赏，盘飧兼备，所费无多。当夕阳欲下，西人往往挈二三知己，徘徊其间，华人则终鲜过而问津者。

## 外国花园

园在英界虹口大桥沿江一带。遍地栽花，随处设座。每日申酉时，为西人挈眷携童游赏之所。

## 外国花卉

沪地自通商后，洋舶带来各国花卉，奚止百数十种！名目甚繁，未能翻译备载。其花卉颜色虽各极鲜妍，而绝无香气，殊不可解。草本最多，藤本花皆千叶。惟玫瑰一种，花蕊倍大于中国，香气亦终不及耳。

## 法华牡丹

法华牡丹，甲于四郡。相传居西镇之李氏，自洛阳携回百余种植之。淞溪园中有紫金球、碧玉带二种，最为名贵。色香俱胜，花时游赏者远近毕集。园主人张筵请客，称韵事焉。自李园废于兵燹后，艺花者分种滋培，当春作花，肩挑市贩，至今

仅存十余种而已。

### 春申侯祠

祠在老北门外三茅阁桥西北岸，毁于兵燹，邑人移建北门内。同治初，河干尚有春申古迹牌坊，今则并废矣。

### 青莲庵

庵在老北门内，即顾氏露香园故址。台榭园林，昔擅一邑之胜。今则惟佛火长明，六时禅诵。庵前方池植以芰荷，四围树木阴翳，犹有城市山林景象焉。

### 一粟庵

上海学宫、书院、善堂皆在城内西南隅。地甚旷阔，居民遍植桃蔬花卉，藉以获利。近南为一粟庵。庵不甚广，引水栽竹，池廊曲折，嚣尘中居然具林泉幽致。官绅士庶庆吊等事，借此修醮讽经、清斋醮客，殆无虚日。

### 施庙

庙在城中虹桥上，神之来历无可考证。庙基不过四五椽，求方许愿者麇至麻集，青楼中尤为敬信。

### 黄婆庵

庵有新旧二：一在杨家桥，为老庵；一在胡家桥南，为新庵。庵祀黄婆，塑老妪像，向来香火最盛，每届秋成，演戏酬神。近则屋宇萧条，香烟久替。为木棉生计者，竟至数典忘祖，不可解也。至黄婆事，详见《墨余录》中。

## 静安寺

寺在城西北十余里，规模向宏敞，今则倾圮居多。门临马路，与法华东镇相距数里。每年四月八日为浴佛会。地本僻静，互市后马车盛行，游人始驻足焉。

## 龙华寺

寺在龙华镇，距城南十八里。有浮图七级，耸入云霄。每岁春间传戒，三月十五日为龙华会期，香火极盛。

## 红庙

红庙即司徒庙，在大马路西。内供大士像，仅平屋数间，求签问卜者踵相接也。粤妓尤信奉，每烧全猪为供献。佛门素享清斋，此地独奉牺牲，可发一噱。

## 城隍会

邑神年例逢春、秋、冬三节出会祀孤。无他仪从，惟皂隶相随者，不下百数十人。至夜间跑马，青年妇女披发著红衫裤，杂行其间，最为陋俗。旋经邑侯禁止，此风稍息。

## 茅山会

茅山殿即万福行宫，在西门内。沪上各行栈及娼家皆信奉之。每年春间，俗传真君赴句容大茅山解饷回殿日。仪仗整肃，隶役扮演，仪状狰狞，颇骇人目。

## 盂兰盆会

广肇山庄在新闻西，为粤人厝柩之所。每届中元节，仿唐

武后盂兰盆会建水陆道场，各行依助。台阁杂耍，纸扎人物，争奇斗巧。前邑侯以迎神赛会本干例禁，出示禁止，只准设坛讽经。届期游人毕集，极为热闹。

## 兰 花 会

沪俗尚兰蕙，有梅瓣、水仙瓣、荷瓣等名。爱者以重值购之，甚至一花值数十金。会设邑庙园中。二月在船舫厅者为兰；三月在内园者为蕙。届期各蒔植家以佳种入会，斐几湘帘、磁盆竹格，陈设幽雅，游赏者甚众。

## 菊 花 会

会设邑庙内园之萃秀堂。地饶林园之胜，内则万卉千花，高低罗列。其种之最新者，有若碧桃、紫牡丹、洋蝴蝶、雪青带、金丝桃诸名色。其种之最贵者，有若御袍黄、黄金带、玉带、蟹爪、雪狮、松针诸名色。其种之最异者，有若黑牡丹、紫燕、飞霜、葡萄紫、杨梅红、紫台、捧桂、金银台诸名色。目眩神摇，令人心醉。微风过处，又有清香沁人心脾，不减陶彭泽东篱风味也。

## 赛 花 会

西人赛花会始于光绪乙亥年，设英领事署后园。凡华洋奇花异草皆可入会，听评甲乙，择尤奖赠。丙子首夏举行第二次，每次两日。午后准中外士女入园玩赏，每客收洋蚨一枚，以备茶点之需。

## 水 龙 会

西人水龙会每年夏秋间举行一次，是夜齐集浦滩，各水

龙排定次序。居前者为灭火龙，另扎一纸龙置车上，中烛以火，旁悬五采琉璃灯。其后十余车装如前式，间以花炮、火球、火镜、火字及西人音乐，光怪陆离，耀人耳目。来观者人如潮涌。昔人所谓“嘘气成云，挥汗成雨”者，不是过也。嗣以出会后必有火警，故不复迎赛，仅于浦滩上演习放水之法云。

## 赛 跑 马

大马路西，西人辟驰马之场。周以短栏，所以防奔轶也。春秋佳日，各赛跑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或三四骑，或六七骑，衣则有黄、红、紫、绿之异，马则有骊黄、骝骆之别。並辔齐驱、风驰电掣。场西设二厂备校阅，以马至先后分胜负。第三日增以跳墙、跳沟、跳栏等技，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至于油壁香车、侍儿娇倚者，则皆南朝金粉、北里胭脂也，鬓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

## 赛跑船跑人

西人跑马之后，又有跑船、跑人之戏。船长二三丈，阔二三尺不等。头尖身小，蹇绝无伦。其比赛在新闸大王庙前，以八人打桨，一人把舵，亦有四人打桨者。翻波拔浪，疾若飞鬼。跑人在跑马场中，其起步处界以白灰，肥者前，瘠者后。一人执铁铤为号，砰然一声，双足齐举，飞行绝迹，诚足快人心目云。

## 江 海 关

关有南北二处。南关在大东门外，设于康熙间，凡沙船出入例税，于此稽收焉。道光间，中外互市，沪上为通商总集。

增设北关在浦滩上，专司洋船税课。红巾之乱，北关几废。英国驻香港公使以为例当输纳，于是复设，並以西人为税务司，一正三副，遂与南关分司课税云。

## 制 造 局

制造局即机器厂，离城南数里。地广四百余亩，工匠二千余人，以机器制造轮船及各种军械。又有火箭分厂在陈家港，火药局在龙华寺南，均以西匠一人为监制。

## 会 审 公 堂

会审公堂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而设，租界中凡小窃斗殴等事，由巡捕房解堂审理。一在法界领事公署，逢礼拜二、四、六，委员与法国领事会审；一在英界大马路西，即洋泾浜理事公廨。除礼拜日外，每日委员与英、美二国领事会审。若人命及军徒各案，仍照定例移县办理。

## 会 捕 局

会捕局专司访缉租界内盗贼，募用暗查密访之人以通线索，名线勇，与捕快无异。局创自同治初年，由道委员办理，颇著劳绩。

## 广 方 言 馆

馆在南门外制造局旁，重楼杰阁。门外种竹万余竿，浓阴夹道，幽雅宜人。馆内以文童合例者充选，西士教习算学及西国语言文字、制器尚象之法。三阅月一考核，如有才能出众能办洋务者，即授以职。



## 博物院

西人设博物院汇集西国新异之物，陈设院中，上而机器，下及珍禽奇兽。入其中者，可广见闻，可资格致，诚海外巨观也。

## 牛痘局

牛痘法本蒙古传于外洋。种用钝薄小刀刮破臂上膜皮，男左女右，将痘浆滴入候干，三、四日后起泡发浆，不延他处。种以三粒或四粒为度，种三次决无后患。数日结痂，不必避风忌口，屡著成效。邑庙园内官设牛痘局，贫民无力种痘者至局施种。租界则外国医院、工部局亦设局施济。

## 善堂

上海善堂林立。有同仁辅元、果育、普育、清节等堂及安老院、保息局、牛痘局、保婴总局。或治病施药，或给棺掩埋，或收养残废，或设塾教读。届冬令又开设粥厂，并给棉衣、米票，种种善事，不胜枚举。租界则洋人设仁济医馆，以外国法治病，伤科尤妙，设馆以来活人无算。

## 放生羊

邑庙后园地最旷，放生之羊不下百数。有三足者，有独角者，往往出游城外，或趁渡至浦东，游倦乃还，居民游客不敢触焉。当红巾踞城时，有烹食者皆猝死。岂羊之有灵欤？抑物久有毒欤？后以滋生日繁，董其事者分置放生所。自此园中石畔，不复讹寝成群矣！

## 放生鼯

邑庙园沼中有以鼯放生者，不数年池鱼被食殆尽。夜间上岸觅食，甚至啮人。董事召渔者捕之，纵之江心，其患遂绝。

## 工部局

工部局英、法两租界皆有之，董其事者皆西商公举之人。由董事立巡捕头目，分派各种职司。如修填道路，巡绰街市，解押人犯，救火恤灾等事。系西人办公汇总之所。英工部局在棋盘街北，法工部局在法界大马路西。

## 巡捕房

英工部局分设巡捕房二：一在美国租界，一在盆汤弄中。法工部局分设巡捕房二：一在小东门码头，一在八仙桥东。遇有要事，电报传信，迅速无比。

## 申报馆

《申报》，美查洋行所售也，馆主为西人美查，秉笔则中华文士。始于壬申三月，除礼拜按日出报，每纸十文。京报新闻及各种告白一一备载，各省码头风行甚广。先有字林洋行之《上海新报》，继有粤人之《汇报》、《彙报》、《益报》等馆，皆早闭歇。

## 客棧

上海为通商码头，轮船所至，南闽、粤北，烟台、天津及出外洋往各国必经之地。商旅最夥，客棧因此而盛。轮船到埠，

各栈友登舟接客，纷纷扰扰。同寓之人亦五方杂处，行囊旅橐必须亲自检点，庶无遗误。

## 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出林华书院，摘录京报及各国近事，逢礼拜六出书一卷。本名《中西新报》，周年五十本，售洋一元。

## 格致汇编

《格致汇编》秉笔者为英国傅兰雅。编内详论格致功夫及置造机器诸法，绘图集解。月出一卷，周年价值半元，在格致书院印售。

## 西历

西历无闰，故以三十日为月小，三十一日为月大。核之三百有六旬又六日，仍与中历无异。惟日辰不无参差，元旦较中国先一月耳。

## 礼拜

七日一礼拜，为西人休息之期。即中历虚、房、星、昴四宿值日。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驾轻车、骑骏马，或携眷出游，或赴堂礼拜。华人之居停西商者，于先一日礼拜六夜，征歌命酒，问柳寻花。戏馆、倡寮愈觉宾朋满座云。

## 房租

租界房屋，工部局估值抽捐。以房价之低昂定捐数之多寡，每值百元捐洋八元。分四季收取，作租界各项工程並一切善举之用。从前尚有路灯、垃圾等捐，今已并入房租矣。

## 保 险

保险创自西人。如房屋、船只、堆运货物无不可保险，即人亦有保险章程。其法估本提费，或以年计，或按次算。设遇水火不测，即照原估本银赔偿。

## 棉 花 生 日

上海乡民种棉为业，俗以七月二十日为棉花生日。喜晴忌雨，谚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俗语灵验十应八九。

## 救 生 轮 舟

黄浦江中海舶停处，桅樯林立。潮汐涨退，水势极溜。渡船舢板往来载客时，有失足落水之虑。南门外设有救生轮舟一艘，一日驶南，一日驶北，往返巡察，洵属善举。

## 房 价

上海租屋获利最厚，租界内洋商出赁者十有六七。楼屋上下各一间，俗名“一幢”，后以披屋设灶。市面租界每月五、六、七两银数不等。僻巷中极廉每间亦需洋银三饼。昔人言“长安居，大不易”，今则上海居尤不易焉。

## 教 习 英 语 文 字

上海中外交易，初皆不知英语，非通事不可。近则各行栈皆有一人能说英语，盖近年设有英语文字之馆，入馆者每日讲习一时许即止，月奉修金无多，颖悟幼童半载即能通晓。

## 救食生洋烟

鸦片烟之流毒中国久矣，上自士夫，下及负贩，几至无人不染指焉。即食生烟自尽之案，亦复层见叠出，而救治得生者十仅一二三。盖诸方均用呕吐等药，不知吞食者往往以酒调服，毒流脏腑。其逗留上、中焦者可吐而生，其流入肠胃以下者则不可吐而死矣。武林汪云伯大令，有用甘草一觔煎浓汁灌治之法，十可活八九。盖用吐不若用解之为愈也。按甘草性解诸毒，于洋烟尤宜。灌下汁多能追入大小肠，荡涤烟毒，用意最深。查单方内有以甘草熬膏调入烟内，每两逐渐加至四、五钱，即能断瘾，可为解烟毒明证。惟恐一时熬膏不及，仁人君子不妨多备以济世可也。

## 轮船招商局

合肥李伯相创立上海招商局，制备轮舟载客载货，以便商民贩运。北至天津，南至闽粤，东至日本暨长江一带，均有轮船往还搭载，一如西国之制。系由众商集资汇办，不设官员，专用巨商董司其事。行之数年，颇著成效。局设三马路东，另立码头在下海浦。规模宏敞，与旗昌、太古鼎足而三焉。

## 新报馆

上海近添新报馆，在法租界之宁兴街。于丙子十月初八日起售，报章程一如申报，惟间以英国文字一二段，少有区别。

## 号 头

租界华洋房屋，工部局于门首用小牌编明字号。洋房牌

用腰圆式，写某路第几号；华屋横方式，以千字文编列号数。兼用中西文字，取其收捐觅人易于查考。

### 大自鸣钟

钟设法工部局，离地八九丈，高出楼顶，势若孤峰。四面置针盘一，报时报刻，远近咸闻。丙子夏修造，改低约二丈。仅用针盘一面，制较狭小。城南董家渡天主堂亦有大自鸣钟，较此则又稍低矣。

### 午正炮

西人设兵船于黄歇浦，逢礼拜一、五准十二点钟，放炮一声，响传数里，以便校对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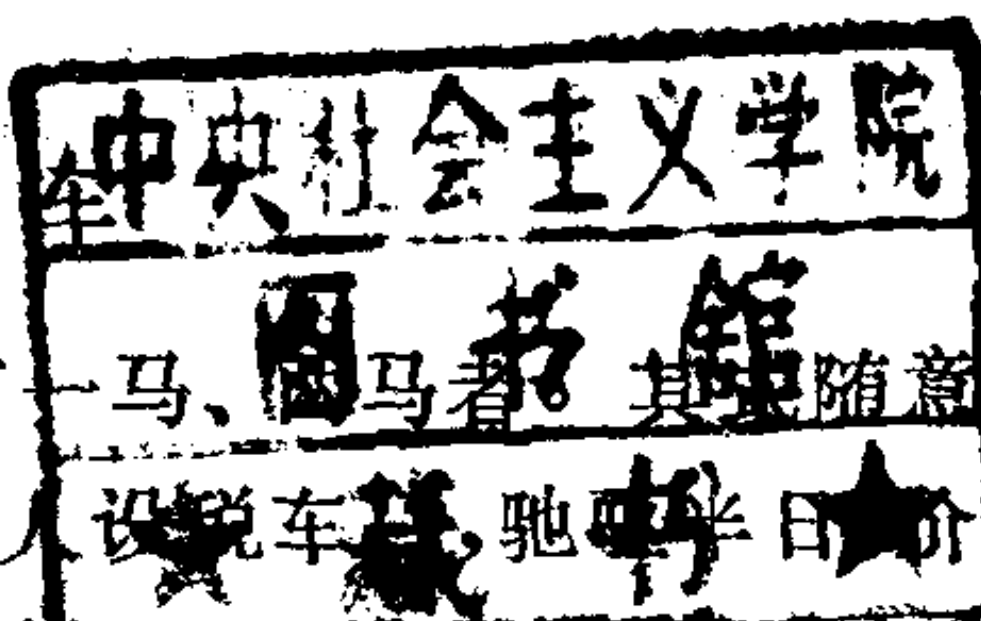
### 火警钟

英工部局旁设一木架，顶悬大钟，高耸似塔架。分五层，以梯盘旋而上。遇火警先撞乱钟数十下，稍停，再以钟之声数分地段。如美界，一声一停；英界在大马路北，二声一停；大马路南，三声一停；法界四声一停。昼则悬旗，夜则挂灯，以示方向。租界礼拜堂亦击乱钟相应，各处水龙闻声赴救，颇称迅速。

### 洋水龙

西人水龙法制最精，用皮管长数十丈，使管尾浸入水中，数人鼓动机器。能吸水从口出，势如骤雨洒空，滂沱四注，顿使祝融为之霁威。工部局所制，则以火运动机器，不烦人力，且能及远。

马



西人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二马者。其构造随意，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近来华人设电车，驰半日，约洋银两饼。贾客倡家往往税坐游行，近则沿黄浦、绕马路，远则至徐家汇、静安寺。然不及西人车坚马驯，往往失事。

### 脚踏车

车式前后两轮，中嵌坐垫。前轮两旁设铁条踏蹬一，上置扶手横木一。若用时骑坐其中，以两足踏蹬，运转如飞。两手握横木，使两臂撑起，如挑沙袋走索之状，不致倾跌。快若马车，然非习练两三月不能纯熟。究竟费力，近不多见。

### 东洋车

东洋车，双轮旁转，前支两木系一小横木，一人挽而曳之。人以价廉，随地雇坐。然疾走须防脱轮，妇女乘坐，亦有从后窃取首饰者。

### 小车

小车独轮在中，两木在后，一人推之，通行已六七载。坐人运货轻便特甚，价更廉于东洋车。然推物远飏，往往不免车后安置物件，宜防串窃。马路定例，往车向左，来车向右，不容紊乱。即空车停歇亦有定处，东洋车亦然。

### 洒水车

车上驾方木柜，可储水数十担。柜后横铁管一，遍凿细孔。其管上通水柜，内设枢纽。用时以索掣开，水即从管孔

喷出，势如骤雨。驱马疾行，约可洒半里许。真扑去俗尘三斗也。



### 垃圾车

马车上驾大木柜，随行夫役数名，每日两次扫除街道。



## 卷 二

### 书 画 家

上海为商贾之区，畸人墨客往往萃集于此。书画家来游求教者每苦户限欲折，不得不收润笔。其最著者，书家如吴鞠潭、汤垞伯经常，画家如张子祥熊、胡公寿远，任伯年颐、杨伯润璐、朱梦庐儒诸君。润笔皆有仿帖，以视雍、乾时之津门、袁浦、建业、维扬，局面虽微有不同，风气所趋，莫能相挽，要不失风雅本色云。

### 笺 扇

笺扇铺制备五色笺纸、楹联，各式时样纨折扇、颜料、耿绢、雕翎，代乞时人书画。洋场以古香室、缙云阁、丽华堂、锦润堂为最。城内以得月楼、飞云阁、老同椿为佳。

### 照 相

西人以药水玻璃夹入横木匣内，匣面嵌小凹镜，对人摄影于玻璃上。取出以沙水冲洗，即见人面。神气部位，无不逼肖。复以药水制就纸片，覆于玻璃上，微照日色，则面貌衣痕陈设物件现出纸上。傅以颜色，胜似写真。近日华人得其传，购药水器具，开设照相楼，延及各省。惟两旁有黑晕，一沾潮湿色便晦黯，斯为缺陷。以此法照各种字帖，收缩较蝇头

尤小，将显微镜观之，丝毫不差。

## 油 画

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

## 时 式 衣 履

洋经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自京班来沪，一时甯商士庶强半京装。其甚者，男则宽衣大袖崇优伶，女则靓妆倩服效娼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上海初不知二黄调，今则市井儿童亦能信口成腔，风气移人，一至于此。

## 提 金 炉

沪上提金炉之设，不及两载。始于东洋，其法设炉灶，用罐四十八口。每罐一宝，以外国药水同煎成粉。每宝约可提次色金二、三钱，解去药水仍还银质。然药水辛工开支甚巨，制不如法，往往得不偿失。故开炉者强半折本，闭歇居多。

## 电 报

西人以药物制铜线，能发电气，曰电线。绵长万里，传递信息，数刻可达，谓之“电报”。其线如达水程，裹以橡皮，周围将铁线护之，再以胶漆外涂，沉巨浸中。陆路则排列大柱，线架其上。至递报之法，彼此线尾各置针盘一具，列二十六字母。此击彼应。此处针指某字母，彼处亦指某字母。由字母配合数目号码，一号配一字，共六千八百九十九号，配六千八百九十九字。刊成一书，曰《电报新书》。所报皆号码，有书即可检查。行栈家有秘密信，可将号数暗订，两地心照，谓之金匙开

锁，则局外人不知作何语矣。

## 搭 轮 船

轮船放洋日期，各行门首先期挂牌，搭客发行李以黄昏为止，长江轮船次日黎明开行，亦有夜半即行者。行李上船拥挤异常，小窃混迹其中，甚有衣履鲜丽，假觅友为名乘机攫取物件者，沿途各埠，停轮搭客，尤宜防范。有税货物不宜私带，税关查出，即行充公，宁波海关检查尤严。长江码头除镇江、九江、汉口外，皆用洋划子载客，遇雨遇夜，慎防失足。

## 外 国 讼 师

外国人涉讼两造，均请讼师上堂。彼此争辩，理屈者则俯首无辞，然后官为断结。如中外涉讼，华人亦请外国讼师。小事在会审公堂，大事在外国按察司处审理。讼师之名，中国所禁，外国反信而用之，亦可见立法不同矣。

## 巡 捕

工部局所设巡捕，半为西人，半为华人。华人由有业者具保承充，衣有中西号数，左右圆圈内中西号码，使人易识。昼则分段查街，夜则腰悬暗灯。西捕挂刀，华捕执棒，通宵巡绰，故洋场盗贼潜踪，市肆安谧。遇小窃获案，次日解送会审公廨讯究。

## 包 打 听

包打听为巡捕耳目，系工部局雇用者。专探各事，如失窃剪绺等案，亦任查缉，职司刺探而衣裳华丽，缘其辛工亦丰厚焉。

## 康白度买办

华人在洋行司理帐目货物、总管杂务，有康白度买办名目。康白度亦曰“江北大”，亦曰“糠摆渡”，按：英语为Comprador，此处俱为其不同的音译。皆翻译西音，字义莫解。

## 细 崽

洋人用华人使唤谓之“细崽”，按后通称“西崽”。粤人多而宁人次之，大率皆青年韶秀者当之，衣服洁净，趋事惟谨。

## 露天通事

洋船水手登岸，人地生疏。有曾习西语无业之人，沿江守候，跟随指引。遇有买卖则代论价值，于中取利。因衣多露肘，无室无家，故以“露天通事”名之。若辈自为一业，有三十六人之例，如多一人，必致争殴。

## 仙人看香头

有妇女自号仙人者，小家眷属恒信之。如患病则延仙人至家焚香，视烟所指，知冤孽有无，以决吉凶，谓之“看香头”。亦有叩冥间及前生事，则附仙人身，打官话指示者为老爷，作乡谈嘱咐者为亡灵，询其老爷为谁？则本邑城隍也。

## 流 氓

沪上为通商总集，五方杂处。凡无业游民遇事生风者，人目为流氓。按“氓”或作“蠃”，字典注“啮人飞虫”，其义近似。

## 拆梢党豆腐党

沪上无业游民申诈乡民孤客，或乘机局骗，或无债索偿，遇者受其欺凌，旁人莫辨真伪，谓之“拆梢党”。城中又有“豆腐党”，系失业豆腐店伙成群作恶，屡经巡防局惩治，此风稍戢。

## 放白鸽

豢鸽而放必裹同类归来，获利数倍。近有以人为鸽者，如来历不明之年轻妇女，或售卖自身，或愿入人室。不匝月间，非卷资遁归，即诬控拐逃，使买主人财两空，谓之“放白鸽”。

## 姘头搭脚

字典载姘音“怍”，男女私合曰“姘”。沪上野鸳鸯成群逐队，其事始于娼家仆妇，男女相悦，人遂目之曰“姘头”。姘头再有外遇，娘姨私交客人，则谓之“搭脚”。相习成风，几有人尽夫也之意。甚至背夫弃妻、口角轻生等案，层见叠出。虽经历任邑侯出示严禁，其如此风终不能息，殊堪浩叹。

## 台基

设台基而借与人，从中得利，此沪上风俗之大坏者也。初则城内外皆有之，大率引诱良家妇女来家与人苟合，谓之“借台基”。叠经历任邑尊重惩，或游六门，或毁房屋。近来城内此风渐少，而洋泾浜之西地稍僻静，藏垢纳污，指不胜屈，殊令人发指焉。

## 白蚂蚁

白蚂蚁专蛀人家房屋，上洋有等妇女，经手买良为贱，设

计图财，窝藏拐骗，最易坏人名节。其术虽异，用意则同，人亦目为“白蚂蚁”云。

## 女 荐 头

雇用女仆必由女荐头处唤来，大约无锡乡间荡口镇人最多，男仆亦然。洋场工钱倍于城中，若辈诈诡百出，银洋首饰要件，仍当亲自收藏。倘遇偷窃逃亡，荐头置若罔闻，追赔无及，徒费唇舌而已。

## 野 鸡

有无业游民持扁担绳索立十字街口，为人挑行李。稍一疏忽，即至远颺，俗名“野鸡”。近来小车盛行，野鸡之肩挑者较少，惟轮船码头尚有此辈。俟舟傍岸，即将行李乱拖，问力钱若干，不答。挑及中途，则多方挟制，虽数里之遥、一肩之物，索价至数百文。向惟行李下船可雇小车，今即上岸亦可唤小车矣。价值较廉，复能任重，胜野鸡万万。或猝遇野鸡，要当随处留心，言明挑值，庶不受需索之患耳。

## 挑 水 夫

沪上不饮井水，潮至，担水者络绎于道，横冲直撞。稍不避让，即受欺辱，横不可言。

## 车 夫

上洋车夫无行无保，推车非素习，且多不识路径。坐者慎防马车冲突，小车则易避。东洋车宜留意车价，虽廉必先言明，庶免临时勒索。每见争论价值，遇巡捕不论曲直，拉入捕房，惟在坐车者自重耳。

## 箩杠

箩杠者，各行栈扛运货物之夫役也。赁屋聚处，易于雇唤。近二摆渡河一带皆有之，遇船只抵岸，揽挑行李，不准雇车，索价最昂。若不言明，甚至两人扛一箱，一人携一物，到时多方需索，不遂不休，非比南市行栈各有定价也。工部局以霸占地地方，曾出示严禁。凡搬运行李，车载肩挑，本随客便，若辈亦不过欺生而已。

## 掉包

掉包者，皆托迹市廛。遇人肆购物者，见其包裹银洋置柜上，则视其手巾之花样，照式包藏瓦砾纳袖中，亦入肆购物，乘间将巾包掉去，无从追捕。

## 剪绺白撞

上海剪绺极多，平日在大东门内大街，小东门、新北门外沿河一带及戏馆门首。每逢香市会期、西人跑马之日，咸托足其中，稍一疏忽，佩挂等件即被窃去。其手段稍次者则身披棉夹短袄挨入人丛，手从衣下出探取物件。若白撞更难防范，衫履翩翩，直入行栈及住宅。遇人诡称觅友，或称买物，乘间窃取者甚多。

## 轿行

上海雇轿随处皆有轿行，脚价甚昂，一永日非千文不可。自东洋车盛行，大为减色，向之千文者今则六七百文。轿夫以苏州、无锡人为佳，上身不动，坐者安稳。其次扬州人，不过脚步稍缓。若本地人抬轿，则一路颠簸，轿中人浑如醉

汉矣。

## 舢 板

舢板即沿浦滩摆渡小船也，闽、潮人业此者多。一槽在左，一人独摇。小篷遮蔽雨日，只能载客两三人。如行数里之遥，须讲定船价，否则半途停槽勒索。异乡孤客，清晨深夜断不可雇坐也。

## 外 国 秤 尺

英国一磅即中国十二两。一因制即中国尺七分零九毫二丝。一幅地即中国八寸五分一厘。一码即中国二尺五寸五分三厘。

法国一吉罗葛稜么即中国二十四两七钱九分四厘。一葛稜么即中国二分四厘七毫八丝。一迈当即中国二尺八寸一分七厘。一桑的迈当即中国二分八厘一毫七丝。一蜜理迈当即中国二厘八毫一丝七忽。

布国。按即普鲁士。一啐噠即中国十三两零三分八厘。一啐噠即中国一两三钱零三厘八毫。一咕噠噠即中国一钱三分零三毫八丝。一唵噠即中国一分三厘零三丝八忽。一吠嘶即中国八寸八分四厘二毫。一咋哩即中国八分八厘四毫二丝。一因制即中国七分二厘八毫。较英国因制多一厘八毫八丝。

## 各 货 聚 市

上海货物皆有聚市之所，如绸缎在抛球场路南及东门内外；纱缎蟒袍在盆汤弄；丝茶栈居二摆渡者多；洋布呢羽在大马路抛球场及东门内；衣庄在大东门内彩衣街东街；洋广杂货在棋盘街及四马路；古玩玉器在新北门内；眼镜在新北门内；



照相楼在二、三马路；钱业南市在大东门外，北市在二摆渡一带；人参药材在东门外咸瓜街；糖行在洋行街；帽铺在二马路中及彩衣街；笺扇在外国坟左近及庙园；笔店在小东门内及庙园东兴圣街；书坊在城中四牌楼旧教场，城外二、三马路；棉花在东门外一带；米业大东门外大码头大街；木器在紫来街；旧木器在新北门外沿河城脚；竹器大东门外篾竹街；酒馆、戏馆、茶馆宝善街一带居多；冰鲜小东门码头；信局南市咸瓜街，北市二马路；税马车南在小东门外，北在大新街即石路西首；雇内河船北在老闸大桥河下，南在大东门外码头。

## 公 估 局

公估局南北市各一，系钱业公设估看元宝及纹银成色者，申色扣水必向公估批定盖印，方能易换。凡南市已估批者，至北市仍须再批，易地皆然。

## 汇 划 庄 票

上海百货交易，惟凭汇划钱庄票。定例期票不出十日。一经照票加戳，即与现银无异。市中通用元宝、英洋两项，欲觅十数枚本洋，十数两碎银，恒不易得。南北市汇划钱庄不过百余家，若票非汇划庄所出，生客买货竟难作用也。

## 豆 规 平 色

上海通用九八豆规元银，有其名而无其实。如二六宝库平银百两，合规银一百零九两六钱。漕平百两，合规银一百零七两六钱零。规平较京平略小，交易往还全归规平一律申算。

## 插息贴新贴现

春夏之交丝茶当令，沪市银洋载往内地，按日银洋插息涨落不一，常年使用老板，英洋本有贴新。丙子夏又增贴现名目。贴新今改贴汇。

## 拍 卖 即叫货

丙子春间，华人亦仿外国拍卖物件。先期悬牌定于何日几点钟，是日先悬外国旗，届时一人摇铃号召，拍卖者高立柜上，手持物件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争买。直至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木捶拍桌一声为定，卖于加价最后之客。一经拍定，不能翻悔。

## 掙 客

掙客虚立字号，遇华洋贸易，掙货与客看定议价。可以主客两不照面。须加意提防，往往有货式与原样不符，或银货两不清交，因致涉讼者甚多。

## 京 货

沪俗装束竟尚京式，棋盘街、宝善街新开京货铺四、五家，所售皆内城靴鞋、雕翎扇、各式时新绣货、挂件耍货，无不咸备。

## 洋 广 货 物

西人所开洋货行以亨达利为最著，专售时辰寒暑风雨各式钟表、箫鼓丝弦、八音琴、鸟音匣、显微镜、救命肚带及一切耍货，名目甚繁。至华人所开则以悦生、全亨为翘楚，洋广各货俱备。此外大小各铺，南北市亦不下百十家。

## 花 布

松沪土产以棉花为大宗，村庄妇女咸织小布为养贍计。每日黎明，乡人担花挈布入市投行售卖者踵相接也。交冬棉花尤盛，行栈收买，堆积如山。

## 宝 珍 膏

小南门外姜氏药店所制宝珍膏名驰各省，销路极广。店有新、旧之分，布有红、蓝之别。在本地不甚珍重，而远处颇验。俗称药物为离乡草，愈远愈佳，理或然欤？

## 痧 药

上海痧药店庚申后始有长安朱德生堂凤记，继则杭州诚一堂芝记，均开设北市南昼锦里。凤记驰名有年，芝记货亦斟酌，其林方戒烟丸、参茸断引丸尤为效验。盖痧药救治急症，争生死于顷刻之间，全仗麝香之力，但香价极昂，若分两少配，恐未必起死回生耳。

## 针 线 机 器

器仅尺许，可置几案上。上有铜盘衔针一，下置铁轮，以足蹴木板，轮自转旋。将布帛置其上，针能引线上下穿过。细针密缕，顷刻告成，可抵女红十人。然只可缝边，不能别用。

## 各 式 机 器

西人以机器制百物，一日可抵十人或数十人工作。如开河、挖煤、打桩、造轮舟、印书籍、取水、织布、针线、筛茶、调茶

等事，无一非机器所为。然其器虽巧，费用浩繁，穷乡僻壤，殊难置备。盖西国地旷人稀，故制造必藉物力。中华地广人稠，民皆自食其力，不烦机器，亦势所必然，不能强也。

## 外国酒店

外国酒店多在法租界。礼拜六午后、礼拜日西人沽饮，名目贵贱不一。或洋银三枚一瓶，或洋银一枚三瓶。店中如波斯藏，陈设晶莹，洋妇当炉，仿佛文君嗣响，亦西人取乐之一端云。

## 外国菜馆

外国菜馆为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外虹口等处，抛球打牌皆可随意为之。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定，每人洋银三枚。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华人间亦往食焉。

## 酒馆

天津酒馆自同兴、同新两楼既闭，惟庆兴楼最著。新新楼、复兴园为金陵馆之翘楚。宁波馆虽多，皆自郅以下，鸿运、益庆差堪比数。泰和馆为沪人所开，菜兼南北，座拥婣娟，特为繁盛。津馆围碟点心不列帐，统归堂彩。金陵馆叫局堂彩非一元即八角，故庆兴、泰和两馆出局较多。

## 附各馆著名食品

庆兴楼：烧鸭 红烧鱼翅 红烧杂拌 扒海参 虾子豆腐  
溜黄菜 汤泡肚 各式饽饽 溜鱼片 米粉肉  
新新楼：清汤鱼翅 南腿 煮面筋 春蔬 蒸蛋糕 绍兴酒

### 烧鸭羹 小烧鸭

复新园：清汤鱼翅 清蒸鲜鱼 炒鸽松 徽州肉圆 双拼冷  
荤 果羹 肝片汤

泰和馆：烧鸭 汤泡肚 鱿鱼卷 清汤广肚 炸八块 饽饽  
排骨 炒鱿鱼丝

鸿运楼：黄鱼羹 蚶羹 炒鳝背 生炒甲鱼 烧鸭 炸紫盖

益庆楼：黄鱼羹 蛤蜊羹 炒鳝背 虾脑豆腐 小火方 红  
烧甲鱼

## 茶 馆

同治初大马路红棚外有一洞天，三茅阁桥沿河有丽水台，皆杰阁三层，楼宇轩敞。一洞天已闭歇，丽水台改寻常楼屋。惟松风阁以茶胜，宝善园以地胜。大马路之一壶春，宝善街之渭园、桂芳阁均极热闹。城中庙园茶肆十居其五，惟湖心亭最佳。高阁迎风，疏窗映水，尘俗中未尝无清凉境界也。

## 烟 馆

上海烟馆甲于天下，铺设雅洁，茗碗、灯盘无不精巧。眠云阁其最著也，窗牖挂落，雕镂极工。他如南诚信、北诚信以轩敞胜，醉乐居、永恒昌以酒肴两便胜。馆内桌椅多用红木镶嵌石面，飞去青蚨一二百片，既可邀朋，又能过瘾。午夜两市，竟同潮汐依时而来，人气烟香，迷濛似雾，无烟霞癖者恐不能消受片时也。

## 广东茶 馆

广东茶馆向开虹口，丙子春棋盘街北新开同芳茶居，楼虽不宽，饰以金碧，器皿咸备，兼卖茶食糖果。侵晨鱼生粥，

饷午蒸熟粉面各色佳点，入夜莲子羹、杏仁酪，视他处别具风味。

### 青樓二十六則

长三，亦名住家，加茶碗及侍酒、住夜皆洋三元为长三。么二，亦名私局，叫干湿洋一元，戏酒、住夜皆洋二元为么二。二三，叫干湿洋二元，出局洋三元，以么二排场收长三身价，游客不至，遂绝。本家，开妓馆者之称。父兄，买良为娼者自名为父兄，稍拂其意，酷虐备至，人故以“务凶”二字解之。先生、小姐，女唱书称先生，妓女称小姐，做花鼓戏者亦称先生。相帮，妓家男仆之称。娘姨、大音度姐，妓家女仆有夫者为娘姨，未嫁者为大姐；加茶碗，客选中某妓以加茶碗为订交，亦曰攀相好。叫局、出局，看戏饮酒书小红纸传妓曰叫局，妓应教曰出局。烧路头，路头者，五路财神也。妓家遇祖师诞日及年节喜庆事，或打唱，或宣卷，曰烧路头；是日促客摆酒为路头酒。上先生，酒筵将半，唤司弦笛鼓板以佐妓唱，谓之上先生。下脚，摆酒犒赏先生、相帮、娘姨四元，及遇事赏号、逢节礼力、多寡不等，皆曰下脚。带音打当去声，妓女入伙，向本家支洋添置衣饰，去时归还，名曰带当。开果盘，元旦至元宵献九子盒，客人犒赏，谓之开果盘。台面，请客叫局，全席谓之“摆台面”，房中半席，谓之“吃便饭”，粤妓称为“消夜”。叫干湿，献瓜子、水果各一碟，亦名“上局”。惟么二有之。小货，妓女向客索钱私入己囊曰小货。漂帐，客不归局钱之谓。书场，听女唱书之所，昼为“日档”，夕为“夜档”。开篇，场中未开书，先唱虞调为开篇。虞调、马调，虞调系琵琶曲子，由来已久，细静而文，引人入胜，马调惟唱书用此，同治初马如飞所创调，无余韵，仿佛说白。堂唱，唤女唱书为叫“堂唱”，至其家听唱为“听堂唱”。

花烟间，夜间门悬小玻璃灯，为招客暗号。吸烟每盒百文，住夜洋一元，人地不清，最易染毒。女堂馆，清烟馆所雇，递烟茶手巾兼收烟钱者，今禁绝。咸水妹、老举，粤妓寄居沪地者，招接洋人为“咸水妹”，应酬华人为“老举”。簪珥衣饰皆有分别。

## 盆 汤

租界盆汤以盆汤弄之暢园、紫来街之亦园为最久，星园继之。官座陈设华丽，桌椅皆红木嵌湖石。近增春园、怡园，密房曲室，幽雅宜人。堂内兼有剃发、剔脚等人，官盆每浴钱七十文，客盆钱三十五文。处此五浊世界，不可不藉以湔洗也。

## 戏 园

文班唱昆曲皆姑苏大章、大雅两班所演，始于同治二年。自徽班登场而文班减色，京班出而徽班皆唱二黄。迩来京班以丹桂茶园、金桂轩为最，金桂武戏较胜文班，惟三雅园皆吴下旧伶，惜知音鲜矣。其次富春茶园，脚色有大小，天仙茶园，京、徽合演。此外丹凤园、同乐园亦以徽调间京腔。尚有帽儿戏、花鼓戏，早奉查禁。至广东戏音调仅分男女，无生旦净丑之别，所演小说居多，刀斧悉画五彩。两次来沪，看客无多，停止数年。丙子七月复来，瑶仙玉班在石路北丰乐园旧基开演，改为庆乐园。十月间仍归大雅班开演昆戏矣。

## 外 国 戏 园

园式顶圆如球，上列煤气灯如菊花式，火光四射，朗澈如昼。台三面环以看楼，演时先有十数人排坐台上，面深黑，眼

眶及唇抹以丹砂，或说白或清唱数次，然后扮演各种故事。以跳踉合拍为长技，与中国迥别。

## 外国马戏

西人马戏以大幕为幄，高八九丈，广蔽数亩。中辟马场，其形如球，环列客座。内奏西乐，乐作，一人扬鞭导马入，绕场三匝，环走如飞，呵之立止。复扬鞭作西语，马以两前足盘旋行，后足交互如铁练状。旋以手帕埋泥中，使马寻觅，马即衔帕出场。内又设一桌，一杯内注以酒，摇铜铃一声，马屈后足作人坐，以前足据案衔杯而饮。少间一西女牵一马，锦鞍无镫，女则窄衣短袖，跃登其上，疾驰如矢。女在马上作蹴踏跳踉诸戏，有时翘一足为商羊舞，或侧身倒挂似欲倾跌者。复使人张布立马前，马从布下驰，女起跃仍立马上，三跃三过，不爽分寸。又一西人锦衣驰马，矫健作势，与女略同。使人执巨圈特立，马自圈下驰过，人则由圈内跃登马上，自一圈至六圈，轻捷异常。其余诸戏，备诸变态，绝迹飞行，诚令人目不及瞬、口不能状也。

## 外国戏术

西人戏术以瓦纳所演为最奇，大约善用电气兼驱使搬运之法。或以鼓悬空，相离丈余将槌虚击，鼓即应声而响，使座客遥击亦然。又以小匣置客座，借客洋蚨数枚藏匣内，台中设玻璃盏一，术师持小棒念咒指匣，若令匣中之洋飞入盏内者。少顷则见空中有洋随棒所指，或疾或徐逐次入盏内，铿然有声。令客启匣，则空所有矣。又台中设小插屏，罩以袱，索看客挂表五、六枚裹手帕，令其徒携之。忽散掷于地，瓦纳顿足怨骂，旋用粗管小手枪一杆将地上之表尽纳枪内，用通条乱



捣，上加火药向小屏轰击，其袱随声而落，诸客之表分挂屏上，逐一取还，毫不舛错。又将纸牌数十张，令十余客皆抽一张，各人暗认花样，仍收回乱叠数次，以纸裹之塞大玻璃瓶口。以棒指牌念咒，各客抽过之牌逐张自能推出，挨客询对无差。又手捧一冠作撒空状，即有纸裹洋糖随撒而至，遍饷座客。其余诸术，倏忽变幻，不能备述也。

## 外国影戏

西人影戏，台前张白布大幔一，以水湿之。中藏灯匣，匣面置洋画，更番叠换，光射布上，则山水、树木、楼阁、人物、鸟兽、虫鱼，光怪陆离诸状毕现。其最动目者为洋房被火，帆船遇风。被火者初则星星，继而大炽，终至燎原，错落离奇，不可思议。遇风者但觉飏颺撼地，波涛掀天，浪涌船颠，骇人心目。他如泰西各国争战事及诸名胜，均有图画，恍疑身历其境，颇有可观。

## 东洋戏法

沪北近多东洋戏，大抵以缘绳踏竿为长技，与中国仿佛。惟三、四龄童子著木屐，手持一伞行铁线上，时作倾跌跳踣状，又有一人仰卧台上，以双足承巨鼓，盘旋如飞。或叠置十数鼓，累而不坠为最奇，日本人呼为股技。

## 焰火

乙亥冬有粤人来沪，制法相埒。惟引火离二、三丈许，放一流星直射药线，较为奇妙。故放焰火之夕，戏园看客辄倍平时。徽州焰火，大径五尺许，形圆似盒，戏园中新正以绳悬台中施放，人物鸟兽、亭台楼阁，变换不穷。或花炮数十从盒中

出，如万点流星飞满台上，或以铁丝作“一品当朝”、“指日高升”等空心字，蘸以硫黄、烧酒，燃成绿字，洵巨观也。

## 粤东珍禽

粤东各种珍禽间有载到上海寄售者，如鸚鵡、闻香、倒挂、葵花鸟、秦吉了、珍珠鸟、火鸡、孔雀之类。东洋则有白燕、小种鸡，大如鸚鵡，雄者尾竖冠昂，彩色耀目，洵属可爱。更有西洋各种小翠雀、洋鸭、水鸟，洋行中以铁线大网并小树罩入，任其飞鸣宿食，以备赏玩，亦易豢养。

## 长人矮人

詹伍者，安徽歙县人也。躯干雄伟，约长六尺余，以墨工世其家。旅居沪上无过而问者，独西人视为奇货，挈之游欧洲诸国，满载而归。又西国矮人高三尺许，妻稍长二三寸，国主与以小车小马，使遍游各国。同治间曾至沪上，演剧于石路金桂轩，傀儡登场，观者如堵。若二人者真可谓以身发财者矣。

## 斗鹤鹑

沪人霜降后喜斗鹤鹑，畜养者以绣囊悬胸前，美其名曰“冬兴将军”。斗时贴标头分筹马，每斗一次，谓之一圈。按无斑为鹤，有斑为鹑，形状相似，多产沪上田间。

## 白鸽票发财票

别发洋行、望益纸馆皆有吕宋白鸽票寄售，一票洋六元，票以号数为凭。头彩得洋一万六千元，其次递减。闻届时先设三大柜藏纸卷，一为号数，一为彩之多寡有无，令人分柜摸

纸卷，同时並掣喝报以定赢输，得彩电线报信。从前寓沪西人亦有仿此法者，名发财票。粤人之白鸽票以千字文八十字刊小票作据，先期密封二十字悬梁间。出银三分，随意点十字，能合所封中五字以上者得彩，十字全中，彩银百两。並有点十数字者，画图计算，最易朦混。凡得彩皆扣一成半费用，今发财票、粤白鸽票皆禁。

## 火 轮 车 路

二摆渡河北岸为美国租界，直达吴淞四十里，江湾居其中。光绪元年，西人买马路一条，二年筑为火轮车。路旁围竹篱，中以五尺许方木横排。相离二尺许，上钉铁条二，连接不断。车用四轮，轮边中空外实，衔铁条以行，不致旁越。火车一辆带坐车八、九辆，每辆约坐三十人。行时风驰电掣，瞬息往回，较轮舟尤速。闻外洋火轮车搭载货、客，大且加倍，此特小者，仿制以资游玩耳。夏初试行旬余，只在江湾、二摆渡往来，旋即停止。今为中国买归，给西人有限公司行驶一年，以丙子十月十六日为始，周年后或行或废，临期再行酌议焉。

## 吕 宋 烟

吕宋烟以红绿茶叶末拌藏年久者佳，新则味劣，损人元气。近年华人亦多吸食者。西人食品皆牛、羊、鸡、鱼厚腻之物，非此不能消导，故食后以口徐徐吸之，消除积滞。此烟藏十年以上治牙痛最验，如不能吸，以灰少许搽齿上亦愈。

## 雕 翎 扇

自蜀汉诸葛武侯、苻秦王猛有羽扇之制后，人乃以鹅毛为之，或白或黑，价值不贵。近自京师行来雕翎扇，每柄价可贵

至二三十元，即寻常之品亦须六七元不等。柄用象牙，他柄不足尚也。始惟少年子弟用之，近则妓女亦复盛行，齐纨、折叠，不能专美焉。

## 书 画 灯

灯名悬火，古以珠、以纱，今以玻璃、牛角尚矣。近习者嫌其俗，因用素绢乞名人书画，以四盏为一堂，每堂价十数元。或用湘竹为边，更觉雅致，而价亦较贵焉。

## 百 灵 台

近日妓家陈设精致，房中置小圆几，列水果其上以供客，名“百灵台”。初不解其义，后询知蓄百灵鸟者，笼中必置小圆台，此台形式既圆，又设于房中，俨似百灵之笼，故名，亦象形之义也。

## 菊 花 山

时逢九月，所有次等勾栏名么二者，年例必堆菊花山请客筵宴。山以蓝色纸为之，高高下下，千枝万朵，灯下观之，照耀眼目。先期鸨母责诸姬以酒，诸姬乃丐之客人。或一二席，或二三席，多者亦有十数席。喧阗数日，酒阑而菊亦萎矣。

## 煤 气 灯

煤气灯英租界制于新闻，法租界制于八仙桥，法用铁室一，熬煤其中，使气下达地中。埋粗铁筒贯通各处，千条万派，绵长六七里。如设灯，则以小管通之，管口刺数小孔以透煤气，其气得火，昼夜不息。近管口处有机纽旋转，随时启闭。初设仅有路灯，继即行栈、铺面、茶酒戏馆，以及住屋，无不用之。

火树银花，光同白昼，沪上真不夜之天也。

## 火 油 灯

火油灯制法甚精，以白玻璃为罩，光烛一室。近出一种不用灯心，火光四射，与煤气灯无异。不过以油代气，其油即地中煤气管所出者，因其气少恶，故多不用。

## 千 人 震

千人震制自外洋，仅一小木匣，内藏电气机器。两头有绳系铜管，人以左右手各握一管，匣中机器拨动，电气度入身体，筋络震动，即遍身酸麻。放手后则血脉舒畅，以之治风气最佳。又或数人或数十人团立，此左手握彼右手，牵连不断。首尾两人所剩空手各握铜管，则人人筋络无不震动，一气相生之理，于此可证。

## 救命肚带 气褥 气垫

救命肚带为航海者救急之物也。以皮为之，中实以气，系在腰间，入水不沉，可待人援救。尝见舟中小孩往往身悬葫芦，其取意似之。又有气褥、气垫，为夏时坐卧之物。小者以口纳气，大者用机器鼓气贯入，绵软异常。

## 百 虫 挂 屏

粤人以五彩蝴蝶暨各色金翠虫豸粘于挂屏，覆以玻璃，藉备观玩。惜易蠹蚀，未能久悬。

## 玻 璃 器 皿

粤人在沪专收旧碎玻璃，入炉融化，如法制成各式灯罩器

皿，精莹夺目。所不及者，洋料较细洁耳。年来货此者有三、四家，零售发客，门庭如市。

## 古玩

古玩铺兵燹后搜罗甚富，金陵人业此居多。市在新北门内大街，列肆陈设，如磁铜、玉石、珠宝、字画，品目不一，价值巨万。丙子八月，祝融肆虐，延毁十余家，珍宝奇玩，半归委烬，失散者又十之二三，深为可惜。

## 籐器

粤人制各种籐器，颇称轻便。所作卧榻尤适人意，沪市随时编造，价不甚昂。

## 自来风扇

外洋所制自来风扇，以法条运轮齿鼓动折扇，不烦人力。置诸案头，微风习习，最可人意。惜为时不久，法条一转不及一刻耳。

## 城中食水

沪城内河渠浅狭，比户皆乘潮来汲水而食。潮退腥秽异常，故饮者易生疾病，初至之人，尤觉不服。即凿井而饮，水味亦不甘美。沪中官商曾议仿西洋法，设机器铁管引江水灌注城内四隅，以济民食。后以费巨不果。

## 荷兰水柠檬水

夏令有荷兰水、柠檬水，系以机器灌水与气入瓶中。开时其塞爆出，慎防弹中面目。随倒随饮，可解散暑气，体虚人不

宜常饮。

## 水 蜜 桃

水蜜桃产西城黄泥墙者为最，实大顶平，多浆味甜美，入口辄化，因名。色浅白缀以淡红晕，俗名“鹅毛圈”，惜未熟全摘，反不及城外所产尽有极大而佳者。清明后闲步西郊，列树成行，红霞灿目，不减武陵源风景也。

## 羊 城 瓜 果

轮舟由粤至沪仅五六日耳。羊城土暖，瓜果早熟，轮舟载运极便。沪市正月见黄瓜，四月见西瓜，鲜果如荔枝、龙眼、黄皮果、芒果、香蕉、羊桃、波罗蜜、椰子、柑子等，莫不先时而来。若北地苹婆果、雪梨、葡萄，闽中青果、福橘、甘蔗，秋冬间捆载入市，则高如山阜焉。

## 外 国 药 材

外国药材治洋人则验，治华人则否，以人生体质不同耳。中华名医方论等书汗牛充栋，总之医北人之药不能施诸南人，盖气质有强弱，药性有缓烈也。洋人秉气较异，非药性猛烈不能愈病。惟外科各症，华人间有就西法治者，内症则不敢尝试矣。

## 卷 三

### 洋 泾 浜 序

西泠漱华子

海天富艳，景物饶人。花月清阴，春光醉我。香迷十里，爰开歌舞之场；丽斗六朝，敢续烟花之记。则有地名“北里”，美集西方。花灿堆银，天真不夜。火齐列树，星有长明。杨柳帘栊，送出笙歌一派；枇杷门巷，围来粉黛三千。或步软绣而寻芳，寻芳里。或听钩韶而同庆。同庆里。水边多丽，丽水台。排翡翠之香楼；桂下原馨，桂馨里。构蟾蜍之暖窟。百花里敞，双秀堂开。兆添富贵荣华，常驻香车宝马；锦昼东西南北，偏多翠羽明珠。兆富、兆贵及东昼锦、西昼锦等皆里名，教坊俱聚于此。松风吹弦管之声，松风阁。桐月丽妖娆之色。桐月楼。吴绛仙之冷艳，黄菊经霜；吴素卿，鞠部首选也，以下都一时名姝。谢小娥之娇憨，绿芙出水。谢宝琴。仙渡银河之鹊，李巧仙。娥分白玉之蟾。吴月娥。万缕回文，兰言锦织；沈文兰。一枝金粟，桂殿香分。金桂、桂林。朱粉不施，冠花枝于南部；朱南。官翠颦淡扫，迟琴韵于西楼。翠琴。本月阙之仙人，尘间小谪；月仙。是云中之彩色，天上飞来。彩云。杜兰香丰韵娉婷，张韵兰。袁宝儿秀姿妩媚。蔡秀宝。解汉皋之佩，卿意云何；佩卿。赋洛水之仙，雅人深致。雅仙。鹅绫十幅，全描锦字于环中；十全。鸾镜双窥，喜立情郎于影里。双喜。文皆争宝，两称苏小芳名；诸文宝、周文宝，一时齐名。爰只为卿，愿向君王广觅。沈爱卿、黄爱卿、小



爱卿，名此者甚多。要皆具可餐之秀色，秉绝世之英姿。秀英。杏白梨红，关心细认；荷珠兰玉，过口犹香。而且花既含娇，叶还竞媚。泥中小婢，惯通蜂蝶之蹇修；帘底妖姬，窃学鸳鸯之野偶。琼浆一盏，便嫁云英；玉宇三椽，即留阮籍。乍离乍合，空谈朝暮之期；予取予求，不记氤氲之簿。心岂同夫梔子，头偶並夫莲花。只须十五嫁王昌，无俟三年窥宋玉也。若夫曲艳《霓裳》，歌翻《玉树》。记广寒之旧谱，度《金缕》之新腔。本为桂府传来，桂看列四；金桂、丹桂、攀桂、同桂。皆戏馆名。听到雅音迭奏，雅可成三。三雅园。翠绕珠围，一纸下红妆之牒；烟斜雾散，满庭流春海之芳。满庭芳亦戏园名。管则急而弦则繁，乐府新来北地；婉以柔而清以越，吴歌总说西昆。寺启《金山》，图开《铁冠》。《金山寺》、《铁冠图》以下皆戏名。《黑沙洞》里，鬼帜神旗；《黑沙洞》。《青石山》前，雨师风伯。《青石山》。《淮安府》虎狼竞闹，《淮安府》。《赵家楼》蝴蝶寻花《赵家楼》。《金凤》描来，《描金凤》。《白蛇》传出。《白蛇传》。楼中结蜃，宝光腾海气之精；《蜃中楼》。阁下回龙，仙仗焕朝仪之彩。《回龙阁》。冠裳入座，艳夺红菱；《红菱艳》。巾幗登场，钗横紫玉。《紫玉钗》。莫不炙燕莺之脆舌，泻珠玉之歌喉。他如鼓击花奴，丝牵木偶。花鼓戏、牵丝戏。现诸天之魔舞，宣大地之音声。有馆皆歌，无街不绣。别有厨非香积，市等长安。金斗十千，吴姬劝酒；玉盘百品，易牙调羹。豹舌熊膾，何止脍母厌细；玉杯象箸，果然器必求精。同兴则帘卷水晶，同兴楼。益庆则窗横云母。益庆楼。味擅东南之美，雅说新楼；新新楼。羞调西北之珍，共推泰馆。泰和馆。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貂，洵不虚矣。至于万里云写其闲情，万里云。一洞天涤其雅抱。清泉则春暖烹茶，醉墨则秋高抚笛。清泉楼、醉墨林。胜难枚举，国可香称。明知色味馨香，回头是梦；争奈莺花风月，过眼兴怀。未免有情，小志沪滨之韵事；于斯为盛，来添海国之清谈。

## 冶游自悔文

白隄过来人

江城胜事，香国佳谈。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爰有丽姝，长成乐府。淡描螺黛，斗时世之新妆；不买燕支，现诸天之色相。蝶分裙百，凤小鞋双。薄袖迎风，低鬟敛雾。顾影而群花削色，举头则明月回眸。不善猿愁，偏工狐媚。珠帘绣幕，居然富贵之家；绿酒红灯，久惯骄奢之习。章台布网，雀自投罗；欲海垂钩，鱼来吞饵。则有五陵年少，一介书生，车马翩翩，衣裳楚楚。始则寻花问柳，原为写意之游；继而倚翠偎红，渐入迷魂之阵。不惜黄金如土，聊作缠头；岂知碧海无涯，已伤失足。其摆台面也，僕必求精，脍毋厌细。熊膳豹舌，八珍之味堪夸；鹿脯雉膏，一脔之尝差可。朱樱含到，玉笋拈来。一阕《玉钩斜》，是大菜完时，通关遍后；双声《金缕曲》，正九连环罢，十送郎初。俄而蜡炬烧残，檀槽声息。传呼稀饭，已如秋燕之将归；相约明朝，来听春鸿之宣卷。三千客散，十二蚨飞。更有公子兴豪，不吃路头之酒；娘姨情急，先分下脚之钱。乐何如之，情可知矣。其叫出局也，书传红纸，人唤青楼。更衣则鸨母催妆，入席而乌师按笛。唱几句《琴挑》《楼会》，众口称扬；敬一遍瓜子松仁，抽身便去。坐回中轿，帘卷虾须；跟到外场，灯提鸭蛋。且喜铜龙漏转，送局人来；还嗔铁马声喧，跳槽客去。泊乎粘花恋草，幻蝶方痴；逐浪随波，闲鸥渐狎。每见雕栏倚玉，含笑相将；保母翠被薰香，销魂真个。芙蓉花底，卧两两之鸳鸯；豆蔻梢头，巢双双之翡翠。春宵苦短，好梦难长。问暖嘘寒，洵是有情眷属；羞云怯雨，果然无价风光。弦外知音，镜中索笑。花留客醉，月比人圆。自怜流水无音，已似杨花之堕溷；倘是东风有

意，愿随桃叶以渡江。莲蒂依心，藕丝郎意。春花秋月，空劳一片相思；絮果兰因，为问三生何事？黄昏密约，白水邀盟，规规乎仙俚之风，长生之誓矣。无如爱河易竭，欲壑难填。囊内钱空，遂使红颜窃笑；床头金尽，遽遭白眼相加。始犹打鸭惊鸳，小受风流之谴；渐至嗔莺骂燕，顿忘香火之情。大姐声高，娘姨色变。绝似银河秋早，纨扇先捐；非关宝鼎香温，珠帘慵卷。几回催促，缓缓才来；数语寒温，姗姗竟去。面如冰冷，言比锋尖。鸚鵡嗔人，鷓鴣逐客。枉说情深如许，一旦多抛；凭教此地重来，半文不值。此也桃花门巷，犹有抚今追昔之思；彼则杨柳帘栊，自得送旧迎新之乐。宫移徵换，已弹别调琵琶；檀板金樽，又是谁家筵席？赢得心容俱瘁，争传浪子之名；可怜内外交摧，几变家人之卦。炊烟不起，常逢禁火之天；逋负安偿，恼煞重阳之雨。癮成鸦片，衣类鹑悬。冀北谁空，江东难返。往事已随流水逝，此心惟有落花知。君不见真娘墓侧，烟锁荒苔；苏小坟边，雪埋短树。香销红褪，千年杜宇之魂，云散风流，一觉扬州之梦。虽则品评群玉，从来才子情深；然而消受名花，也要几生修到。云裳未整，本来之面目何如；霜鬓旋催，老去之皮囊可想。花能解语，难招潘岳之魂；酒可疗愁，不奠刘伶之冢。所以琴心动处，休夸同调以求凰；篷脚收来，好趁中流而转舵。情禅勘破，管他临去秋波；色界参开，任尔醒来春梦。理宜自悟，言尽于斯。借抽黄对白之文，却是裘成集腋；即较绿量红之事，敢云棒喝当头。

钱庄赋 仿杜牧《阿房宫赋》体

穆静斋

各庄集，钱行设，交易作，行情出。一开五十余家，再有新入。住址南冲而北达，直近大桥。十年匆匆，到于今朝。半载

一开，三载一歇。来往无情，专顾利息。若逢倒帐，存心对折。劳劳焉，碌碌焉，票根帐簿，实不知其几千万页。出进兑换，不刻何凶？接授迎送，不谄何工？上落之间，不认弟兄。花言巧语，东家捧捧；耀武扬威，小伙欺欺。一行之内，一业之间，而良莠不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上下三等，均欲开庄。老店摩诃，新局辉煌。耀目荧荧，翻洋钱也；乌云扰扰，打图书也；黑流涨腻，弃墨水也；烟阵斗乱，揆小钱也；霹雳乍惊，串绳断也；历历远听，竟不知其何为也。买进卖出，各看俏贱，稳坐安享而望利焉。有大银拆者，一两五钱！早晚之来往，前后之经营，高低之分明，挖出挖进，剥削别人，堆积如山。一旦倒帐，有统亏其间。余平贴水，破钱银屑，总数卷去。庄人视之，甚为可惜。嗟乎！一日之积，千万日之积也。庄有公所，人皆聚其中。视其交易尽银洋，喊之皆厘毫。数各人之指，多于街上之车夫；头上之帽，多于池中之乌龟；眼睛闪闪，多于在天之星粒；进出参差，多于岩洞之蚂蚁；东坐西立，多于戏馆之看客；京调二黄，多于田中之蛙鼓。做买卖之人，不见赢而见输。早已存心，日落走路。本钱少，经手惧，同行一忌，可怜闭户！呜呼！作输赢者输赢也，即庄也。开庄者庄也，即东家也。嗟乎！若输赢俱可得利，则皆可开庄。庄藉输赢之利，则自三年可至百年而勿关，何得而闭歇也？庄人不暇自叹，而外人叹之；外人叹之而不戒之，亦使外人而复叹外人也。

## 沪北新乐府

味灯室主人

### 红 风 兜

绛云朵朵飞街头，十人而九红风兜。风兜虽红镶以锦，捐

票官阶非极品。虽非极品，已非小民。职方如狗都督走，朝廷名器无乃轻。况复红为妇人女子服，非官而红反嫌辱。不嫌辱，威风足。赢得乞丐呼老爷，乡愚见之亦瑟缩。

### 蓝 呢 轿

蓝呢轿子疾如风，似官非官坐其中。轿班前喝气蓬蓬，跟班后追形匆匆。玻璃三面窗玲珑，名片大书笺纸红。问渠何事西复东，无非出没烟花丛。道旁有客叹抚胸，当年肩背劳乃翁，为人抬轿如腾空。

### 靴 鞋

靴鞋靴作鞋，非靴亦非鞋。靴鞋鞋当靴，似鞋又似靴。靴耶鞋耶二而一，蹶蹶满街夸足捷。足捷惟闻橐橐声，直欲踢得神州平。鞋之为义取乎谐，君于处世工挤排；靴之为音近乎讹，君于作事乖张多。乖张多，鞋当靴；工挤排，靴做鞋。

### 金 戒 指

金戒指，月事至，示戒乃自官掖始。不信堂堂七尺身，忘却须眉效女子。灿然指上夸多金，相君之指真富人。当筵拇战开若兰，据案作字难屈伸。劝君此后莫作字，有贝无贝本两事，能作字者无戒指。

### 洋烟害 仿李太白《蜀道难》体

#### 小 池

噫吁戏，危乎殆哉！洋烟之害，害人若投渊！一盏幽冥灯，相对何怡然。迩来一十又八省，不徒遍地皆洋烟。南当闽广为

尤甚，人人嗜此如狂颠。吞云吐雾壮心灭，况乃闺房习染相勾连。中有嵌镶斗架之高标，又有钢签银盒排两边。古道之人尚不免，神仙欲度愁无缘。水果堆盘盘，茶壶烟袋若岩峦。瘾来咳呛无休息，以手抚胸坐长叹。问君卧游何时还？青云路绝不可攀。但见愁容如枯木，勉强支架在人间。又闻烟鬼语，不惜崩铜山。洋烟之害，害人若投渊，使我见此凋朱颜！一生光阴已虚掷，可怜家徒渐立壁。朝呼暮吸肺肝摧，肠肚辘辘响春雷。其害也若此，嗟尔趋时之人胡为乎吸哉！有时自恨何苦来，一朝上瘾，万难丢开。所交臭味同，性皆狼与豺。烟气若瘴，烟毒若蛇，枪新枪老，杀人如麻。始吸虽云乐，终不保身家。洋烟之害，害人若投渊，回头是岸免咨嗟。

### 题烟楼鬼趣图 七古

失名

茶神酒仙呼不起，三千年后出烟鬼。烟鬼烧烟如烧丹，一日无烟鬼欲死。西洋货卖来中华，新烟散入烟鬼家。一时食指骚然动，满坐饕餮人如麻。曲房幽邃玻璃透，香气如兰灯似豆。画屏昼掩语声轻，罗幕低垂人影瘦。横床八尺隐囊支，烟鬼横卧如僵尸。扃门颠倒问昏晓，雨落月明都不知。鬼之行动有迟早，故鬼瘾大新鬼小。新鬼嗜此原偶然，瘾断犹如中酒眠。故鬼瘾重心成疾，鼻涕双垂手如铁。一鬼持枪忽长味，呵罢一筒通七窍。一鬼对面手欲争，叉手灯前发狂叫。旁有数鬼更奇绝，绕床俨若通呼吸。支颐不觉口流涎，垂首无言喉如涩。移时众鬼笑拍肩，纷纷滕薛争后先。斯须瓶盒净如洗，更拾渣滓相熬煎。五更灯尽东方白，烟鬼面皮无血色。床头斜抱烟筒眠，日高欲起起不得。君不见饮酒食肉尔与我，沈迷此道殊不可。只有快活似神仙，几见神仙食烟火。

## 洋场四咏 五律

芷汀

### 轮 舟

不倚风帆力，横行水国天。轮飞雷自激，机运浪无权。既济真符象，同人利涉川。乘槎泛河汉，千古惑张骞。

### 马 车

斗捷如流水，交飞马足尘。遥听来得得，疾卷去辚辚。似仿奇肱制，终须正轨循。扬鞭真得意，十里遍寻春。

### 地 火

活火燃千朵，明星炯万家。楼台春不夜，风月浩无涯。欲夺银蟾彩，真开铁树花。登高遥纵目，疑散赤城霞。

### 电 线

电气何由达，天机不易参。纵横万里接，消息一时谕。竟窃雷霆力，惟将线索探。从今通尺素，不藉鲤鱼函。

## 上海感事诗 七律

饑情生

客到申江兴便狂，纵饶怪吝也辉煌。四元在手邀花酒，八角无踪入戏场。但看衣裘原绮丽，若论事业竟荒唐。只愁三节辰光近，欲避无台债孰偿。

时装广袜与京鞋，结束风流子弟佳。丹桂园方呼狎妓，同新楼又拥娇娃。腾空高坐蓝呢轿，点戏荣书白粉牌。才拟招

魂惊落魄，惨经宝善一条街。

何物能医此际贫，发财票可获千缗。勾人圈套般般巧，迷我神魂色色新。乐死是间应不悔，狂挥片刻也超伦。就中难得差强者，挨过残冬又及春。

壁上观兵我独愁，廿年桑海在双眸。身非铁汉千番炼，眼见铜山一夕休。金粉有谁谈建业，烟花翻欲陋扬州。一作“夜尚鸾交晨兔脱，今嗤鸱结昨狐裘”。化工也乏澄清力，到此江波变浊流。

## 沪北十景 七绝

薪 翹

### 桂园观剧

相传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场万口夸。一样梨园名弟子，来从京国更风华。

### 新楼选饌

酒侣吟朋任款邀，羊羹鸭臠好烹调。时新那厌更番换，风味由来重六朝。

### 云阁尝烟

环房曲室客争趋，缥缈云霞颇足娱。不是酒家如卖酒，冶游人总覩当垆。

### 醉乐饮酒

烟窝酒户两忘机，浪说衔杯兴欲飞。酒可解烟烟解酒，今朝不醉不言归。



## 松风品茶

矮榻雕窗面面空，果堪消遣是松风。微闻萝泽来何处，隔座佳人笑语通。

## 桂馨访美

燕瘦环肥任品论，脂香粉腻总温存。可怜几曲章台路，不遇情人枉断魂。

## 层台听书

小拓璃窗近水楼，美人高座说风流。听来不是生公法，顽石如何尽点头。

## 飞车拥丽

妆成堕马髻云蟠，杂坐香车笑语欢。电掣雷轰惊一瞬，依稀花在雾中看。

## 夜市燃灯

电火千枝铁管连，最宜舞馆与歌筵。紫明供奉今休羨，彻夜浑如不夜天。

## 浦滩步月

万里长空一镜磨，楼台倒影入江波。此邦亦有清凉境，搔首何人发浩歌。

## 申江杂咏百首 并序 选存六十首

隔七八年樽前旧迹，爪认飞鸿；从五千里岭外遄

归，形同倦鸟。东瀛重到，依然风月之场；南部何如，谁作烟花之志？抚安仁之两鬓，多染霜痕；怅杜牧之三生，早醒春梦。悼深桃叶，六如嗟玉局同情；坡老于惠州建六如亭以葬朝云，余姬梁氏自惠州携归，歿于里。唱到《竹枝》，百咏愧铁崖绮语。纪申江之逸事，有信堪徵；效《子夜》之新声，无词不俚。未抛敝帚，藉正斲轮云尔。邗上六勿山房主人稿。

## 租 界

北邙一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

## 新 北 门

新北门开捷径趋，出郊风景迥然殊。车声辘辘平沙道，仅费囊中数十蚨。

## 小 东 门

歌楼舞榭足消魂，鸡犬桑麻莫並论。十六铺前租界止，繁华直到小东门。

## 洋 泾 桥

洋泾浜畔柳千条，雁齿分排第几桥。最是月明风露夜，家家传出玉人箫。

## 一 洞 天

宝马香车趁管弦，当年风月景无边。沧桑小劫何容易，谁访荒凉旧洞天。

## 新 开 河

河号新开绕丽谯，候潮舟子屡停桡。濠南濠北分中外，宛界鸿沟水一条。

## 棋 盘 街

纵横界画似棋盘，世路纷纭一例看。东角秦楼西楚馆，谁从局外作旁观。

## 宝 善 街

宝善街头似海春，冶游个个斗精神。应称第一销金窟，辜负嘉名愧楚人。

## 盆 汤 弄

攢列蜂房气不寒，澡身争就此盘桓。是间容易蒙污垢，赖有香汤似浴兰。

## 司 徒 庙

香烛些些费莫猜，非关祈子乃求财。鬓边黄纸签条插，知向司徒庙里来。

## 领 事 公 馆

峨峨公廨压江滩，绝少威仪似汉官。楼阁不殊商贾宅，独标旗杆插云端。

## 会 审 公 堂

会审纷纭有异同，从来治事贵和衷。主持公道无私见，都

在堂皇一讯中。

## 铁 厂

铁冶洪炉利器精，钩心斗角总分明。个中尤爱风斤运，借与人间削不平。

## 招 商 局

轮船减价货争装，局设招商是保商。不让外人专垄断，经营经济策都良。

## 教 堂

挂旗升炮也尊王，庆贺嵩呼集教堂。未得叔孙绵蕞演，难将礼乐议殊方。

## 格 致 书 院

步尘管辂测星辰，股四勾三算学真。惜未身心参实际，谈天空有语惊人。

## 申 报 馆

巷论街谈费讨寻，一时声价重鸡林。蜃楼结撰虽无碍，清议原存愤世心。

## 机器印书局

铅字排成夺化工，聚珍活板得毋同。文章有用原无几，省却灾梨易奏功。

## 工 部 局

衔挂司空饰美称，度支心计擅才能。众擎易举浑闲事，散罢金钱百废兴。

## 保 险 公 司

水火偏灾本夙因，险能买脱事鲜新。莫嫌利窳开来巧，尚有仁心保卫人。

## 外 国 坟

谁浇杯酒到棠梨，强弱同埋绿草畦。七万里人三尺冢，旅魂归否大洋西。

## 跑 马 场

一骑飞腾数骑催，万人丛里显龙媒。似因讲武开场圃，却把输赢鼓舞来。

## 抛 球 场

沈醉三郎记打球，工夫技击巧相侔。中原唐宋遗风泯，逸事翻从海外留。

## 马 车

香尘油壁合从容，底事驰驱振鬃冲。寄语行人须仔细，车如流水马如龙。

## 脚 踏 车

前后勾联两铁轮，不须手挽踏芳尘。辘轳捷足趋当道，一

蹶还防笑有人。

## 电 线

不须鲤寄与鸿传，电线音驰万里天。两地语言传顷刻，胜于羽箭疾离弦。

## 垃 圾 车

半车瓦砾半车灰，装罢南头又北来。此例最佳诚可法，平平王道净尘埃。

## 洒 水 车

飞沙漠漠日炎炎，白帽还防汗雨沾。车过忽成清净界，看他洒遍水帘纤。

## 大 自 鸣 钟

大自鸣钟莫与京，半空晷刻示分明。到来争对腰间表，不觉人歌《缓缓行》。

## 火 警 钟

昼分旗色夜灯光，高挂空楼辨四方。鸣则惊人诚美器，关心蓬击莫张皇。

## 礼 拜 日

不问公私礼拜虔，闲身齐趁冶游天。虽然用意均劳逸，此日还多浪费钱。

## 午 正 炮

兵船一炮众心惊，十二声钟记得清。日影花砖刚卓午，果然晷度测分明。

## 拍 卖 行

日中为市独登台，价拍便宜信手抬。惭愧书痴无长物，倩人为我卖穷来。

## 吕 宋 票

天地原为大骗场，生财海上出奇方。欲从万里赢头彩，买票争投别发行。

## 照 相 楼

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客为探春争购取，要凭图画访佳人。

## 茶 寮

松风阁与桂芳邻，鬓影衣香丽水春。莫笑相如多渴病，可知佳茗胜佳人。

## 酒 馆

新新楼接庆兴楼，月地花天夺酒筹。浪费万钱无下箸，那知饥饿有人愁。

## 戏 馆

丹桂天仙接比邻，还饶金桂斗时新。京徽且漫评优孟，等

是登场傀儡人。

### 华 捕

短衫窄裤换西装，充捕居然意气昂。寄语途人须检束，因风柳絮最颠狂。

### 捐 客

为谁辛苦为谁忙，得失无关有别肠。北货捐来南货去，两头利市总包荒。

### 包 探

鬼蜮情形缉访真，摘奸发伏倍通神。是非果否无颠倒，吾忆前朝刺事人。

### 仁 济 医 馆

断肢能续小神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倘使华陀生此日，不嫌劈脑治头风。

### 细 崽

烹茶煮酒列舆台，月领洋蚨仅数枚。别有深情年少子，存心岂为这般来。

### 拆 梢

平地风波起幻泡，攫金结党恣咆哮。东来西去梢空拆，浪荡依然没下梢。



## 租界地保

赚剩金钱缴地租，公然社鼠与城狐。而今悟得蒙庄理，道在卑污信不诬。

## 马路管

补天炼石岂寻常，碎石修途计亦良。筑罢登登三万杵，沙铺一道碾轮忙。

## 东洋人

愿与通商列国跻，富强求治志非低。奈将开国遗风失，改却衣冠学泰西。

## 洋妇

素练重裙著地飘，轻纱障面避尘嚣。尽多玉立长身态，都为灵王爱细腰。

## 咸水妹

不系罗裙不贴钿，花巾帕首亦翩翩。寻常懒著鸦头袜，六寸肤圆比玉妍。

## 女说书

一指檀痕便有情，佳名艳羨唤先生。如何未嫁浮梁贾，也觉琵琶带怨声。

## 花烟间

吹箫身入百花丛，气味氤氲领略同。更笑眠云人不醒，糊

涂虫亦可怜虫。

### 茶 围

为品旗枪过尔曹，银箏低唱月轮高。分明前度刘郎到，重  
向天台认碧桃。

### 叫 局

千娇一例步生莲，纤手轻扶小婢肩。入座便来邀拇战，银  
奩方寸设当筵。

### 装 干 湿

闲拈瓜子嗑来香，更爱枇杷沁齿芳。干湿堆盘谁适口，个  
中滋味倩郎尝。

### 本 家

鸨母骄人号本家，黄金不惜买娇娃。可怜十二三龄女，演  
舞教歌到月斜。

### 带 当

借债添衣饰钿环，痴心岂愿去时还。风尘倘遇垂青客，  
偿此区区亦等闲。

### 漂 帐

空许缠头说买春，花开夜合少精神。莫嫌浪子将儿诳，儿  
亦人间抵债人。

## 娘 姨

灵心俏步活双瞳，觅觅寻寻西复东。获得檀郎如至宝，但看笑递水烟筒。

## 京 式 衣 装

装束争登鲍老场，长衫阔袖太郎当。京靴底厚京鞋薄，花样新翻说大方。

## 黄 浦 滩

涛声夜月天妃庙，灯影春星海客船。无限繁华无限感，何如归种浦东棉。

## 浪游琐事词 调寄《蝶恋花》

半禅居士

## 戏 馆

吴浙青阳纷竞演，妙舞新歌，北部今称冠。处处逢场邀采伴，香风溢巷云耕满。地火灯屏明灿烂，傍玉偎兰，入座听忘倦。三叠《霓裳》宵未半，四围罗绮偏先散。

## 女 优

小队登场姿婉变，嫋嫋婷婷，早入勾栏选。一曲《凌波》罗袜浅，临风欲把仙裾挽。忽引娇吭歌调变，侧帽宫花，斜压蝉云颤。巾幗须眉俄顷换，雌雄扑朔浑难辨。

## 花 鼓

一角彩旗斜挂处，小小茶楼，忽打蹙蹙鼓。未出画屏声早度，销魂最是莲花步。新样时妆新乐府，兰芍欢情，争睹婆婆舞。骀女痴男观似堵，宵阑不避行多露。

## 书 场

小几安排香袖拂，银甲玲珑，滚滚珠弦活。入座清言霏玉屑，一编野史从头说。年时佳会联吴越，姊妹分行，巧赛春莺舌。来恨姗姗歌早歇，茶多莫解文园渴。

## 茶 会

锦洞寻春容易误，门巷谁家，惯认夭桃树。玉架呼茶劳几度，空教忙煞红鸂鶒。才揭犀帷陪笑语，来是无端，却又匆匆去。花底秦宫魂栩栩，团云一队围难住。

## 烟 盘

瓜果刚分茶罢唤，两两鸳鸯，眠傍芙蓉暖。乍订香盟情缱绻，玉纤亲捧银荷劝。小小晶盘灯穗剪，蕤枕同偎，只苦兰宵短。红豆相思还是浅，春蚕眠起丝长绊。

## 摆 酒

大小排当围翠袖，泥客猜拳，肯遣良宵负。醉棹觥船忘夜漏，华灯重点笙歌又。如此名花如此酒，如此欢场，几辈能消受。却笑玉山颓倒后，酣眠压得罗裳绉。

## 留 宿

碧玉年华瓜未破，一掷缠头，声价争人妒。几度消魂仍未果，者番不信成真个。从此荷珠圆颗颗，蝶粉蜂黄，香国情无那。日上窗纱翻倦卧，鹦哥唤起慵梳裹。

## 出 局

一寸红笺传暮地，阿母催妆，刺促珠帘底。俟我乎而须早诣，玉楼小宴梨园戏。檀板金尊筵散未，且住为佳，并坐牵罗袂。杜宇催人缘底事，抽身酒半留无计。

## 闲 游

曲径兜鞋弓浅印，阿妹扶肩，纤步怜娇困。石叶熏衣花压鬓，下风阵阵浓香引。轧轧小车红褥衬，输与飞轮，一道芳尘稳。过市招摇驰太迅，几回错把蛮姬认。

## 烧 香

昨日五通刚祭罢，古社丛祠，又报《神弦》赛。斋守隔霄郎莫怪，心香未燕先持戒。莲座朝来人似海，结伴争先，夺个蒲团拜。虔祝慈云私愿在，欢常团聚身康泰。

## 脱 籍

绝代蛾眉谁替赎，堕溷飘茵，命比桃花薄。干当明珠量十斛，阿娇本是宜金屋。抬举东风心暗祝，绮梦惊回，从此抛罗縠。前度客来香径熟，满枝空帐成阴绿。

## 申江感事词 调寄《蝶恋花》

梦觉人

### 无 题

有里兆荣并兆富，近接公兴，都是平康路。卷上珠帘开绣户，美人倚立斜阳暮。喝到肩舆门外住，客至传呼，献茗添玫瑰。相对多情频繁絮语，空房不管旁人醋。

女号先生名最著，爱听弹词，闲步寻书寓。引上高楼多雅趣，故高声价教人慕。一种温柔饶态度，抱起琵琶，半响调弦柱。唱得开篇才几句，客来又要周旋去。

酒馆亦分南北部，海错山珍。价目悬牌注。好是庆兴汤爆肚，复新烧鸭尤其著。席上微闻香泽吐，赌酒猜拳，豪兴因花助。费却万钱忘下箸，呆呆枉作周郎顾。

锣鼓声喧朝又暮，脚色京都，绝艺兼文武。灯火自来高下布，座中人满无空处。才下肩舆争引步，不座包厢，正桌英洋五。少待片时无意绪，纷传叫局红笺去。

满地烟花俱不数，别有清膏，金字招牌竖。一榻横陈铺设具，味高偏有茶香助。画阁沿街添几处，绝好堂馆，都是苏州女。递得殷勤新盥布，眼波斜睇勾人住。

无限风光黄歇浦，暮暮朝朝，不惜金挥土。飘泊天涯人几许，乞儿曾作豪华主。不信相思真有树，底事诸君，竟被风流误。回首方知行役苦，何如收拾寻归路。

# 海上十空曲

香鹜生

## 青 楼

帘卷香风，著粉施朱夕照中。秋水双波动，勾引多情种。  
咚！酒绿与灯红，请君入瓮。帐卧销金，直把金销送。君看露水恩情总是空。

## 游 客

浪蝶狂蜂，问柳寻花意兴浓。靦面情偏重，干湿殷勤奉。  
咚！仔细莽巫峰，将人断送。掷尽黄金，惊觉痴儿梦。君看影里情郎总是空。

## 女 堂 烟 馆

香雾盈空，折桂频教到月中。台上仙来凤，一笑烟枪奉。  
咚！仿佛入花丛，琼浆兼送。约度巫峰，怎奈双莲重。君看半截观音总是空。

## 女 书

弦索铮纵，作态登场颜转红。音韵悠扬弄，还怨无迎送。  
咚！堂唱兴尤浓，相思拚种。无奈昙花，一现兜罗梦。君看一曲琵琶总是空。

## 戏 馆

锣鼓声中，鬼帜神旗气象雄。奇幻《盘丝洞》，艳冶《描金凤》。  
咚！异曲更同工，京徽争哄。士女纷纭，错坐几无缝。君

看优孟衣冠总是空。

### 花鼓戏 髦儿戏

异处求工，淫逞妖姬狂逞童。花鼓新腔送，卖眼春心动。  
咚！丑态帽儿同，干戈虚弄。一样排场，难把周郎哄。君看轻  
薄桃花总是空。

### 酒 馆

舜非尧葱，下箸千钱未足供。楼说庆兴重，肴饌依时奉。  
咚！处处一般同，嘉宾任共。行令猜枚，月影花梢动。君看  
饕餮成风总是空。

### 茶 馆

阁敞松风，非陆非卢兴也浓。嘈杂人声哄，搭脚饼头共。  
咚！丽水混鱼龙，天开一洞。龙井松萝，只要兄方孔。君看调  
水分符总是空。

### 花 烟

妆亦称红，施本西家忽住东。草榻烟氛重，此腹真堪捧。  
咚！任尔粉脂浓，仅堪一哄。袖得千钱，十匣欣然奉。君看一  
阵残花总是空。

### 烧 香

妆饰偏工，有女如云庙入红。一瓣心香奉，伴侣虔诚共。  
咚！邑庙忆城中，阁来丹凤。稽首慈悲，早赐团圆梦。君看色  
相真如总是空。



## 沪上新咏 做七笔勾体

失名

鞠部名优，争看春奎杨月楼。正桌红妆侑，出局乌师候。  
嗟！国忌不停休。闲消白昼，慢道功名，一曲《长生》负。可叹  
把礼法王章一笔勾。

罗列珍羞，饕餮年来辨味周。却厌新新旧，复鄙同兴陋。  
嗟！又启最佳楼。生灵冤藪，活割生烹，釜底谁怜救？竟忍把  
爱物仁心一笔勾。

肥马轻裘，下隶舆台埒富侯。色样翻新旧，红紫淆男妇。  
嗟！别有烂羊头。顶靴阔袖，败絮其中，金玉包铜臭。从今把  
名器衣冠一笔勾。

乡恋温柔，真个消魂十里楼。帘底秋波溜，帐里春风透。  
嗟！知否有人愁？寒闺独守，好梦闲寻，回首忘嘉耦。可怜把  
琴瑟恩情一笔勾。

闲约消愁，喝雉呼卢不肯休。金帛贪心诱，胜负豪情斗。  
嗟！一掷付东流，那堪回首，鬼域潜谋，机巧难防守。不如把  
翻本还梢一笔勾。

狎结朋俦，万里眠云足卧游。枪管传香口，巾茗携纤手。  
嗟！不觉饵吞钩，容颜消瘦，从此开门，七件伊推首。管教把  
事业精神一笔勾。

略举其尤，欲挽狂澜悯下流。须要身心究，非禁洋场走。  
嗟！兴偶一乘游，陶情诗酒，点缀升平，胜境何妨有。岂敢把  
盛世莺花一笔勾。

## 卷 四

### 和 约 各 国

大英国 即唵咭喇      大法国 即法兰西      大美国 即亚美利驾      大  
俄国 即俄罗斯      大北德意志国 前名日耳曼,后名布鲁斯      大奥斯  
马加国 前名奥斯低尼亚      大日斯巴尼亚国 即西班牙      大荷兰  
国 即大和国      大瑞威顿国      大瑞威国 与瑞威顿两国一君  
大丹国 西语称丹墨国      大西洋国 即葡萄牙国      意大利国  
大比利时国      大日本国      大秘鲁国

### 驻沪各国领事官衔名

大英国按察使佛琳史      副按察使默挖特      正领事达文波  
副领事阿林格      翻译官施本恩      司格达      金璋  
大法国总领事李梅      翻译官白理格  
大美国总领事贝礼      翻译官玛高温  
大俄国总领事孔琪庭      副领事兼翻译官聂鼎      西宾陈庆元  
大德国领事吕德      翻译官穆麟德  
大西洋国领事席尔发      翻译官毕礼纳  
大奥国领事卜理挖皆      翻译官夏士  
大意国总领事普郎极      翻译官邓文道  
大日国领事嘉拉意      翻译官俄利喊喇  
大和国领事海腾

大丹国领事庄纯

大比国领事莫汝 翻译官白理格

大瑞国领事佛弼师 翻译官马格磊

大日本国领事品川忠道 翻译官吴硕

新关正税务司赫政 副税务司许妥玛 翻译官劳德 河泊司  
威基竭 总营造司夏德

法国正主教郎怀仁 副主教文成章 步天衢 院长谷振声

英美国租界会审委员 江苏候补知县陈福勋

法国租界会审委员 江苏候补知县孙士逵

## 书画名家

钱塘吴淦字鞠潭,楷行书 上虞徐三庚字辛穀,隶篆书兼铁笔  
湖州汤经常字壘伯,行书 苏州莫瑞清字直夫,楷书  
吴江褚世镛字平岩,行书 上海蒋节字幼节,行书兼铁笔  
嘉兴金尔珍字吉石,楷书 金陵陈还字还之,行书兼铁笔  
常熟卫铸字铸生,行书兼铁笔 嘉兴张熊字子祥,花卉、翎毛、山水  
盛泽王礼字秋言,花卉、翎毛、山水 华亭胡远字公寿,山水、花卉  
嘉兴朱偈字梦庐,花卉、翎毛  
绍兴任颐字柏年,人物、花卉、翎毛、草虫 嘉兴杨伯润字佩甫,山水  
金陵邓启昌字铁仙,花卉、翎毛、仕女 苏州唐禄字芸阁,花卉、翎毛  
扬州陈若木字崇光,山水  
扬州高棨字芸生,花卉、翎毛 宁波舒浩字萍桥,人物、花卉、翎毛  
绍兴谢岷字采山,仕女人物 苏州尹铨字小霞,仕女兼写真  
金陵章钟字铭甫,山水兼篆书 上海钱慧安字吉生,工笔人物  
镇江赵遂禾字嘉生,山水、花鸟  
苏州羊毓金字庚生,花卉、人物 安徽胡璋字铁梅,山水、花鸟  
嘉定李口字仙根,写真 金陵孙楷字子书,花卉、禽

兽、草虫      金陵张宝生字善夫，花卉、翎毛      钱凤鸣字梅  
 生，花鸟      山东张守彝字星绿，山水      石门金口字松泉，  
 仕女、人物      苏州王荃字友棠，花鸟      金陵王寅字冶梅，  
 山水、人物、花鸟

## 申江潮汐

初一、初二、初三日，子午长，卯酉退      初四、初五日，丑未  
 长，辰戌退      初六、初七日，寅申长，巳亥退      初八、初九、  
 初十日，卯酉长，子午退      十一、十二、十三日，辰戌长，丑未  
 退      十四、十五日，巳亥长，寅申退      十六、十七、十八日，  
 子午长，卯酉退      十九、二十日，丑未长，辰戌退      二十一  
 至二十三日，寅申长，巳亥退      二十四、二十五日，卯酉长，  
 子午退      二十六至二十八日，辰戌长，丑未退      二十九、  
 三十日巳亥长，寅申退

## 中外商货完税章程

海关之设，征洋船所载各货之税也。税有洋货、  
 土货之别，而土货完税又有海口、长江之分。报关完  
 税等事，各有定章，摘录备览。

洋货由外洋运至通商海口，照则完一进口正税。日后改运  
 通商别口，赴关报明，验系原包原货，由关发给免重征执照，至  
 别口不再征税。如欲将前税请还，存票留抵日后别税，则不发  
 免照，至别口再完进口税银。惟转运长江三口者，不发存票，若  
 欲运回外国，期在三年之内，准将前完进口发还存票，留抵日  
 后别货税银。

土货由通商海口运往外国，照则完一出口正税。如欲运  
 往通商别口，亦照则完一出口正税。由关给发收税单，至第二

口再完复进口半税。倘再由第二口转运第三口，则由第二口将前征复进口半税给还半税存票，另给已完正税凭单。至第三口再征复进口半税，如再转运第四口，亦照此办理。

长江土货除风篷夹板等船及未领长江专照之轮船，仍照通商海关章程一律办理外，所有已领专照来往长江之船所载土货，由长江之江汉、九江、镇江三口运往上海者，则在出口之关完一出口正税，並完一复进口半税，给发正半税收税单，货到上海不再完税。如再转运通商别口，则由上海关给发请还半税执照，向长江原出之关请还前完复进口半税，并一面另给已完正税凭单，至别口再完复进口半税。如由长江三口运往上海之货，系将来须载赴外国者，其出长江口时，只须照则完一出口正税，具立一年限期必运外国之保结存关，不必预完复进口半税。此等货物抵上海后，如在一年限内运往外国，则由上海关给发请销保结执照，持回长江原出之关呈销保结。倘一年限内未缴执照，则由原出之关按照保结补征复进口半税。至于上海运往长江之土货，如系上海本口之货，则照完一出口正税，並完一复进口半税，至长江各口不再征税。若系通商别口复进口之货由上海转运长江者，进口时已收过复进口半税，此时不再重征，亦不将前征半税发还存票。

洋货进口完税后如欲运进内地，则在海关完一入内地子口半税，由关发给内地税单。持赴各处，沿途关卡不再重征。

洋商欲在内地贩卖土货，运至海口载往外国者，先在海关请领三联报单。持赴内地办齐货物后，即在内地第一子口报明，登注单内。沿途各子口查单验放，毫不征抽税厘。货至海关所设出内地之卡，本商即赴海关报完出内地子口半税，由关给发过卡准单，交卡放行。此等货物日后运往外国，仍照税则完

一出口正税。

## 轮船沿海路程

上海至山东烟台约三千二百余里

由上海至吴淞四十里，吴淞至佘山三百六十里，佘山至鹰游门约一千五百里，鹰游门至山东石岛约六百余里，石岛至烟台约七百余里

上海至直隶天津约四千余里

由上海至烟台约三千二百余里，烟台至直隶大沽口约八百里，大沽口至天津东关约一百八十里

上海至浙江宁波约八百余里

由上海至吴淞四十里，吴淞至浙江镇海约七百余里，镇海至宁波六十里。

上海至福建厦门约四千四百里

由上海至浙江镇海约八百里，镇海至温州港口约一千二百里，温州港口至福州五虎口约一千二百里，五虎口至厦门约一千二百里。

上海至广东汕头约六千八百里

由上海至福建厦门约四千四百里，厦门至潮州汕头约二千四百里。

上海至广东省珠港口约七千六百里

由上海至广东汕头约六千八百里，汕头至珠港口约八百里。附：粤省珠港口至香港约七百余里。

## 轮船长江路程

上海至镇江六百九十里

由上海至吴淞四十里，吴淞至狼山一百五十里，狼山

至江阴一百九十里。江阴至西山一百九十里。西山至镇江一百二十里。

上海至芜湖一千二十里

由上海至镇江六百九十里，镇江至仪征六十里，仪征至金陵九十里。金陵至采石矶九十里，采石矶至东西梁山五十里，梁山至芜湖四十里。

上海至九江一千七百十里

由上海至芜湖一千二十里，芜湖至荻港九十里，荻港至大通九十里。大通至枞阳九十里，枞阳至安庆九十里，安庆至东流九十里，东流至小姑山八十里，小姑山至彭泽十里，彭泽至湖口九十里，湖口至九江六十里。

上海至汉口二千二百五十里

由上海至九江一千七百十里，九江至龙坪九十里，龙坪至武穴三十里，武穴至蕲州六十里，蕲州至道士洑六十里，道士洑至黄石港三十里，黄石港至黄州九十里，黄州至叶家洲九十里，叶家洲至杨暹三十里。杨暹至清山三十里，清山至汉口三十里。

### 轮 船 马 头 附开轮日期

往天津、烟台 无定期，一礼拜总有两处开轮。

怡和洋行轮船，在虹口本行马头。

招商局轮船，在金方东马头。

往牛庄 无定期，一月有数次开轮船，泊天津马头。

往粤省、香港、福州、厦门、汕头 无定期，禅臣轮船赴粤省约一礼拜开一次，英、法两公司按一礼拜轮开一只，每逢礼拜六早晨开轮。各洋行赴福建、广东各海口轮船甚多，因无定期无马头，故不备载。

禅臣洋行轮船，在虹口顺泰马头。

招商局轮船，在虹口北本局马头。

英、法公司，在洋泾桥江心下旋。

往宁波 除礼拜，逐日准四点钟开轮，次日黎明抵宁。

招商局轮船，在金利源南马头。

往长崎、神户、横滨 礼拜三黎明开轮。

三菱洋行轮船，在虹口本行马头。

往长江汉口等处 招商局礼拜二、四、五、六，太古行礼拜一、三，均半夜或五鼓开轮，马立师行无定期，亦无马头。

太古洋行轮船，在本行马头。

招商局轮船，在金利源马头。

### 沿海轮船搭客价目

由上海至各海口

天津银十五两      烟台银十两      牛庄银十五两      福州洋八元  
厦门洋八元      汕头洋七元      香港洋八元  
广东省河洋九元      宁波洋一元上舱二元      长崎洋六元  
神户洋十元      横滨洋十五元      附：公司轮船搭客至  
香港洋九元

### 长江轮船搭客价目

由上海至镇江一两二钱，至金陵一两六钱，至芜湖二两七钱，至大通三两二钱，至安庆三两七钱，至九江四两六钱，至武穴四两九钱，至汉口六两，至宜昌十二两。

由镇江至金陵五钱，至芜湖一两五钱，至大通二两，至安庆二两五钱，至九江三两四钱，至武穴三两七钱，至汉口四两八钱。

由金陵至芜湖一两一钱，至大通一两七钱，至安庆二两二



钱，至九江三两，至武穴三两三钱，至汉口四两五钱。

由芜湖至大通六钱，至安庆一两一钱，至九江一两九钱，至武穴二两二钱，至汉口三两四钱。

由大通至安庆六钱，至九江一两四钱，至武穴一两七钱，至汉口二两八钱。

由安庆至九江九钱，至武穴一两二钱，至汉口二两三钱。

由九江至武穴四钱，至汉口一两五钱，

由武穴至汉口一两二钱。

以上皆散舱搭客银数，系用上海豆规银两，往来价同。如搭上舱房间，照数加半倍。

## 电报轮车价目

### 电报

由上海寄香港、粤省及长崎每十字洋三元，十一字至二十字洋六元，二十一字至三十字洋九元。

由上海寄神户、横滨每十字洋五元，十一字至二十字洋十元，二十一字至三十字洋十五元。

以上字数如多，照数递加。

### 轮车 丁丑十月停止

由上海至江湾，上座每客洋半元，往回七角五分。中座二角五分，往回半元。下座钱一百文，往回一百八十文。

由上海至升旗处及吴淞江，上座每客洋一元，往回一元五角。中座半元，往回七角五分。下座钱二百文，往回三百六十文。

由升旗处至吴淞江，上座每客洋一角，往回二角。中座五分，往回一角。下座钱三十文，往回五十文。

以上小童十岁以内减半，如带犬，不论远近，每只洋一角。

## 各洋行轮船

### 怡和洋行

怡便 新南升 大沽 顺利 以上天津、烟台等处  
往回。

有利 以上福州往回。

海龙 夏干阿顿 吉连依故 以上长崎、横滨等处  
往回。

### 太古洋行

北京 上海 汉口 惇信 以上长江至汉口等处  
往回。

福州 汕头 以上烟台、牛庄往回。

天津 牛庄 芝罘 温州 别林 以上汕头、厦门  
往回。

### 禅臣洋行

洋子 毡拿 镇江 厦门 宁波 以上广东省河、香  
港等处往回。

亚林啤 番丰 爱蓝脱 以上牛庄往回。

### 马立师洋行

汉阳 华利 以上长江至汉口等处往回。

### 三菱洋行

希鲁西麦鲁 托局麦鲁 纳格约麦鲁 可可耶麦鲁 成  
开麦鲁 以上东洋长崎、横滨等处往回。

### 老太古洋行

士颠打 吃打 亚遮衣士 亚基厘士 刀架 尔士打  
低苗 以上厦门、香港往回。

## 招商局轮船

保大 丰顺 日新 利运 永清 富有 汉广 镇东  
镇西 海琛 以上天津、香港、外洋等处往回。

江源 江靖 江宽 江孚 江永 江天 以上长江等  
处往回。

海宴 江平 以上宁波往回。

海定 以上福州、温州往回。

和众 以上汕头往回。

## 英公司轮船

麦而王 基华 竹林巴地 鸡笼 三润 三卑诗 得健  
庇修华 嗒咪 茄士架 太拔 礼山 燕凋士 苏棘 卡的  
地希伦 果利也 马鲁华 以上由香港赴外国往回。

## 法公司轮船

因活特晚 晏拿厘 哑啤 梯架辣 仙地 生达 喊马  
桑 啤柯 坚姆那 恶其厘 爹川拿 亚马生 埃麦石 帝  
辨 意劳威利 以上由香港赴外国往回。

## 会 馆

徽州会馆，在西门外南首。

潮会会馆，在大东门外久大码头。

泉漳会馆，在大东门外。

潮州会馆，在小东门外洋行街。

绍兴会馆，在西门外。

江西会馆，在小普渡桥。

宁波会馆,在小南门外荷花池头。

丝业会馆,在盆汤弄巡捕房间壁。

茶业会馆,在老闸。

钱业会馆,在老闸。

## 公 所

广肇公所,在二摆渡泰安坊对街。

四明公所,在老北门外西沿河。

浙绍公所,在新北门内穿心街。

汇业公所,在文运街庆兴楼弄内。

杭绸公所,在南昼锦里。

洋货公所,在南昼锦里。

绉业公所,在三马路。

玉器公所,在老北门内侯家浜。

药材公所,在西门内药王庙。

米业公所,在邑庙园三穗堂。

酒业公所,在邑庙点春园间壁。

油麻公所,在大东门外太平弄。

烟业公所,在大东门吊桥堍下。

烟业公所,在老闸大桥北首。

南货公所,在南门内也是园浜。

北货公所,在邑庙点春园。

火腿公所,在大东门外大生火腿店。

烛业公所,在南门内也是园浜。

信业公所,在咸瓜街南首。

木作公所,在新北门内硝皮街。

## 租界洋行

德丰银行 天裕洋行 旗昌洋行 会德丰洋行 元芳洋行  
行 汇中洋行 仁记洋行 义源洋行 别发洋行 怡和洋行  
汇丰洋行 禅臣洋行 鲁麟洋行 丽如银行 法兰西银行  
英轮船公司 法轮船公司 恒裕丰轮船公司 以上在洋子  
路即英界沿浦滩。

老德记药房 福利洋行 公道洋行 泰兴洋行 兆丰洋  
行 些厘公司 美记洋行 科发药房 以上在南京路即大  
马路。

新沙逊洋行 新宝顺洋行 阿加利洋行 有利洋行 保  
和洋行 公昌洋行 以上在九江路即二马路。

麦加利洋行 保家洋行 复升洋行 义泰洋行 工部书  
信馆 华洋书信馆 字林洋行 以上在汉口路即三马路。

裕盛洋行 协隆洋行 丰泰洋行 和顺洋行 保安洋行  
望益纸馆 保宁洋行 惇和洋行 高易洋行 以上在福州  
路即四马路。

天祥洋行 裕和洋行 太平洋行 乾泰洋行 谦泰洋行  
德泰洋行 升宝洋行 复泰洋行 隆茂洋行 晋隆洋行 升  
泰洋行 以上在广东路即五马路。

新泰昌洋行 广昌洋行 老麦加利洋行 派利洋行 亨  
达利洋行 以上在江西路即三洋泾桥北。

太古洋行 地亚士洋行 长利洋行 和明洋行 隆泰洋  
行 成大洋行 赉赐洋行 公裕洋行 以上在四川路即二  
洋泾桥北。

公易洋行 中和洋行 以上在河南路即棋盘街北。

顺记洋行 耶松洋行 以上在虹口路。

顺利洋行 德和洋行 阿立威洋行 以上在圆明园路。

播威洋行 信和洋行 和记洋行 英茂洋行 万隆洋行  
履泰洋行 笔喇洋行 以上在北京路。

广丰洋行 阿化威洋行 以上在香港路。

恒丰洋行 在申江路。

丽泉洋行 锦名洋行 在泗泾路即新开马路。

得利洋行 太古轮船公司 八巴利洋行 顺昌洋行 福  
泰洋行 和记洋行 仁昌洋行 法昌洋行 广泰洋行 南顺  
泰洋行 利名洋行 新载生洋行 以上在法界东北一带

## 丝 栈

祥泰字号,在通正永栈。 永达仁字号,在清远里。

怡成字号,在清远里。 源号字号,在清远里。 陈与昌  
字号,在三马路。 祥记字号,在泰康里。 增泰字号,  
在二洋泾桥。 敦泰字号,在敦睦里。 仁茂字号,在恒  
安里。 顺号字号,在公安里。 耕记字号,在景行里。  
云集字号,在兴仁里。 森元字号,在泰安坊。 允吉字  
号,在兆福里对门。 方振记字号,在早安里。 陆成大  
字号,在盆汤弄。 成顺泰字号,在三和里。 森泰字  
号,在阜安里。

## 丝 号

顾寿泰字号,在四马路。 邢恒顺字号,在恒源里。

刘贯记字号,在阜安里。 庞怡泰字号,在泰康里。 张  
源泰字号,在泰安坊。 周申昌字号,在二摆渡陈人和对  
门。 周申泰字号,在周申昌号内。 张恒和字号,在增  
泰栈内。 周鼎茂字号,在增泰栈内。 李万成字号,在

增泰栈内。 张丰泰字号,在增泰栈内。 周嘉福字号,在增泰栈内。 梅恒裕字号,在增泰栈内。 姚大仁字号,在增泰栈内。 万茂号字号,在增泰栈内。 祥记号字号,在增泰栈内。 陈昌泰字号,在德兴里。 陈林记字号,在二马路。 金嘉记字号,在早安里。 赵广信字号,在早安里。 杨万丰字号,在清远里。 邵文顺字号,在清远里。 许仁昌岷记。字号,闭歇。在清远里。 许仁昌文记。字号,闭歇。在清远里。 陆鼎茂字号,在盆汤弄。 邱启昌字号,在仁茂栈。 邱奕茂字号,在源远街。 邱茂泰字号,在顺号栈内。 朱启源字号,在永达仁栈内。 薛源丰字号,在耕记栈内。 沈琛记字号,在耕记栈内。 徐恒裕字号,在耕记栈内。 与泰字号,在耕记栈内。 许仁昌香记。字号,闭歇。在同和里。 朱永盛字号,在祥记栈内。 奚吉祥字号,在祥记栈内。 庞同顺字号,在祥记栈内。 沈永泰字号,在祥记栈内。 广信号字号,在祥记栈内。 同丰字号,在祥记栈内。 生记字号,在祥记栈内。 丁昌记字号,在陈与昌栈内。 同昌字号,在增泰栈内。 福记字号,闭歇。在陈与昌栈内。 泰康字号,在陈与昌栈内。 沈启茂字号,在陈与昌栈内。 世隆字号,在陈与昌栈内。 徐世兴字号,在陈与昌栈内。 张恒丰字号,在陈与昌栈内。 邱成泰字号,在陈与昌栈内。 邵月记字号,在陈与昌栈内。 张震记字号,在怡成栈内。 韩广兴字号,在怡成栈内。 严掌记字号,在隆庆里。 陆克昌字号,在祥记栈内。 钱宏顺字号,在通正永栈内。 陆洪丰字号,在成大栈内。 张大有字号,在祥记栈内。 沈协和字号,在森泰栈内。 楚记字号,在源号栈内。 沈兰记字号,在源号栈内。

## 茶 棧

堃泰祥字号，在抛球场东首。    广源祥字号，在早安里。  
隆泰昌字号，在抛球场后钱行南。    森盛恒字号，在抛球场后钱行南。  
春华祥字号，在抛球场后钱行路东。  
陈人和字号，在二摆渡。    江裕昌字号，在二摆渡泰安坊路北。  
隆记字号，在早安里。    杏记字号，在早安里。  
协茂广字号，在珊记码头路东。    和兴祥字号，在珊记码头路东。  
谦慎安字号，在珊记码头。    敬和昌字号，在长乐里四巷。  
允吉字号，在二摆渡。    公和裕字号，在大马路东仁里。  
益记字号，在长乐里二巷。    宝泰隆字号，在兴仁里。  
衡升惠字号，在集贤里。    庚和隆字号，在敦睦里西首对街。  
善昌荣字号，在二洋泾桥路北。  
久记字号，在四马路中。

## 山 西 汇 业

蔚丰厚字号，在兴仁里。    百川通字号，在兴仁里。  
协成乾字号，在兴仁里。    蔚泰厚字号，在兴仁里。    志成信字号，在兴仁里口永兴栈内。  
乾盛亨字号，在兴仁里南口。  
元丰玖字号，在同和里南口。    协和信字号，在同和里南口。  
三晋源字号，在二摆渡同春洋行。    松盛长字号，在钱行东首水源栈内。  
蔚盛长字号，在平安里。  
存义公字号，在平安里。    合盛元字号，在抛球场后。  
新泰厚字号，在抛球场后。    协同庆字号，在抛球场后。  
谦吉升字号，在集贤里。    巨兴和字号，在大马路。    巨兴隆字号，在二马路。  
云丰泰字号，在兴仁里。    蔚长厚字号，在三马路。  
日升昌字号，在四马路。    三和源字



号,在大东门外。

## 南市汇划钱庄

集生字号,在竹行弄。 源记字号,在王家嘴角。  
同元生字号,在花衣街。 同康字号,在花衣街。 泰康字  
号,在花衣街。 瑞康字号,在施家弄。 震大字号,在  
施家弄。 德康字号,在施家弄。 椿源字号,在施家  
弄。 延孚字号,在新码头。 源元字号,在吉祥弄。  
顺元字号,在吉祥弄。 和盛字号,在吉祥弄。 慎泰字  
号,在吉祥弄。 震昌字号,在吉祥弄。 允德字号,在  
吉祥弄。 福源字号,在吉祥弄口。 慎生字号,在敦仁  
里。 正丰字号,在敦仁里。 升元字号,在绵阳里。  
洪泰字号,在绵阳里。 大丰字号,闭歇。在巽森沅木行内。  
逢源字号,在洞庭山码头弄内。 安康字号,在洞庭山码头  
弄内。 肇康字号,在花衣街。 巨源字号,在毛家弄。  
晋源字号,在毛家弄。 慎康字号,在敦仁里。 至公字  
号,在吴家弄。 震源字号,在油车街。 永大字号,在  
油车街。 昌大字号,在油车街。 恒大字号,在敦仁  
里。 聚泰字号,在吉祥弄。 德升字号,在油车街。  
升茂字号,在外郎家桥北堍。 元大亨字号,在填基。  
乾裕字号,在务本巷。 庆和字号,在龙德桥南。 大豫  
字号,在务本巷。 源泰恒字号,在王家码头。 阜南字  
号,在小桥南。 南公估局,在毛家弄。

## 北市汇划钱庄

公大字号,在兴仁里。 承丰字号,在兴仁里。 慎  
号字号,闭歇。在兴仁里。 慎余字号,在兴仁里。 延

康字号，在兴仁里。    公泰字号，在兴仁里。    寿康字  
 号，在兴仁里。    元和字号，在兴仁里。    乾泰字号，在  
 兴仁里。    阜丰字号，在兴仁里。    德昶字号，在兴仁  
 里。    宝兴字号，闭歇。在兴仁里。    成泰字号，在兴仁  
 里。    惠安字号，在兴仁里。    乾德字号，在同和里。  
 安滋字号，在同和里。    怡如字号，在同和里。    乾康字  
 号，在同和里。    树德字号，在同和里。    惇泰字号，  
 闭歇。在同和里。    慎益字号，仁记。在同和里。    源泰  
 字号，在同和里。    延大字号，在同和里。    震祥字号，  
 闭歇。在同和里。    久康字号，在同和里。    允康字号，  
 在早安里。    五康字号，在兴仁里。    乾通字号，在民和  
 里。    肇泰字号，闭歇。在泰安坊。    福泰字号，仁记。在  
 民和里。    德泰字号，在泰安坊。    鼎丰字号，在同和  
 里。    允泰字号，在青阳里。    生生字号，在永安里。  
 宝泰字号，在德兴里。    厚德字号，在德兴里。    咸泰字  
 号，在德兴里。    崇德字号，在集贤里。    阜康字号，在  
 集贤里。    慎亨字号，在集贤里。    源源祥字号，在阜安  
 里。    颐德字号，恒记。在阜安里。    萃和字号，在抛球  
 场后杨泰记弄。    恒康字号，在抛球场后杨泰记弄。  
 巨丰字号，在抛球场后杨泰记弄。    安丰字号，在抛球场后  
 杨泰记弄。    贞生字号，闭歇。在抛球场信大槽坊对弄。  
 新吉字号，在抛球场信大槽坊对弄。    慎康字号，正记。在  
 抛球场新泰厚弄内。    晋吉字号，在抛球场协同庆弄内。  
 广泰字号，在钱行西首路北。    鼎源字号，闭歇。在钱行西  
 首路北。    绪元字号，闭歇。在钱行西首路北。    晋德字  
 号，在钱行西首路北。    同元生字号，在钱行后街。    延  
 生字号，在钱行后街。    仁元字号，闭歇。在宝善街。

纯泰字号，在兴仁里。    延昌字号，闭歇。在望平街。  
峻德字号，在民和里。    泰昌永字号，在抛球场路南。  
大有豫字号，在抛球场路南。    申昌字号，在永安里。  
北公估局，在抛球场后平阳里。

## 洋    货    系洋布呢羽

恒兴字号，在大马路。    萃昌顺字号，在大马路。  
泰森字号，在大马路。    日兴昌字号，在大马路。    大丰  
字号，在大马路抛球场路南。    大同字号，在大马路望平街  
口。    增泰字号，在大马路亲仁里口。    复升字号，在大  
马路亲仁里口。    恒丰字号，在大马路集贤里口。    春  
源字号，闭歇。在三茅阁桥路北。    元成字号，在三茅阁桥  
路北。    日新盛字号，在三茅阁桥路南。    宝成字号，在  
法界大马路。    恒泰丰字号，在小东门内。    四达字号，  
在小东门内。    巨丰昌字号，在大东门外。    恒丰信字  
号，在大东门外大街。    复源字号，在老白渡里街。    协  
丰字号，在大东门内。    长丰字号，在大东门内。    森森  
顺字号，在大东门内大街。    义泰字号，在城内东街。

## 客    栈

老椿记栈，在宝善街公顺里。    天保栈，在抛球场后平  
阳里口。    义和栈，在永安街。    同丰栈，在三马路外国  
坟路南。    长发栈，在二洋泾桥北堍。    西信源栈，在东  
兴圣街。    东来栈，在三马路西昼锦里对门。    永裕栈，  
在三马路南昼锦里口。    同茂栈，在新北门外天一楼弄内。  
京江栈，在东兴圣街。    泰兴栈，在三茅阁桥北三马路口。  
牲记栈，在宝善街北兆荣里对门。    仪和栈，在四马路中

棋盘街北。 同庆公栈，在三马路中望平街口。

### 丹桂、大观、天仙各茶园名班脚色

- 孙春恒 《空城计》孔明、《寄子》邓伯道、《审头》陆炳、《请宋灵》岳武穆。  
孙鞠仙 《文昭关》伍员、《天水关》武侯、《捉放》陈宫、《战荆湖》宗泽。  
刘均喜 《李陵碑》杨业、《造白袍》刘先主、《乌盆记》绸缎客。  
林连桂 《琼林宴》范文正、《八大锤》王佐、《乌龙院》宋江。  
刘久奎 《凤鸣关》赵云、《一捧雪》莫仁。  
陈万有 《取成都》刘璋、《洪羊洞》杨延昭。  
麻子红 《芦花河》薛丁山、《海潮珠》崔杼。  
张云亭 《斩黄袍》高怀德、《焚绵山》介之推。  
赵祥玉 《伐子都》颖考叔、《打严嵩》严嵩。  
小秃三 《陈塘关》哪吒、《赶三关》薛平贵。  
杜蝶云 《状元谱》陈大官、《贩马记》赵县令、《闺房乐》赵子昂、《讨荆州》周瑜。  
杨吉祥 《卖胭脂》郭华、《黄鹤楼》周瑜、《取洛阳》岑彭。  
任 七 《翠屏山》石秀、《连环套》《恶虎村》《落马湖》黄天霸、《蜈蚣岭》武松。  
黄月山 《伐子都》子都、《四杰村》俞千、《赵家楼》华云龙、《泗州城》孙悟空。  
李春来 《三岔口》任唐辉、《八蜡庙》黄天霸、《四杰村》俞千、《摩天岭》薛仁贵。  
陈春元 《四杰村》俞千、《挑华车》高宠、《无底洞》孙行者。  
贵 小 《连环套》朱光祖、《九龙杯》杨香武、《三叉口》刘利华。  
王八十 《界牌关》罗通、《武当山》朱太祖。  
沈韵秋 《界牌关》罗通、《九龙杯》季全。  
一斗金 《脆楼》罗章、《走国》姬光。  
大奎官 《白马坡》颜良、《盗御马》窦尔墩、《取洛阳》马武。  
谢梅卿 《昊天关》花逢春、《四杰村》濮天雕、《落马湖》万金诏。  
王兆奎 《焚绵山》介之推、《凤鸣关》赵云。  
孟 七 《收关胜》关胜、《飞叉阵》祁虎豹、《白莲寺》和尚、《狮子楼》武松。

- 赵殿奎 《北极观》蔡天化、《美人计》张飞。
- 董三雄 《取洛阳》马武、《绝凤岭》庞士元、《九龙杯》黄三太、《天水关》姜维。
- 环 九 《辰州播》燕青、《八蜡庙》张桂兰。
- 张大四 《武文华》武文华、《四美图》蒋忠、《艳阳楼》青面虎。
- 袁世奎 《牛头山》金兀朮、《锁五龙》单雄信。
- 田 黑 《盗御马》朱光祖、《霸王庄》杨相和。
- 赵德虎 《潮金顶》周将军、《白水滩》青面虎。
- 周松林 《状元谱》坟丁、《梅玉配》周婆、《借妻》张骨董。
- 周来全 《贪欢报》张旺、《讨鱼税》教师、滚灯。
- 朱二小 《绒花记》崔其发、《双铃记》奸夫。
- 李毛儿 《卖皮弦》客人、《双钉记》吴能手、《十二红》毕朋。
- 秃扁儿 《阎王乐》阎王、《翠屏山》海閻黎。
- 陈吉太 《双跑马》张三、《三上吊》窃贼、《三岔口》刘利华。
- 李棣香 《雄黄阵》白蛇、《群英会》周瑜。
- 赵宝龄 《双钉记》白金莲、《红鸾禧》金玉奴。
- 朱翠凤 《三休》樊梨花、《回龙阁》、《打金枝》公主。
- 谢宝林 《蟠桃会》猪婆龙、《梅玉配》少夫人、《海潮珠》崔杼妻。
- 刘凤林 《上坟》小寡妇、《卖倖倖》大嫂子。
- 陈彩林 《取金陵》凤吉公主、《打花鼓》花婆、《四郎探母》公主。
- 万盏灯 《上坟》小寡妇、《双摇会》二娘、《翠屏山》潘巧云、《乌龙院》阎婆惜。
- 十三旦 《回龙阁》公主、《余塘关》余赛花、《八大锤》陆文龙。
- 十四旦 《海潮珠》崔杼妻、《余塘关》余赛花、《四郎探母》公主、《十八扯》妹子。
- 一盏灯 《刺目》李亚仙、《拾玉镯》宋玉姣、《双摇会》二娘。
- 小桂寿 《拾玉镯》宋玉姣、《抱娃进府》表大奶奶、《送灰面》大嫂子。
- 吴兰仙 《来唱》二奶奶、《双摇会》二娘。
- 黑 儿 《四杰村》鲍金花、《演火棍》杨排风、《泗州城》龙母、《金山寺》白娘娘。
- 韩桂喜 《五福堂》白牡丹、《演火棍》杨排风、《泗州城》龙母。

对 儿 《四杰村》鲍金花、《双跑马》张三妻。

大福喜 《十字坡》、《二龙山》孙二娘。

淞南夢影集





## 题 记

在《沪游杂记》出版后的第七年，即光绪九年（1883），有个叫黄式权的又编著了一本《淞南梦影录》。式权字协埙，号畹香留梦室主，又号梦琬生，南汇人。他既受过封建教育，工诗善文，又接触过西方文化，熟悉洋务，曾多年担任过《申报》编纂主任，因此对近代上海的风土人情深于观察、善于描绘，有洋场才子之称。

关于这本书，寒食生在序中说：“大而风俗变迁，时事更易，小而花丛标异，鸟语鸣奇，无情不移，有境皆幻，一一详记而备录之。以为梦则其事皆信而有征也，以为非梦则其情又若迷离恍恍也，以是为‘梦影’而已矣。”这话说得似乎有点玄，好像书中的内容都是奇情异致、难以捉摸的东西。但其实此书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事，只是文字之间呈现出花花绿绿的样子罢了。我们可以这样地评价：假如说《沪游杂记》是一本严谨的、淡淡的、内容多方面的上海指南作品，那么这本《淞南梦影录》却是一本奔放的、浓浓的、充分展露租界洋场五光十色的风土杂记。

全书分四卷，每卷无明显类别分工，系随笔所记。关于租界洋场的繁华，作者大致主要叙述了五个方面：

一、众多的娱乐场所。书中写到的娱乐场所，计有茶馆、东洋茶社、戏院、烟馆、中外妓馆、弹子房、总会、公园等数种。这些娱乐场所都十分兴盛，如沪上的梨园有甲于天下之称。有

些娱乐场所数量十分惊人，如烟馆：“租界中大小烟馆，数以千计。”又如东洋茶座，原来仅只一家，但以后竟大量涌现出来：“昔年惟三盛楼一家，远在白大桥北……近则英、法两租界，几于无地不有。”有的娱乐场所规模相当宏大，以茶馆为例，有个叫阆苑第一楼的，“洋房三层……计上、中二层，可容千余人。”一个茶馆居然能容纳千余人，这就是上海的洋洋大观了。

不过租界毕竟是国中之国，是外国侵略者管理下的一块地盘，因此即使是娱乐场所，也有中外之分。在租界中有些娱乐场所是专供外人享乐的，中国人绝对不允许随便驻足。书中提到总会是“西人与朋友聚集之处”，里面有许多娱乐活动。外人在这里可以“任意嬉娱，毫不拘检”；但是华人就不能入内了：“唯华人之寓沪上者，虽意兴飞扬，终不能问津而至。”其他如公园也是这样的情况，公家花园（即今黄浦公园）内绿草如茵，奇花异卉，因此被称为“热闹场中一片清凉世界”，每当傍晚或假期，在沪外人常携妻挈子前来游玩散步。但是这个花园“门禁甚严，故华人鲜有问津者”。这些可见租界殖民地性的一斑。

二、丰富的游乐活动。娱乐场所多，游乐活动当然也多，何况在娱乐场所之处还可以有种种赏心悦目的行当。书中提到的游乐活动有看戏（也包括看灯戏、鸟戏、杂技、影戏等）、坐茶馆、吃菜馆、逛妓馆、睡烟馆、上总会、游公园，此外还有跑马、赛船、打弹子、溜冰、射箭、套圈、斗蟋蟀、乘马车兜风等等，有室内的，也有室外的，有市内的，也有郊野的，种种色色，五花八门，每种游乐自各有其奥妙，而以外国殖民者及社会有闲阶级为主的上海奢侈寄生生活，就充分地作者的笔底下展现出来了。

三、黑暗种种：腐朽寄生的生活是依靠金钱为基础的，以金钱为中心，一切罪恶滋生。在上述的娱乐场所和游乐活动的后面，隐藏着无限的黑暗，茶肆茶客的引类呼朋，掷碗毁门；地方流氓的分党分派，争斗不息；外国无赖的强赊硬买，持棒毆人；牌九司务的设局害人；“台基”的陷害良家妇女；“十姐妹党”的泼皮讹诈，无恶不为。上海滩欺诈盛行，毆斗成风，重重黑幕骇人听闻。你如果初入上海，一不小心立要遭殃。而一旦陷入迷津、黑幕而不能自拔，那么不是身败名裂，就是落得个倾家荡产、一贫如洗了。卷二中有一段话说得很生动：“白手成家者固属不少。而挟厚资，开巨号，金银珠玉视等泥沙，不转瞬而百结鹑衣、呼号风雪中、被街子呵斥者，亦复良多。”

四、新鲜事物。书中也提到了租界洋场出现的许多新鲜事物，如东洋车、石印书籍、八音琴、风琴、玻璃、电话、电灯、自来水等。电话、电灯、自来水，都是八十年代初才出现的。《沪游杂记》的作者还未看到，故未能记载。但《淞南梦影录》的作者则已有所领略，于是对它们一一都作了介绍。书中说到使用电话“无异一室晤言”。电灯“机括一开，则大放光明，无殊白昼。初行时，当道者惑于谣诼之言，恐电发伤人，咨请西官禁止。后知其有利无害，其禁遂开”。至于自来水，创建于光绪九年（1883），即作者成书的当年，“其法于白大桥南埭造一水塔……塔下广开深池，以机器吸浦水，将泥沙汰净，灌注于各处水管中，水管亦用铁铸，大可径尺。自静安寺起至小东门止，遍地埋设，一气流通。又于沿街每十数步，竖一吸水铁桶，高四尺许，下面与水管联络，顶上置一小机括，用时将机括拈开，水自激射而上。”这些是早期上海一些公用设施初建时的重要史料。

五、其他。书中还零零碎碎地谈到了上海多个方面的情况。卷一说到上海的建造房屋分本帮与红帮两帮，营建业务俱有匠头包揽。“所谓匠头者，居必大厦，出必安车，俨然世家大族。而千百匠人俱归其统属焉。”这很可说明建筑行业的封建性及其存在的严重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卷二中谈到租界的奢侈靡费，记载了一段十分有意思的统计：“……只一戏馆，而一日一夜费至数千金。推之马车、东洋车、小车、烟馆、酒馆、妓馆、茶馆、书馆，无益之资诚不可以数计。据云，就是以租界一隅而论，日需瓜子四十石，蜡烛五六百斤，地火灯、洋油灯不在其内。烟馆灯油一日且二三十篓。习俗豪奢，至于此极。确实，租界的繁华是建筑在巨大的消费之上的，而剥削阶级的浪费挥霍也就可想而知了。书中还记叙了美国总统格兰特曾到上海来访，这是沪上的一大政治新闻。格兰特总统于光绪五年(1879)偕夫人前来上海，对他们的莅临，租界当局大事铺张，隆重欢迎。在租界内到处悬灯结彩，盛况空前：“英、法、美三租界中，家家悬彩，户户烧灯，玉漏无催，金吾不禁。自小东门外至虹口，光明照耀，恍游不夜城中。”这是上海开埠以后少有的热烈场面。

从全书内容来看，《淞南梦影录》的作者似很认真地研究过《沪游杂记》的，因此书中除个别条目以外，很少有和《沪游杂记》雷同之处。说到雷同，明、清笔记中互相传钞、引用的十分多，而这本《淞南梦影录》却能避免和相近的《沪游杂记》重复，这就加强了它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可以这样肯定，人们可以将它与《沪游杂记》对照一下，从中至少可以看到上海从七十年代进展到八十年代在外貌上发生着的变化及其差异。

当然，《淞南梦影录》也有不少芜杂之处。除前面已经谈到的各卷无明显分工，每条条目没有小标题外，最主要的

是书中介绍了许多冶游情事，对花界人物更是不厌其烦地细细描叙。正由于此，寒食生在书序中称它是“权輿于《海陬冶游录》”，即把它归类于沪娼一类的著作了，而过去有不少人事实上也仅仅把它看作为一部上海冶游的门径书籍而已。确实，过多的花丛人事描述，非常容易掩盖其真正具有价值的有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发展的重要史料，也很容易把人们导向眩于租界洋场表面繁华的一面。那些洋场才子对于租界中呈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多少都是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刻意予以描摹的。

郑祖安

## 序

梦有影乎？曰：有。以梦视梦，则固无影，不以梦视梦，何得无影。以梦为非梦，则因拘而有影；以非梦为梦，则因悟而有影，是皆心之所造焉而已。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栩栩然梦中之影也。见杯中弓影而疑为蛇，因而致疾，后以指示而始释然，是影中之梦也。二者相因而生，非见道者不能言其故也。申左梦畹生黄君式权撰《淞南梦影录》一书，以非梦为梦，以无影为影，权舆于《海陬冶游录》，而其事其文，则不觉日新月异：盖梦迹不同，即影响各别。大而风俗变迁，时事更易，小而花丛标异，鸟语鸣奇。无情不移，有境皆幻，一一详记而备录之。以为梦，则其事皆信而有征也；以为非梦，则其情又若迷离倘恍也。以是为梦，影而已矣。梦畹生之言曰：天地一梦境也，事物一梦幻也，然见以为梦境梦幻，则犹泥视乎梦，而惊梦寻梦之笑柄出焉。卢生一枕，富贵烟云；南柯一守，功名粪壤。必如是以言梦，仍囿于梦中也。今不为痴人之说，而为罔两之问，空之又空，玄之又玄，庶几言者无罪，而闻者足戒乎。今夫避实击虚者，兵家之妙用也；化板为活者，文人之妙境也。梦畹生以玲珑之心，运空灵之腕，成此空空色色之奇观。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轴，当其无，有车之用”，可谓极文章之能事已。书既成，问序于余，因不辞舛鄙，为赘数言。梦畹生之书，生花之梦也。余之赘言，昙花之影也。序云乎哉！

光绪九年，太岁在阙逢涓滩皋月下浣，古越高昌寒食生拜手。

## 题 词

吴县管秋初斯骏

紫陌红楼满眼新，繁华如梦复如尘。凭君一管生花笔，绘出春江万象春。

寻芳惯逐璧人车，抹月批风兴最赊。此是海邦新记载，莫嗤南部绘烟花。

南汇叶紫仙秉枢

海滨一片地，浩劫几曾经。血染土花碧，磷粘烟草青。楼台开异境，艘舶集穷溟。共翊升平运，蛮夷尽效灵。

磊落黄山谷，清才迥不群。看花开巨眼，摘藻富奇文。客里青衫泪，毫端碧麝芬。挑灯闲展卷，风调最思君。

江宁黄瘦竹文瀚

吾宗有客工文藻，胸罗二酉才渊浩。驰骋骚坛二十年，珠玑合箸名山稿。为遣余闲撰此编，恐教过眼等云烟。闻闻见见多奇异，冶叶倡条倍可怜。避兵忆我春江走，曩日春江犹朴厚。一自红羊浩劫过，春江变作繁华藪。胜地从前数北邙，每闻父老话沧桑。即今马水车龙地，曾是青磷白骨场。帆樯浦内如林立，番舶舳舻蜂蚁集。曾历蛟宫蜃窟来，烟波渺渺重洋涉。金碧辉煌比五都，楼台鳞次接云衢。木难火齐来荒域，异兽珍

禽至远途。漫天密布纵横线，不藉飞鸿藉流电。弹指能传万里书，关山虽阻如谋面。试马芳郊聚一隅，衣香鬓影遍平芜。银纱障面西方美，锦鞞翻泥碧眼胡。六街处处平如砥，马健车轻行若驶。夹道浓阴映绿纱，香尘滚滚纷罗绮。绣幕珠帘尽上钩，花枝婀娜柳枝柔。剧怜堕溷飘茵者，只解欢娱不解愁。情天欲海朝还暮，怜依一曲劳君顾。梨园北里擅新腔，粉黛南都夸艳遇。繁星万点彻宵明，到此浑如不夜城。隔院才听歌舞歇，比邻又起管弦声。迷金醉纸开芳醺，豹舌熊蹯尝几遍。莫笑何曾侈万钱，万钱一膳犹嫌贱。纳凉古寺共扬镳，十里长隄柳舞腰。自诩风流豪侠客，看花侧帽兴偏饶。静安寺去沪十余里，有泰西花园，游人如织，皆乘马车往，多有携妓者。芙蓉香暖真堪恋，雕甍画栋光华绚。无数兰缸照並头，依依情话能忘倦。最是时逢夕照斜，不因问字也停车。愁消李白千钟酒，渴解卢仝七碗茶。彼姝更有来东土，阔袖宽裳妆束古。言语呕哑情亦浓，留髭强效吴音吐。野鹭飞处总成行，逐浪随波镇日忙。顰笑漫将西子拟，可知丰韵逊徐娘。销金有窟无其右，世界烟花推领袖。盛极应知必有衰，留心世道谁能救。几人陆海叹沉沦，几辈腰缠化作尘。为语五陵游冶子，莫教误堕入迷津。远道劳君索题首，展读挑灯佐斗酒。笔墨虽因游戏成，海内传之名不朽。我惭管秃不生花，故纸空钻只自嗟。扯杂俚言赋长句，可嫌美玉著疵瑕。

### 上海黄静园树仁

西园裙屐图新绘，南部烟花记旧传。何似吾家黄叔度，独搜奇迹到瀛壖。

判白批红绮思新，春江花月总成春。一编便是群花影，何



必公麟再写真。

江都女校书杜琢云玉如

燕晚莺初景物新，一编网得沪江春。如丝妙绪如椽笔，杂事何妨续《秘辛》。

蛮姬窄袖态如云，花下相逢绮思纷。从此江湖称薄幸，不因仍说杜司勋。指乌丹弥司事。

## 卷 一

沪地少水，画船箫鼓诸胜，概付缺如。然春秋佳日，锦鞞玉勒，驰骤康庄，亦足以赏心娱目。向惟泰西巨贾，得以骋龙媒，拥翠盖，驰逐于红尘紫陌间。近则失业仆夫，多赁以载客。青楼中人，晚妆初罢，过市招摇，电掣雷奔，莫可喻其迅速。为之诵玉溪生诗曰：“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沪上豪奢，不亦可见一斑哉！

向尝读杜樊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句，以为岭南十八娘，定当别有风味。惜措大穷酸，不能与杨太真分琼浆一滴耳。自海禁开后，轮船往来，几于飞行绝迹。荔枝之来自天南者，玉润珠圆，尚觉鲜红可爱，霞膏乍咽，沁入心脾。南村诸杨，北村卢果，足压倒一切。彼沪之水蜜桃，洞庭之卢橘、杨梅，乌足专美于前哉！

东洋茶社者，彼中之行乐地也。昔年惟三盛楼一家，远在白大桥北，裙屐少年之喜评花事者，只偶一至焉。近则英、法二租界，几于无地不有。蓬台仙子，谪下尘寰，六寸肤圆，不加束缚。而铢衣霞举，仙袂风翻，亦觉别饶韵致。费洋蚨一、二角，使之淪苦茗、调哀箏，口瓊鞋杯，无所不可。苟不吝佛面钱二尊，则广中大庭，不难销魂真个。正不必“屈戍牢钩防露眼，秘辛私授试风怀”也。近闻领事官品川君，意欲禁止。煮鹤焚琴真意中事，未知有情人能作珠旛之护否。

沪地西南隅，地近荒僻，多野桃花。暮春时节，乱红如雨，

新绿成烟。时有小家碧玉约伴踏青，折花临水，衣香鬓影，掩映生姿。周昉画图中，恐亦无此妍丽。彼拥艳妓、坐飞车，日驰逐于红尘十丈中者，安能领略此一段风景哉。

沪北弹丸蕞尔之地，而富丽繁华。甲于天下。不特舞榭歌楼、戏园酒肆争奇斗胜，生面独开，即一茶室也，而杰阁三层，明灯万盏，椅必细木，碗必炉烹，一日之市可得数百金，一店之本不下一二万。彼少年裙屐之流，方且连袂倚裳趋之若鹜。而有心世道者，未免深切杞忧矣。

梨园之盛，甲于天下。缠头一曲，最足消魂。昔年负重名者，如小桂寿、丘阿增、刘凤林、小十三旦、葛子香、陆小芬、万盏灯之类，六、七年中，都云散风流，莫可问其踪迹。即偶有存者，而老去徐娘，风流顿减；病来霍玉，情绪都非；未免有情，夫亦不堪回首矣。后起之秀，昆班中有周凤林之《挑帘裁衣》、吴兰仙之《湖船惊梦》，京班中有蔡桂喜之《梅龙驿》、月月红之《贵妃醉酒》、想九霄之《三上轿》、王翠喜之《十八扯》、婴宁旦之《红鸾禧》。花飞钏击，亦足娱目骋怀。何必寻翠被之余香，味余桃之芳液，始足销魂荡魄哉！

公司轮船往往借用地名。尝询之西人，以为并无取义，不过欲其易于辨认耳。如汉阳、重庆、南京、北京、台湾、鸡笼、上海、安庆之类。就沪地各洋行而论，已属指不胜屈。最奇者，昔十余年前，英公司有一船，专走长江，名曰“孔夫子”。后驶至湖北，为霹雳击沉。

租界中无业游民群聚不逞，遇事生风，俗谓之“拆稍”，亦谓之“流氓”。音如芒。其中各分党类：天津党最凶横，动辄持械斗杀；闽粤党次之；湖南党则别无长技，但事剪绺掉包及偷窃轮船搭客行李而已。近又有泰西无赖，攒聚虹口外国客寓中，强赊硬买，持棒殴人，华人皆畏之如虎。安得中外官有犯必

慙，不使橫行市上，亦整頓地方之要務也。

日本安君老山，居徐福之仙鄉，擅鄭虔之絕技，寓滬日久，筆墨遂多。所作墨梅及山水小幅，淡遠疏秀，略似吳小仙筆意。字學懷素，間題小詩，亦頗楚楚有致，蓋亦彼中之翹然特出者也。

上海風俗之壞，不壞於妓館林立，而獨壞於煙間、台基之屬。蓋妓館至少須洋蚨一頭，始能訂交。若衣衫藍縷，即不得其門而入。故惟慘綠翩翩揮金如土者，方能蕩心惑志。至花煙間一開，而肩挑負販者之腰纏罄矣。吸煙一盒，不過百文。捉胸捺肚，無所不可。若舍番佛一尊，即能鴛鴦顛倒。嘗見東洋車夫，捉襟肘見，兩足如飛，盡一日之力，得青蚨二、三百片，除房飯數十文之外，俱銷耗於此。愚民初至滬地，偶爾問津，亦無不囊橐立盡，其為害豈有涯哉！台基者，倚門淫姬擇幽僻處所，賃小樓一二楹，陳設略備。狎游子弟意有所屬而苦難如願者，啖以重金，托其撮合。雖綉閨嬌娃，璇閨淑質，一經煽惑，往往失足其中。至有為父母所責，或不禮於其夫而懸梁服毒者。所望良有司秦鏡高懸，一掃兔狐之穴，則伏案書生所旦夕禱祀者也。

滬上大家女子，大半能通文義。綠窗晝靜，綉倦拈毫，佳話流傳，不數謝家柳絮。若今之補夢山人，其最著者也。山人幼學詩於張遜亭明經，落落大方，一洗脂粉之習。及笄後，誤字無賴子，以致馬齒漸增，鴛盟未諧，紅顏薄命。其亦同落魄青衫歟！詩不多見，記其《古意集唐》云：“東風動地吹花發，謝家池館花籠月。燭影搖紅映玉鉤，紅錦帳中歌白雪。珠蕊瓊花斗剪裁，謝庭風韻婕妤才。蕊珠宮里神仙謫，落花一片天上来。花里嬌鶯百般語，紅粉邀君在何處。大都相似更娉婷，光陰負我難相遇。玉鉤帘下影沉沉，愛咏閑詩愛听琴。无路从

容陪笑语，有时惆怅值云阴。星繁高张照珠翠，牵我心灵入秋水。春风吹落天上声，三尺屏风隔千里。暖云如粉草如茵，晓日雕梁燕语频。只恐轻梭难作匹，看花自感一枝春。”《浪淘沙》小令云：“风雨夜潺潺，不顾花残，晓来犹是重春寒。芳草天涯凭吊影，极目危栏中，燕燕去初还，又是春阑，多情偏觉别离难。浓绿纤红终惹泪，无奈悲欢。”同时有慧娟女史者，系秀水陈曼寿明经之娇公子。曼寿侨寓东瀛，女史依其兄僦居沪上，春秋佳日，每以诗画陶情。友人录示其《早春游豫园》云：“名园风景最堪夸，女伴偕游逸兴赊。只惜春来无几日，小梅犹未著疏花。”“庭心叠石势玲珑，窄径崎岖有路通。行到最高亭上望，万家楼阁夕阳中。”《送姑母之楚》云：“烟树微茫夜色寒，巾车驰送到江干。来宵孤负团圆月，楚水吴山两地看。”《谢任伯年先生画授经图》云：“客馆吟哦父作师，绣余每趁夕阳时。一时清兴无多让，兄习分书妹课诗。”“韵学亲传岁几经，丹青此日肖摹形。自怜咏絮才疏甚，浪把虚名播谢庭。”清丽绵芊，令人爱不忍释。尝谓女子诗，只以性灵为贵，必欲模仿三唐、两宋，甚而求之汉、魏以上，此老学究迂腐之谈，乌足以品评闺秀。慧娟诸诗，眼前情景，信手拈来，自有一种清俊之气。若补萝山人，则落落大方，大有不求异人而人莫能及之概。求之名下诸吟坛，尚难多得，况女史哉！

沪上法租界在洋泾浜南，英租界在洋泾浜北，人烟稠密，街市喧闹。向时法界街道俱用砖屑填成，一经天雨，泥泞异常。近亦仿照英式，易以碎石，康庄大道，无虞泥泞沾濡矣。计热闹之处，法以大马路为最，英以棋盘街、四马路、大马路为最。五、三、二诸马路，街道稍形狭窄，店铺亦不甚辉煌。六马路虽去年新建，然铺户寥寥，大半系小客寓、清烟馆之类。美界在吴淞江北，俱系粤商及日本人住宅。其气象非特远逊英

界，即较之法界，亦难免相形见绌焉。

所谓东洋戏者，大抵即中国之变戏法也。前年曾一演于吉祥街，去冬在荣贵茶园再演。其戏有硬功、软功之分。初以粗铁丝数丈横系于戏台东西柱上，一人左执扇，右持盖，跣行其上。初尚按步徐行，继而翘一足作《鸚鵡舞》，两手握线翻觔斗。忽疾驰向前，故作倾跌状，横卧铁丝上。后将两足倒挂，反身下垂，而口中呜呜唱蛮曲，仍能应弦合节，阅时始徐徐而下。又一美女艳妆倩服，高坐方桌上。手持小木匣一，遍示看客，中空无所有。忽探手而入，取出五色纸条多至数百丈，又取出玩物数十事，最后有白鸽一头，奋飞而去。乃仍将纸条玩物逐渐放入，一转瞬，又空无所有矣。有一小女子，两髻垂肩，年可十二三，持聚头扇缓步而出。偶拾得破纸一幅，以手撕碎，随撕随扇，俱化成五色小蛺蝶，飞舞满台。既而将手一招，诸蝶俱集衣上，仍化为纸。此之谓软功，大约即华戏中文戏也。又一老人肩竹梯一，高几二丈许，扶小女蛇行而上，站立梯顶，弓身倒垂。猛砉然一声，梯级俱散，独留一竿仍植肩上。斯时观者俱目炫神痴，恐其颠坠，而女仍悠游自在，无些微怖容。又一人折纸为小桥，置台上咒之。忽如虹腰亘天，高大无比。一女蹑棠木屐徐步而登，继即翩然下来，而桥仍化为纸矣。又一中年妇卧当台，两足向上，承一桶旋转如风。戏房中击鼓为节，桶之高下疾徐无不与鼓声相应。桶愈转则愈加多，末后累至十余桶，依然便捷轻利。此之谓硬功，大约即华剧中武戏也。其他巧妙，尚属书不胜书。虽同一技术，而远胜中国之卖解者矣。

无业流民及梨园子弟之失业者，纠土娼数辈，薄施脂粉，装束登场，荡态淫声，不堪听睹，名曰“花鼓戏”。向年新北门外吉祥街一带，不下十数家。自叶顾之观察宰我邑时，严行禁

止，有犯必惩，其风始息。比年，虹口及西门外幽僻之处，时或一演。苟为捕房访闻，无不即时逮案。方整鸳鸯之队，旋罹狂狴之灾，而若辈遂不敢明目张胆矣。

寓沪西商每岁春秋二季有跑马之戏。辟隙地于大马路西首，周围十余里，围以栏干，填以砂土，细草芊绵，一望无际。至日玉勒齐衔，锦鞞一色，海螺响起，骏足如飞。自三、四马至十余马不等，或跑半圈，或跑全圈，以至之先后定胜负。每次必跑三日。跑毕，又有跳浜、跳花、其架诸戏，观者几如恒河沙数。而教坊中姊妹，更无不高驾马车逐队而至。游客之似曾相识者，耳鬓厮磨，亦所勿禁，诚冶游之胜事也。

西人喜航海远游，巨浪洪涛，几若司空见惯。沪江无波涛窟，惟于春夏之交，在苏州河赛船为乐。其船用八人打桨，轻捷如飞。船上旌旆飞扬，戈矛闪烁，波谲云诡，得意夺标。其有不善驾驶者，衣履尽湿，几如乞济小狐。岸上人皆拍手姍笑，其即古水嬉之遗意欤。

外国坟在三马路直街，西人之客死沪上者，丛葬于此。绿树阴浓，不见天日，虽曰义冢，亦一清净世界也。西例，饰终之礼俱从简略，棺制甚小，亦有以铅为者。既葬，即平其土，不封不树，惟立一小石碣，书其生平事迹而已。无名氏有诗曰：“丛树阴森外国坟，旅居应自怆离群。东来竟不归西土，梦断乡关万里云。”

台上张极薄布幔，内燃地火灯，映出各种技巧，西人名曰“影戏”。沪上曾演数次，尝询诸友人之往观者，云初时海阔天空，波涛汹涌，有轮船一艘，飞驰而下。蓦被狂风吹转，横撞山脚下，截成两橛。正在惶急之际，又有一船自银涛雪浪中驶至，放小艇救起多人。一瞬间，又变成夕阳衰草、秀竹幽花景象，竹中露危楼一角，仿佛是西国园囿。继而雪练平铺，银盘

荡漾，丛芦瑟瑟，中有渔人临流撒网。末后幻成浓春光景，日丽风和，花明柳暗，西方士女联袂踏春，约略似元人《清明上河图》，戏遂止。按戏皆画于纸上，向灯前映照成形。而人物之丰昌，烟云之变灭，以及山光水色、异兽珍禽、奇花茂草，无不惟妙惟肖，宛转如生。技至乎此，恐不让偃师独步矣。

昔五代李后主制桃符，是为联句之滥觞。近日冶游子弟，喜以楹帙赠校书。绿字蚕眠，戏集《金荃》之句；缙毫麝溢，偶填茗玉之名。莺啼燕语之乡，清词织锦；酒绿灯红之会，绮思攄琼。是亦花国之雅情，欢场之韵事也。录其佳者，如赠素娥云：“《白紵》歌传樊素口，绿杨春护谢娥家。”小宝云：“小园花暖春骑蝶，宝镜菱清晓画蛾。”春菱云：“春草碧粘名士屐，菱花红衬美人妆。”才宝云：“才子文章花吐艳，宝儿情性玉同温。”嬉凤云：“照镜红嬉情一缕，度箫白凤曲双声。”金凤云：“千金一刻春无价，么凤双栖梦亦香。”月香云：“眉月双钩描月姊，心香一瓣拜香君。”小兰云：“花里小言莺啖舌，酒边兰梦蝶消魂。”宝筠云：“宝山如我不空手，筠管替卿来画眉。”桂珠云：“桂树满时才算月，珠宫深处别成天。”玉琴云：“玉珮曾从湘水解，琴樽还向海天留。”瑶仙云：“瑶琴似水深千尺，仙骨如花瘦几分。”梅仙云：“梅额二分描素月，仙心一点逗灵犀。”风云云：“桐凤绿么花十八，梨云红亚月初三。”墨琴云：“墨香醉我风生座，琴韵怡人月满怀。”云福云：“一朵彩云文杏护，三生浓福海棠消。”诸联类皆钩心斗角，清俊绝伦。又有集成句者，如水仙云：“曾经沧海难为水，愿作鸳鸯不羡仙。”月梅云：“千古少圆惟月色，几生修得到梅花。”玉珠云：“水如碧玉山如黛，露似珍珠月似弓。”妃青俚白，妙句天成，虽寻遍香国中，亦未易数观也。

自道光季年海禁开后，各国俱立约通商，英吉利、法兰西、



美利坚、日斯巴尼亚①、北德意志、俄罗斯、巴西、智利、奥地利②、丹连③、瑞典、璫威④、比利时、印度、日本諸国，沪上皆有商客旅居。其中英、法、美、德、日、西班牙、印度、日本，皆专设领事者，余皆归商家之素有名望者代理，亦可见泰西之保护民人，不遗余力也。

西乐无笙箫笛板，和曲率用风琴。风琴之制，方长如柜形，中置簧叶，蹴以足，呜呜有声。其工尺与中土迥别，鸣悒凄怆，悱惻动人，凡酒家胡及青楼女俱善为之。尝负手步月中，倚醉倾听，如闻商妇琵琶，不觉乡心顿触。琴乎琴乎，其亦如成连海上，能移我情乎？

媚香楼主人李佩兰，琼姿玉质，恬静寡言。性雅洁，座上无杂宾。入其室者，觉茗碗炉香，位置妥贴，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客苟当意，则终日作娓娓谈，略无倦意。而尤喜矜人之急，虽撒手千金，略无吝色。余谈心所称红妆季布，殆在此而不在彼乎？豫中告饥，某绅士绘《铁泪图》募人捐赈，佩兰阅之惻然，立输番银三百圆。并丐云间荟红巢主代撰小启，劝姊妹行协助。其启情文交至，哀艳动人，爰录之云：“金迷纸醉，南邦歌舞之场；雨苦风凄，北地流离之会。灾难虽由天意，补救要在人为。凡在同伦，咸深悯惻；若论行善，岂判贤愚。窃念儿系出良家，生逢尘劫；花遭溷堕，莲逐泥污。多金仰佗父之欢，蹙眉莫展；卖技供慈亲之养，笑口聊开。心居烦恼场中，身溷莺花队里。莫解前生之夙孽，每思忏悔而无从。兹当晋困未舒，豫灾又告。大府重恤邻之谊，善人筹移粟之方。试披《铁泪》新图，无异监门往事。地少有根之草，野无完体之尸。数万户鬻女烹男，鬼神亦泣；几千里青燐白骨，天地为悲。而儿等艳唱方浓，绮筵乍展。薄珍馐而不御，厌罗绮以无华。灯火连宵，欢宁有极；笙歌比户，乐且无涯。凡人间作孽之钱，博儿

辈倾城之笑。业已随风作絮，命薄今生；何堪如土挥金，福消来世。用是发大觉悟，结小因缘。倡捐三百之金资，更赠一言於姊妹。伏愿各行方便，大发慈悲。试当热闹之场，设想凄凉之景。救得多人性命，胜似烧香；积成一念阴功，何须宣卷。所望聚沙为塔，集腋成裘。或施压鬓之钗，或掷缠头之锦。略减繁华于北里，俾延喘息于中州。下及花面丫头、知心侍婢、曲中鸨妇、场外龟奴，苟生片念之慈心，即可解囊以扶助。佛法原归于平等，义举要藉夫众成。仗此善因，各培后果。庶几福田广种，拯彼无告之穷民；行看苦海同离，共证有情之眷属。”

沪上弹词女有程黛香者，颇以能诗名。而性尤痴绝，尝自负欲兼黛玉、香君而有之，故以为名。香阁中悬《冯小青题曲图》。雾鬓风鬟，姿容逼肖。黛香每于花晨月夕，喃喃对语，别有会心。尝题三绝句云：“焚将诗草了今生，莫再他生尚有情。卿说怜卿惟有影，侬将卿画可怜卿。”“卿题艳曲我题诗，旧事钱塘有所思。后有小青前小小，一般才女两情痴。”“美人命薄本多愁，浓福还须几世修。一事慰卿兼自慰，留将诗草也千秋。”其自命不凡，亦可想见。迄今黛香歿已十余年，诗稿亦若亡存若，不可多得。录其一二，亦迷香洞中吉光片羽也。

恶所于牌九司务者，谓其设局害人破家荡产也。牌九司务者何？无赖少年，习成五木诀，呼卢得卢，呼雉得雉。日装作富商大贾，往来于歌楼妓院中，翩翩裘马，照耀途人。一遇少年子弟之可欺者，多方引诱，献媚殷勤。或邀入青楼，或诱来酒馆。往还既稔，渐不知鸟之罹罟，鱼之上饵。然后胁其赌博，通宵达旦。负至数千金，或数百金，则逼勒吓诈，反颜若不相识。务使其称贷以偿然后已。即有控诸公堂，经问官严行惩究，而若辈伎俩既精，性情尤狡，变端百出，终不能绝其根

株云。

西人于沪上设保险行数家，凡轮船、房屋及动用什物、衣服、首饰之类，俱可托保。岁取保费约百中之一，设遇不测，无不照值赔偿。闻西人之出外经商者，亦可托医生保险，或十年，或二十年，倘在保限内病故，则医必视保价之大小偿银。惟偶有疾病，不能延他医诊治耳。

雨丝风片，昼静帘垂。邀二三知己，集沪上俗语为对以消闲。如“广东店”对“新北门”，“五圣庙”对“八仙桥”，“一洞天”对“三角地”，“紫来街”对“黄歇浦”，“打狗桥”对“放牛局”，“万盏灯”对“千里镜”，“华洋同知”对“经蒙並授”，“双纱手巾”对“五加皮酒”，“诚占六壬课”对“新拼百子图”，“华洋书信馆”对“英法巡捕房”之类，钩心斗角，妙合自然。援笔纪之，亦足备遣兴之一助云。

所谓小押店者，俱是闽、粤人所开，租界中多至数百家。以十日为一期，取利三分。押至一月，则利且九分矣。盘剥穷民，为害无极，较之西客放印子钱，殆有甚焉。然店中所收，半皆赃物，一遇案发，公堂往吊，本利例不追还，往往得不偿失。近奉左侯相谕，一律押闭。然利之所在，人争趋之，阳奉阴违，在所难免。世有除民害者乎？予盖拭目俟之。

茶馆之轩敞宏大，莫有过于阆苑第一楼者。洋房三层，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宫，真觉一空障翳。计上、中二层，可容千余人，别有邃室数楹，为呼吸烟霞之地。下层则为弹子房，初开时，声名藉藉，远方之初至沪地者，无不趋之若鹜。近则包探捕役，娘姨姘头，以及偷鸡剪绺之类，错出其间。而裙屐少年，反舍此而麇集于华众会矣。

静安寺在城西北十余里，相传建自吴大帝赤乌年，数百年来古刹也。寺旁多隙地，西人赁以杂蒔花木，曲者直之，弱者

扶之，惨淡经营，不遗余力。昔时寺已圯坏，经主持僧集资重建大雄殿，金碧辉煌。过其门者，瞻宝像之庄严，仰琳宫之璀璨，无不欢喜赞叹，随意布施。入夏以来，游人尤众。一至阳乌西匿，宝月东升，团扇轻衫，结队而至。或携仙眷，或挟雏姬，绣幃雕轮，络绎道路。甚至参横斗转，露冷宵深，而松声竹韵之中，犹有遗钗堕珥。恐采香泾畔、消夏湾头，韵事流传，未必有此热闹也。不亦消暑之清谈、避暑之胜境哉。

申园在静安寺侧，画栋珠帘，朝飞暮卷。其楼阁之宏敞，陈设之精良，莫有过于此者。冶游既倦，蹑云而登，倚雕阑，啜茗茗，清风飒至，俗虑俱消。时或隔座花枝，向人招展，钗声钿影，仿佛帘中。每为诵元相“醉闻花气睡闻莺”之句，低徊不能去云。楼下设弹子台数张，月团小淪之余，亦可输赢互角。兼备西国酒菜，羊羹牛脍，雅善烹调。惟大餐则须预先关照，仓卒中恐难为主人翁耳。

失业工人及游手好闲之类，一言不合，辄群聚茶肆中，引类呼朋，纷争不息。甚至掷碎碗盏、毁坏门窗，流血满面扭至捕房者，谓之吃讲茶，后奉宪谕禁止，犯则科罚店主。然私街小弄，不免阳奉阴违。近且有拥至烟室，易讲茶为讲烟者，益觉肆无忌惮矣。

风潇雨晦之天，一榻横陈，烟霞呼吸，亦觉人生乐事。租界中大小烟馆数以千计，其著名者，南诚信以高敞胜，眠云阁以清雅胜。入其中者，但觉画栋雕甍，色色华丽。桌必云石，椅必文楠，庭罗中外之芳菲，室列名人之书画，别开生面，雅近风流。费青蚨二百头，即可勾留半日。惜无阿芙蓉癖者，未能片时消受耳。

向例上、中、下三元节，邑神出会赈孤，遍行城厢内外。是役也，旗帜之鲜明，执事之整肃，固不待言。而小家碧玉、狭巷娇

娃，艳服靓妆，银铛枷锁，坐无顶小桥游行其间，谓之女犯。既可媚神，亦能炫客，诚一举而两得焉。后经前邑尊叶顾之观察出示严禁，此风遂绝。

京师梨园子弟年长色衰，门前冷落，不得已束装至津门，徐娘老去，重整笙歌，虽莲出污泥，至此终不能洁身自好矣。俗语谓之下天津，彼中人则深以为耻。自沪上京戏盛行，而优伶之失业者，皆航海南来。近年如陆小芬、真十三旦之类，大抵马齿既增，蛾眉已改。而沪人士之厌故喜新者，犹复誉不绝口。《霓裳》一曲，掷缠头者纷如雨下，是岂别有动人之处欤？何俗子之喜食蛤蜊也。

建造房屋俱有匠头包揽。所谓匠头者，居必大厦，出必安车，俨然世家大族。而千百匠人，俱归其统属焉。顾其中亦各分门类，造华人屋宇者，谓之本帮；造洋房者，谓之红帮，判若鸿沟，不能逾越。倘以红帮而兜揽中国生意，本帮必群起攻之；反是，亦不肯相下。甚至蜂拥攢殴，视如仇敌，以至涉讼公堂，亦一恶习也。

冶游子弟喜以楹帙赠所欢。嵌以芳名，书以锦笺，悬之妆阁，亦觉幽雅绝伦。而于匾额，犹阙如焉。有胡宝玉者，名重一时。某君题其室曰“艳绝尘寰”。然粉俗脂庸，未必名称其实。惟昔年金校书十全家，姊妹花三枝，並皆佳妙。西江乔太守赠以“惟金三品”匾额，引用成语，妙合自然。正不必入迷香洞，题诗照春屏，而佳话流传，自足价增十倍矣。

金君梅溪，好善士也，创放生局于小南门外，乡间老犍不能任犁锄者，皆可售与局中。厉秣之属，无不具备，俾得了此残生，不至宛转于屠刀之下。其有病者，延牛医治之，愈后仍准赎回耕作。近见巡捕之杀狗也，又建狗棚数十间，请于捕头，凡所获无主之狗，俱送至棚中，不数日间，狺狺者以千百计，保

全物命，德莫大焉。彼好为苛论者，犹以贱人贵畜讥之，不亦薄于责己而厚于责人哉！

---

① 即西班牙。

② 即奥地利，1867 年与匈牙利合并成奥匈帝国。

③ 即丹麦。

④ 即挪威。

## 卷 二

西人有跳跃之戏，每年必举行一二次。张布幔于法捕房石台上，如行帐然。戏必以夜，燃地火灯千百盏，密若繁星，灿如白昼。所谓戏者，不过窄袖短衣，互相搏击，学魏隼之距跃三陌，曲踊三陌而已。盖西人于游戏之中，仍寓振作之意。青年子弟，借此以舒筋力，并非漫效《铜鞮》舞也。

孙文玉，歌妓也。润脸羞花，圆姿替月。虽二十八宿已数到井鬼柳星，而望之如初日芙蓉，鲜妍可爱。四明杨某一见倾心，出千金作“在东”之请。只以吼起狮王，酸风扑鼻，挥之门外，怅怅何之。不得已掠鬓扫眉，再作下车冯妇。时锦瑟华年，已伤老大，而门前车马，犹是骈阗。一曲登场，四座屏息，非后起群花所能接武也。

上海之有车始于同治初年，初惟江北人推独轮小车，沿途揽载货物，兼可坐人。嗣于辛未、壬申间，有英人某购东洋车数十乘，在租界中载客往来，而江北车遂无人肯坐矣。马车者，始惟欧洲巨贾得以用之，中人之可赁以游行者，迄今不及十数稔。从前尚有脚踏车，虽行路如飞，而草软沙平，尚虞倾跌，一遇瓦砾在途，则不能行走矣。近因不便，其制遂废。嗟乎！只一车也，而一刹那间已屡经更易。我不知大于车者，更复何如也？回首沧桑，曷其有极。

光绪己卯六月，前米利坚总统格兰脱偕其夫人来游沪上。格君以海国之雄才，登蛮邦之宝位，政声卓著，中外同钦。

凡部下臣民，无不望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至是檐帷戾止，纵览物华。英、法、美三租界中，家家悬彩，户户烧灯，玉漏无催，金吾不禁。自小东门外至里虹口，光明照耀，恍游不夜城中。各洋行门首以自来火铁干拗成番字，译其义为祝颂格君之意。英工部局则出水龙会以志庆幸，蜿蜒夭矫，万沫齐飞。西国乐工，更弦管锵鸣，合献万年之乐，诚通商以来第一胜会也。如是者凡三日夜，中外游人以亿万计，若蚁聚，若蜂屯，几有挥汗成雨，吐气成云之概。虽有通班捕役分路梭巡，而白撞小窃，错出其间，半老徐娘、小家碧玉遗钿坠钗，书不胜数。甚至遗失子女，沿途鸣锣，终不免乐极生悲耳。

租界烟馆向以雏妓供奔走，名曰女堂馆。少年子弟输钱百余文，使之调蚰片，绞芳巾，品足评头，略不避忌。自周小大犯案后，大吏决意禁止。三尺高悬，妖狐遁迹。近有所谓打野鸡者，抹粉涂脂，奇形怪状，花街柳陌，扶婢闲行。往往借一榻之烟霞，订三更之云雨。客意既属，则遥指红楼是妾家，不难寻踪而至。较女堂馆之恶习，殆有甚焉。为人上者，奈何竟充耳不闻哉？

沪北茶寮，昔年以丽水台为第一，即今之真谷春也。高阁临流，轩窗四敞，青楼环绕，笑语可通。故某寓公有“绕楼四面花如海，倚遍阑干任品题”之句。曾几何时，而世变沧桑，顿更局面。近惟四马路之洪园、华众会、闾苑第一楼、皆宜楼，履舄骈闳，最为繁盛。而向之珠帘雨卷，画栋云飞，人面桃花隔帘掩映者，至此已家家无人矣。盛极必衰，大抵如是，可不即小以喻大哉。

车利尼者，美利坚人，专演马戏，去夏曾于外虹口择隙地演之。戏台之式，与中国迥异。客座环四面，中留一圆池，铺以砂土，其平如砥。先是二西人立骑马背，驶行池中，忽耸身



一跃，则马已互换焉。继而一人跃登骑马者之顶，叠登六人，高与屋齐。而马不停蹄，人不颠簸。又二人拉一白布横亘台上，马由布下驰过，人则跃从布上，连跃数次，累黍不差。又数十人各擎竹圈一，如栲栳大，人马俱从圈中钻过。如织锦之梭，轻灵无匹。时众人方齐声喝采，忽一女子怒马突出，口衔卅余磅之铜炮，攀机一发，石破天惊，而炮仍不堕，其齿力真不可以数计矣。一人以帕埋土中，牵一马至，附耳与语，马即以前足掘土衔帕而出。又一人引二马于池中，其马善解人意，命之坐则坐，命之立则立，命之鸣则鸣。末后四人拉一大铁笼出，笼畜二虎，一黄一黑，黑者尤猛，大声怒吼，声震林木。有长生者，能入笼中，使演诸剧，虎皆帖耳垂头，略不奋怒。待演毕而漏下三商，游人渐散矣。是戏共演月余，每夜观者约二、三千人。青楼妙妓，菊部雏伶，锦障银鞞，络绎不绝。雷轰电掣之余，啾啾莺声，忽尔啭从花外，亦觉耳目一新。大家眷属，亦间有肩舆而至者，真有万人空巷斗新妆之概。此外尚有袋鼠、人熊之属，不能演剧，惟备人赏玩而已。据云：此种戏术，沪上已演过数次，惟车利尼班最为出色云。

弹词有俞调、马调之分。俞调系嘉、道间俞秀山所创也。宛转抑扬，如小儿女绿窗私语，喁喁可听。马调则率直无余韵，咸、同间马如飞所创也。近日曲中竟尚小调，如《劈破玉》、《九连环》、《十送郎》、《四季相思》、《七十二心》之类，珠喉乍啭，如狎雨莺柔，袅风花软，颇足荡人心志。大曲则必唤乌师抚笛，惟绮筵用之。寻常客至，不肯轻启朱唇也。

泰西药房向惟老德记、科发、大英医院三家。去年又开屈臣氏药房。杏林橘井，极意铺张，几至后来居上。大抵中国药物，以草木为宗，西药则专取材于金石，故每服止一二厘，无不立时见效。万一药不对症，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又有仁

济医馆、同仁医院，为西人施医之处。其治病也往往以刀针易药石，痈疽瘰疬之属，不难著手成春；惟虚怯内症，未敢轻于尝试耳。

袁云仙以评话鸣沪上。花底雏莺，簧清炙雨；梁间语燕，剪弱捎风。与女弟月仙同居，固盈盈一对解语花也。某大令听鼓苏台，应官数载，偶奉宪檄，勾留海上。自公之暇，遍历花丛，一见心倾；遽盟割臂。差毕，摒挡数千金，为小星之请。姬亦自幸青莲火里，援手有人，从此有主花枝，不至飘茵堕溷矣。诃大令需次既久，避债台高，欲归则行李萧条，欲住则风尘侷僚，呼天莫诉，乞米无由，潦倒经年，遽悲鹤化。云仙无以为生，几欲效绿珠之殉。后为匪人煽惑，复染烟花，易名郑素琴。一时杨柳楼台，不少听鹂雅客；琵琶门巷，争迎走马王孙。而大令之三尺桐棺，尚留滞于麋台、鹿苑间也。嗟乎！姬亦瑶台薄命花耳。不然，择木良禽，早欣得所，唱随之乐，不且令姊妹中艳羨不遑哉。

沪上优伶向俱来自苏台。同治初年，徽人开满庭芳于南靖远街。都人士簪裾毕集，几如群蚁附膻。而吴下旧伶，渐若晨星落落矣。嗣后京戏甚行，燕台雏凤，誉满春江，而徽班遂无人问鼎。现如宝善街之金桂园，六马路之宜春园、天仙园，四马路之满春园，俱推此中巨擘。上灯时候，车马纷来。鬓影衣香，丁歌甲舞，如入众香国里，令人目不暇赏，迨至铜龙将尽，玉兔渐低，而青楼之姗姗来迟者，犹复兰麝烟迷，绮罗云集，诚不夜之芳城，销金之巨窟也。此外又有山西班、绍兴班、广东班，时开时歇，论者等诸自郗以下。而选胜名流，听歌雅侣，未免掉头不顾矣。

戏馆之接客者，谓之案目。目字俗读如上声。案目将日夜之戏印就小红笺分送看客，谓之“戏单”，客招妓同观，谓之“叫

局”，妓应召而至，谓之“出局”、新年及令节，妓请客观戏，连设两几，以高脚玻璃盆满盛花果，谓之“花桌子”，只一戏馆，而一日一夜，费至数千金。推之马车、东洋车、小车，烟馆、酒馆、妓馆、茶馆，书馆无益之资，诚不可以数计。据云：就租界一隅而论，日需瓜子四十石，蜡烛五六百斤，地火灯、洋油灯不在其内。烟馆灯油，一日且二、三十簍。习俗豪奢，至于此极。即使邓氏山高，郭家穴巨，数年挥霍，未有不一败涂地者。杞人之忧，乌能已已。

有患肢体麻木及郁结不舒者，西人能以电气治之。法以皮带长数尺者，中置机轴，两手各握一端，一人就轴摇动，则电气贯通百脉，而精神顿爽矣。最奇者数人携手并立，而以两人分握两端，则电即周流于数人之身，名曰千人震。沪上西国药房，俱有出售。

租界中往来孔道，西人俱以地名之。曰浙江路、河南路、湖北路、南京路、九江路、福州路、北京路、广东路、广西路、汉口路、天津路、四川路、云南路、圆明园路、泗泾路、厦门路、扬子路，五花八门，莫可辨认。盖蕞尔弹丸，而十八省舆图已备于此矣。

我友吴门祝听桐，身材短小，而风雅好古。善琴，工书画，兼精铁笔。家本豪富，以轻财好客罄其资。三尺侏儒，几至饥同臣朔。薄游沪上，略无所遇。不得已，拥皋比为童子师。然胜概豪情，仍不稍减。今年二月，约同调诸君集静安寺侧申园为琴会。绿绮徐调，朱丝细拨，箏琵琶俗耳，一洗而空。时与会者共八人，而韵梧女士亦以扫眉之暇，鼓《梅花三弄》焉。噫！沪地之俗极矣，富商巨贾，坐飞车，拥丽妓，肥鱼大肉，恣意流连；即偶有略解文词者，亦不过闲暇无事，偶吟唐诗一绝之流，安得如听桐者数人，为之振兴风雅也夫。

梁溪瘦红馆主人邓君似周，今之风流教主也。具安仁之风貌，作沪渎之春游。酒畔呼灯，屡入软红之梦；花边觅句，轻旋退绿之丸。鸿爪所留，鸾笺竞劈。予最赏其忆旧四律云：“爱惜韶华爱惜身，湘弦弹彻感前因。笼中鸚鵡犹呼我，洞口桃花惯误人。帘幕迷离偏隔梦，袜罗柔膩尚留尘。茜纱孤负三更月，算有婵娟影可亲。”“碧箫一曲忆前游，枫叶萧萧接素秋。锦瑟至今空怨凤，银湾曾恐拜牵牛。窗垂云影关幽梦，车过雷声碾别愁。燕子不知人去尽，双双犹上小红楼。”“绿窗凄断夜三更，弹碎相思旧锦箏。蝴蝶扑残红袖影，鹧鸪啼断碧云声。萍花身世卿怜我，柳絮生涯我误卿。回首前情多是梦，玉钗恩重记分明。”“约略纤容问镜鸾，皎娟寂寞凤衾寒。梨花有梦随云去，梅子无情带雨酸。柳为牵愁丝易结，烛因惜别泪难干。夜来写出消魂句，多恐萧娘不忍看。”

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剗斲氏二子，可不烦磨厉以须矣。英人所设点石斋，独擅其利者已四、五年。近则宁人之拜石山房，粤人之同文书局，与之鼎足而三。甚矣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也。

粤东蚕妓专接泰西冠盖者，谓之咸水妹。门外悉树木栅，西人之听歌花下者，必给资而入，华人则不得问津焉。柳怪花妖，几难入目。而每值休暇之日，虬髯碧眼，座上常盈。琴韵呜呜，履声阁阁，即著名之琵琶庭院，花月帘栊，未必有此热闹，斯亦孽海中别开生面者欤？

鬼神之事，儒者不谈。然而荒冢斜阳，烟愁紫玉；秋坟细雨，鬼唱鲍家。古来小说家言，亦觉历历如绘。则事之所必无者，安见非情之所或有乎？浙西某君，侨居沪北。醉月坐花之

暇，每喜与乩仙唱酬。一日有女仙降坛，书《醉太平》一阙云：“风来露凉，云归月忙。银河界破秋光，堕飞星过墙。蕉阴半窗，藤阴半床。回头悄问檀郎，是情长梦长？”急叩姓氏，则乩已寂然不动矣。是岂寥落才人，修文地下，尚不忘绮语之结习耶？抑有情女子抑郁而亡，终不能情丝斩断耶？我安得攀飞鸾而问之。

择巨室设长木台长丈许，阔半之。覆以哆呢，而高其边。碾象牙为圆子如鸭卵大者四枚。拨以木棒，两相撞击，以角输赢，谓之打弹子。初惟寓沪西人借以消遣，犹中国之围棋、马吊也。自一品香设弹子房，继之者有洪园、华众会、阆苑第一楼诸家。好事之徒无不邯郸学步。青楼妙伎，亦间一至焉。又有大弹子者，铺长木为槽，纵约六、七丈。槽尽处，立小桩十枚。一人遥立，以弹投之，能尽将木桩击倒，即可夺彩。斯真游冶之外篇，消闲之别调也。

巡捕房创自咸丰初年，初惟雇用西人，后以工食太巨，兼用华人。近则华人多而西人少矣。昼夜分班，梭巡市上，虽疾风猛雨、毒热严寒，无不植立街心，不稍懈怠。其有往来车马及负贩之徒，偶一违背章程，立即代为指示，倘不遵约束，即可解送公堂。故华人之充是役者，不无恃势凌人。赤棒威宣，乡愚胆破，甚至墙脚小遗，遽遭毒打者。大抵巡捕一役，即中国地保、公差之类。华人未明此例，往往受其呵喝，实则至微至贱，直为我人所不齿者耳。又有包探者，专司缉访租界内事，惟不穿号衣，故颇难辨认。

每岁二、三月，豫园有兰花会。湘江佳种，罗列满堂。别其种类，品其高低，其花有老干、新干之分，梅瓣、荷瓣、水仙瓣之别。盆上各粘红签，书花主人名姓。其有得居首座者，同人咸啧啧称为状元。如是者凡三日，三日中男女老少，负贩肩挑，

鳞集麇萃，汗气熏蒸。竹屋纸窗，无异鲍鱼之肆。兰若有知，我恐避匿不遑，决不乐受花王九锡矣。

昔年赋秋生在豫园创菊花会，会设四美轩。疏花瘦石，秋意满前。紫艳黄娇，令人作东篱下想。主人惨绿翩翩，诗情淡远，首倡七绝二首，一时和者如仓山旧主、龙湫旧隐、瘦鹤词人、南湖逸史、揖竹词人诸君，流连啸傲，别具风流。自赋秋从军辽沈，此会久不举行。蛩寒蝶瘦之天，无复琴樽跌宕矣。

妓家楹帖，率皆纨袴子弟所赠。伏猎弄麇，殊多笑柄。妓亦不知许事，且食蛤蜊，但有赠贻，一律高悬绣阁。忆往时有友人至金十全校书家，见其悬一联云：“十分如我意，全不怕人听。”友不觉失笑，校书问以故，友直告之，乃急除去。噫，笔墨雅事也。乃以俗中人而拈弄笔墨，宜其为雅人所深笑也。然较之绣口锦心，无人顾问，不得已卖文糊口，屡遭按剑之羞者，犹不啻云泥之判也。呜呼！噫嘻！

自粤匪克复后，当道诸巨公，渐知泰西火器之利。乃择各省冲要之地，设局制造。沪局在城南高昌庙侧，度地四百余亩，周以缭垣。局中规模宏敞，器具精良。工匠皆闽、粤、宁波人，以西人之精通机器者督之。凡锯木、熔铁、铸炮、造船以及钻凿刮磨等事，俱借蒸气之力。其局初在虹口，后经丁雨生中丞奏请移至今处。于局侧设广方言馆，招华童之聪颖者肄业其中。礼延西儒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诸君，授以西法算学、化学、光学、行阵、造作诸事，而兼聘中儒教授诗文。岁一考校，拔其尤者充翻译、驾驭等任。其事创始于李少荃傅相，而观成于应敏斋方伯，谋国远猷，洵万世所永赖矣。

制造局之外，又有火药、火箭二局。火药局在龙华，火箭局在陈家桥。其局务各有委员总理，而制作之法，皆延西士指授。苏省各营军火，皆于此取给焉。其局建于丁雨生中丞，盖

由制造局所推广云。

“冷雨凄风瘦可怜，落花无主听啼鹃。棠梨几树珠霞阁，谁吊金陵许紫烟。”此茗溪落花无主馆主人哀许紫烟校书作也。校书生同、光间，又号幼琼，以色艺鸣沪上，与浙西惜红生有啮臂之好。捉月盟星，誓同生死。盖鹣鹣比翼，不啻怡红之与潇湘也。嗣生应京兆试北上，旅食京华，再更寒暑。泊束装南下，重访花丛，则玉殒香销，已无复桃花人面矣。生哭之恸，赋《惜玉词》三十首。既又求得遗骸，为埋玉于城西珠霞阁畔。岁时必酹酒焚帛，至今曲中犹传为佳话。

沪上方言有不可解者。称龟子曰“嘉定老先生”，称鸨妇曰“父兄娘”，称挑夫曰“野鸡”，称蜂蝶媒曰“拉皮条”，称狎客之偶一至者曰“丹阳客人”，称局赌害人者曰“牌九司务”，称大言逛人者曰“卖野人头”，称妓家佣曰“烧汤”。裘谬承讹，莫可解说，即问之老于洋场者，亦不能缕悉原委也。

溜冰者，亦西人行乐之一端也。择冬日严寒之时，空一室，沃水于地，水结复沃，如是数次，冰厚盈尺。西人乃穿铁齿高屐，飞行其上，以迅疾为胜。其有足力不竟者，跌仆于地，傍人皆拍手笑之。

租界中洋人讼事，各归本国领事讯断。若华人控洋人，洋人控华人，及华人互讦之案，则由会审官邀同西国副领事公断。会审署凡二：法界在黄浦滩大马路口；英界向在大马路，今春重建，移西数十步。美则附于英焉。法委员随时更易，英则陈宝渠太守任事十余年，近始改委黄芝生别驾。其中控案，俱系拆梢流氓、车夫马佣、拆姘头、讨嫖帐，以及路上小搜，攀折树枝之类。稍涉重大，则移交上海县审办云。

四马路西得小楼一椽，楼前绿杨几树，摇曳迎风。虽门外红尘，车驰马骤，而湘帘斐几，幽雅绝伦。客至此，几忘其为

“结庐在人境也”。往年仓山旧主建诗社于此，名曰杨柳楼台。一时珠玉纷投，多至千百家，坛坵东南，于斯为盛矣。

海上为通商口岸第一区，花天酒地，比户笙箫，不数二十四桥月明如水也。其间白手成家者，固属不少；而挟厚资，开巨号，金银珠玉视等泥沙，不转瞬而百结鹑衣，呼号风雪中被街子呵斥者，亦复良多。英界会审委员陈太守福勋惻然悯之，集资建洒流公所于沪北新闸相近，凡失业贫民、穷无依倚者，皆可入此栖息，衣之食之，无不备具。其有愿归乡里者，则给资送去，从此广厦万千，固不仅颜欢寒士矣。

沪上逆旅，多藏置名花。四方商贾捆载而来者，苟有所昵，则萍水因缘，往往固于胶漆，固不但如陶穀之邮亭一夜眠也。有银宝者，居法界大马路，神清如雪，貌艳于花，既擅箏琶，亦耽词翰。灯边相见，赠以四诗，卿如絮果圆成，莫使蛾眉蕉萃；仆已兰因勘破，那禁鸿爪勾留，读者以樊川之薄幸疑之，则谬矣。诗曰：“屡向申江载酒过，花粗柳俗奈情何。谁知一角湘帘底，别有佳人字墨娥。”“花枝照眼月当头，清福应从夙世修。何事酒阑银烛畔，四弦如雨写闲愁。”“漫将泼墨笑涂鸦，古麝轻旋翠袖斜。我有合欢团扇在，可容妙格仿簪花。”“后约湖州总不渝，莫将故态笑狂奴。黄金作屋终嫌俗，纸阁芦帘贮得无？”

咸丰初年，英人建大桥于吴淞江上，高三丈许，长三十余丈。桥堍有人看守，过者必输青蚨二片，车轿倍之，人皆苦其烦苛，然亦无可奈何。此间系由英界至美界必由之路，自朝至暮，行人如织，日可得钱十余千。二十年来，获利无算，而桥主亦屡易矣。迨同治癸酉年，此桥经工部局买归。既又别建三桥，过客概不收钱。从此夕阳影里，徐度虹腰，无事榆钱慨掷，而道途负载之流，大颂西董之德惠不置云。



英领事署，每当春夏之交，举行赛花会。罗海邦之奇卉，助沪渚之清游。万紫千红，花花满眼。每会定期二日，午后任人游玩，惟游者必输番面钱一枚。泰西士女，联袂拈裳，如云而至。华人眷属，偶一过焉。花间又设西乐一部，评红品绿之余，听此三叠《霓裳》，益觉赏心悦目。惜乎西国花卉，娇艳或过于中产，而有色无香，终不及解语者之芳泽竞体耳。

沪上妓藪也。申江浪暖，丁字帘深，有梦皆香，无花不艳，盖几几乎二分明月，随骑鹤之仙游；十里春风，尽听鹧之雅伴矣。吴兴雾里看花客，江湖载酒，遍阅花丛。借彼美之风流，定我人之月旦。编成花榜，各具品题。有走马看花客者，谓其评隋未公，妍媸或混，于是重加别白，大肆雌黄。以唇枪舌剑之长，助判绿批红之兴，斯亦大杀风景者也。后得古越镜中花史以一词解纷，其憾始释。词曰：“雾里看花花总好。走马看花，花亦迎人笑。处处寻花花未了，评花恐惹花枝恼。我欲问花花不晓。花谢花开，花落空啼鸟。开到茶蘼花信杳，休将花事萦怀抱。”

## 卷 三

小桂寿者，天仙部中名旦也。眸凝秋水，脸晕朝霞，顰笑皆工，诙谐间作。善演《红鸾禧》、《双钉记》、《小上坟》诸剧。髻髻贴地，倩影娉婷，舞态歌声，老技师自谓不及。诚如白香山所谓“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者也。每演剧，辄与丑脚小金生俱。虚凰假凤，不啻藕官之与文官。以故羨之者多，妒之者亦复不少。独我友梦蕉生，心赏不置，谓其袅娜缠绵，无微不至，偶一倾听，令人意消。辛巳冬，桂寿病故。埋香之日，金生一恸几绝。嗣是屏迹苏垣，不复登场演唱。人有招之者，辄托故告辞。未几亦郁郁以死。噫！假假真真，可否梦醒蝴蝶；生生死死，终教翼比鸳鸯。世有多情如金生者乎？海曲鰾生，敬蒸心香以拜。

西国青楼，多在二洋泾桥一带。华人之能效洋语者，亦可洞入迷香，花眠柳躡。然其人大都历齿蓬头，无异药叉变相。狮王一吼，见者寒心。独日西巴尼牙国人则不然，姿质明莹，肌肤细腻，纤柔温丽，兼擅其长。其出也，障冰绡，曳雾縠，水边林下，随意游行。十丈软红中，得此名花点缀，恐广寒月殿，当亦无此风光矣。茗上野人有诗咏之云：“腰细裙宽面障纱，飞尘影里驾轻车。谁怜绝域多情女，能看江南二月花。”风调绝佳，予酷爱诵之。

汪韵梧，苏台人。幼时从松雪后人学琴，钩挑点跃，颇合古音。湘中剪秋吟客，素识减笔字。花间顾曲，一见心倾。每

遇月夕风晨，猊鼎轻燃，蚌徽细拨，泠泠互奏，不啻锺期之遇子牙也。向居吴城山门巷，枇杷门静，翡翠帘深，拂面花枝，墙头微露。游客至此，咸谓此中有人。壬午春，移居沪上，虽春江花月，重建香巢；而碧玉年华，已数过鸳鸯卅六矣。时或风潇雨晦，绮思难降。惟以一曲焦桐，自写飘零之意，而茫茫尘海，知己无人，骏骨徒存，空望悬金以市。今春吾友听桐逸史，设琴会于申园，会者数人，大半邯郸学步。独韵梧奏《平沙落雁》、《湘江怨》二阙，轻拈慢抹，宛转抑扬，听者耳为之倾，意为之夺。嗣是稍稍闻于时。然究以半老徐娘，无复门盈车马。惟一二文人韵士，或尚寻踪而至耳。嗟乎！仆本恨人，等是随风之絮，卿须自惜，莫成堕溷之花。红粉青衫，往往下梢难问。泚笔志之，不禁自慨生平已。

杨月楼者，幼为某相国侍史。相国歿后，隶春台部中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而技艺之精娴，科诨之谐妙，尤为独出冠时。丹桂园主人聘之来沪，未及一年，芳誉大噪。每一登场，青楼中趋之若鹜，几如卫洗马丰姿，令人看杀。顾月楼荒淫桀骜，恶迹良多。癸酉冬以聚众械斗，为大吏访拿。方幸珠旛高护，未致花摧；明年又以诱娶某姓女，被人告发，定以城旦之罪。后虽遇赦邀免，而玉损香蔫，无复昔时意绪矣。丙子、丁丑间，重来沪上，开鹤鸣戏园。嗣以谣诼声多，舍之他去，迄今不知所终。

悬革鼓为的，画以彩色，障以软帘。距鼓一步外，横放长桌一，桌上置尺许小弓箭及手巾、洋糖等物。客至，输番面钱一小枚，给箭二十枝，使之对鼓而射之。中红心者，例得赠物。其中应使之人，类皆扶桑妙妓。苟往来既稔，虽捉肚捺胸，亦所弗禁，彼中人名曰劝进元。近四马路洪园亦有此戏，沪北子弟，俱以箭馆目之。

游手好闲之辈，略习西国语言，结伴伺浦滩上，遇有兵船水手及西商之初至沪地者，即导之游览，并代购食用等物。欺其价值未谙，大可从中渔利。甚有数百文之物，竟报价至一、二元者。西人性情亢直，不之疑也。若辈惟三十六人，偶多一人，必群相殴扭。沪人鄙而贱之，呼为“露天通事”。

酒馆烹调，每以专味为贵。如红烧鱼翅、红烧海参、炸扒鸭舌之类。笋箬苴蒲，概屏勿用。岂诸君脑满肠肥，故必腥浓膾炙？其中著名者，津馆则以庆兴为最，苏馆则以聚丰园为最。复新园来自白下，亦足首屈一指。泰和馆为浦东人所开，菜兼南北，烹饪绝精，大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概。宁馆论者等诸自郅以下，然鸿运、益庆二楼亦复庭盈车马，座满婣娟。比来贵游子弟，喜食英法大菜，而杏花楼、同香楼、一品香、一家春、申园等诸番馆，又复崛起。下箸万钱，岂让何曾独侈哉！

鸳鸯厅在城内梅家弄附近，昔之枇杷门巷，花月作场也。近则草蔓烟荒，无复珠帘画栋矣。尝偕二、三友人踏青至此，口占一绝云：“歌衫舞扇剧荒凉，一角空存牡蛎墙。谁向夕阳流水畔，盖将亭子覆鸳鸯。”盖有慨乎言之也。

稗官野史专记沪上风俗者，不下数家，而要以王紫诠广文辑之《海陬冶游录》为最。永既去之芳情，摹已陈之艳迹。鸳鸯袖底，韵事争传；翡翠屏前，小名並录。其于红巾之扰乱，番舶之纵横，往往低徊三致意，固不仅纪花月之新闻，补水天之闲话也。近日潇湘馆侍者所编《春江小志》，差足媲美。他若袁翔甫大令之《海上吟》，则专采韵语。朱子美茂才之《词媛姓氏录》，则第叙青楼，梨枣未谋，难传久远。至《沪上艳谱》、《沪上评花录》、《冶游必览》、《广沪上竹枝词》等书，皆系书贾借以牟利，凌躐踏驳，颇不足观，置之弗论可也。

沪北热闹之区，向以宝善街为巨擘。近则销金之锅，尤在四马路一带。每当夕阳西逝，怒马东来，有女如云，招摇过市。迨至门外坠鞭，楼头握手，留髻烛灭，芟泽微闻。宋广平铁石心肠，亦应为梅花颠倒矣。我辈为人作嫁，修羊所入，糊口为先，何至荡心惑志。彼五陵年少，走马章台，挥霍数年，未有一败涂地者。青年子弟，尚慎旃哉！

宋时宫人俱喜畜蟋蟀，床头唧唧，哀响动人。然未闻有借以角输赢者。至贾似道始与诸妾踞地斗蟋蟀，著有《促织经》行于世。荒淫误国，史册讥之。近时沪上游民，俱好为此戏。甚至孤注一掷，动计百千。青楼中爱之尤挚。戢金盆子，调护弥周。有朱逸卿者，每年必畜数十头。红牙、青项，品类各分。暇时设席邀姊妹行，並二三佳客，团聚结寮，雌雄互角。履舄交错，耳鬓厮磨，胜算独操，欢情顿洽。何物可怜虫，得销受美人爱护，宜其奋翼张牙，愿向妆台效力也。

华人之嗜阿芙蓉也，销铄精神，废时失事，人皆知祸害，而染之者卒难戒绝。若西人之患，则不在烟而在酒。往往杏花村近，蚁绿香浮，濡首不知，沿途滋事。甚有工作之人，日得数百钱，衣食且不暇顾，而梨花春煖，鸟唤提壶；竹叶香浓，人思挈榼。腰间蚌血，有半供红友之需者。耶稣教中某西士惻然悯之，因就南京路西首，设一戒酒会。凡愿戒之人，咸得入会。会中音乐间作，果饌並陈，打弹踢球，无所不可。惟不许黜秀才及青州从事辈杂坐其间。其立法可谓美善矣。苟有志戒烟者仿而效之，亦何患鹄面鸠形之辈，不能拨云雾而睹青天哉。

压鬓之花，向俱来自苏、常。自天津店盛开，而敛色敷香，无不以京式为贵。钗虫蜡凤，袅袅盈盈。拗以铜丝，绾以采缕。日新月异，花样无穷。近亦有烧料者，则泰西人为之也。美人

头上，颇不寂寥。何必茉莉珠兰，始足助晓妆之用哉。

戊寅夏日，予戏撰《梨园艳影谱》，以《西厢》艳句，品北地名花。红豆枝头，相思易种；白桃花下，韵事争传。不谓三五年中，风流云散。旧时曲部，零落无存。如小桂寿则化去矣，小十三旦则脱籍矣，万盏灯、王翠喜则他往矣。丘阿增虽在沪上，而憔悴风姿，迥非昔比。有情人于此辄唤奈何，安得绛雪丹还，常使红颜不老哉。

三三亦名珊珊，东瀛名校书也。壬午秋，航海来沪渚。艳帜初张，芳名鹊噪。时珊珊发才覆额，瓜字未分，蛮语侏离，伊婴可爱。三河年少之评异域花者，莫不色授魂输，缠头争掷。而三三视之漠然，独与城北公为莫逆交。暇辄焚香煮茗，相对忘言。三三性简傲，调箏度曲，不甚留心。独与文字有嗜痂之癖，屡求城北公讲解，绿窗昼静，问字车停，宋人词中“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二语，殆为此君写照也。同时有李三三者，以吴苑之名花，噪沪江之芳誉。枇杷门巷，佳话争传。钱塘仓山旧主曾赋《三三词》，登诸《申报》，一时诵虞学士《杏花词》者，袖角裙边，蝇头争绣。予因师其意，为《后三三词》曰：“檀云轻挽髻氍毹，半带庄严半带憨。十万名花谁管领，李三三后又三三。”“绿窗私语絮喃喃，格磔钩辮苦未谙，安得鹦哥能解语，替传密意叩三三。”“残红落尽绿阴酣，静掩文纱客思含。我欲天台践佳约，只愁芳径误三三。”城北尝语予：“与三三交好数年，而帘角灯唇，曾未一亲芳泽。”是说也，予未敢信。

徐文定公墓在宝善街旁。自地为英人所租，而楼屋曲折，里巷纵横，黄土一抔，无复旧时踪迹矣。慈水酒坐琴言室主人诗曰：“结伴来游宝善街，香尘轻软印弓鞋。旧时相国坟何在，半属民廛半馆娃。”噫！钟鸣鼎食，昔时之气焰何豪；草蔓烟荒，

此日之英灵安在？魂若有知，当华表鹤归时，固不仅城郭人民之感矣。或曰：公墓在徐家汇，云宝善街者，盖未深考耳。

二爱仙人姓李名士棻，号芋仙。为湘乡相国入室弟子，以拔萃生出为彭泽令。酒龙诗虎，意气飞扬，而于民社事，却不甚措意。尝与某方伯语，意见不合，直唾方伯面，遂被议落职。靖节风流，此其继轨欤！解组后薄游海上，风尘侘傺，抑郁无聊。尝赋断句云：“香火因缘湖海气，不应前路少逢迎。”“惭愧昂藏身七尺，不能儿女不英雄。”磊落襟怀，概可想见。爱静安寺风景，尝谓我死后得葬于此，题墓碣曰：“西蜀诗人李芋仙之墓”，则于愿足矣。寓沪三载，人皆以狂放目之，鲜有联縞紵交者。独姚倩卿校书一见心倾，问暖嘘寒，殷勤倍至。并出千金置行装，劝其遄归故里。噫嘻！才人失路，旣甦秋风，即昔时车笠深交，亦反眼若不相识。而倩卿以十余龄小妮子，独能慷慨仗义，逾分垂青。慧眼识人，岂让红拂辈独有千古哉！芋仙亦号钝榜状元。

历阳海上钓客作客申江，听歌甲部。猩屏记曲，新歌传玉茗之词；凤纸描愁，小集丽《金荃》之体。碧桃天上，易结相思；红豆风前，时萦绮恨。偶趁三余之暇，戏成四美之吟。其赠想九霄云：“柳想腰支花想容，九华灯下唱吴侬。高唐神女知何处，云雨迷离十二峰。”周凤林云：“名擅苏台正妙年，还来海上逗鸱弦。微云淡墨天风下，一树梨花湿晓烟。”水上飘云：“不群风致自飘然，恍惚灵妃出洛川。两部哀丝豪竹里，一声《河满》泪如泉。”李长生云：“旖旎丰神绰约姿，个中谁复辨雄雌。泥人更作含颦笑，娇过桃花着雨时。”此外如月月红、吴兰仙、万盏灯、蔡桂喜、小桂凤，俱以色艺冠梨园，竟尔珠遗沧海，亦一憾事也。

上海流氓伎俩，几于层出不穷，向惟游手之徒，掀风作浪，

近且有以巾幗而效青皮者，结队成群，横行于虹口一带，号曰十姊妹党。泼皮讹诈，无恶不为。虽屡经犯案严惩，而胭脂虎毒焰横施，依旧不稍悔改。甚至一言不合，则露体赤身，沿街叫骂，丧尽廉耻，事出罕闻，沪上真无奇不有哉！

灯戏之制，始于同治初年。先惟昆腔戏园偶一演之，嗣天仙、金桂、丹桂、宜春、满春等园相继争仿。所演如《麟骨床》、《福瑞山》、《凤莲山》、《馨泉池》、《洛阳桥》、《宝莲灯》、《为善得道》、《万里寻夫》之类。红氍乍展，光分月殿之辉；紫玉横吹，新试《霓裳》之曲。每演一戏，蜡炬费至千余条。古称火树银花，当亦无此绮丽。先期园主人遍散戏单，招人观赏。至是轻貂怒马，蚁拥蜂喧，隔座花枝，向人招展。直至银蟾彩匿，珠凤烟消，始唱“陌上花开”之句，诚菊部之大观，花丛之盛事也。先是吴中某绅士以余莲村明经所谱《劝善乐府》稟请监司颁发各梨园。每夜必登场试演，嗣以观者寥寥，旋作旋辍，近则已如《广陵散》矣。

西人于行商之暇，辄留意于戎政。故虽贵戚豪商，类能亲历行间，躬冒矢石。寓沪各商向皆团为练勇，同仇偕作，预备不虞。每年春秋佳日，必大操一次，场中建大纛一，付技艺出众者执之。明年又另付他人。苟会操时夺得此纛，则在事之人皆额手称贺，谓以为荣。故少年子弟莫不奋勇争先，不遗余力云。

弢园先生姓王名韬，字仲弢，紫诠其号也。才气横逸，下笔辄数千言，尤熟于外洋时事。道光末年，英人麦都思设墨海书馆于沪北，延先生主笔政。所交多海内知名士，与李壬叔、蒋剑人以诗酒徜徉于海上，时人目为“三异民”。癸丑赭寇之乱，曾献策当道，不能用也。庚、辛之间，江浙沦陷。吴晓帆方伯檄办诸乡团练，幕府筹议，多采用其言。后以避兵客粤，理君



雅各延译五经，以重金聘至英土。于是历游海外诸国，所至都人士争倒屣相迎，酒盏诗筒，殆无虚日。既而东泛扶桑，与竹添渐卿、重野成斋、龟谷省轩、冈鹿门诸名士相唱和。时先生方患难迍邐，备尝辛苦，而意气略不稍衰。酒酣耳热，歌呼呜呜，大有辛稼轩旁若无人之概。不知者以为狂，弗惜也。海天游倦，息影岭南。癸未孟夏，以养痾返申江。时予方假馆萧氏，入门一揖，欢若生平。自是荷院招风，茗楼话雨，班荆交订，尔我俱忘。先生著作成林，《蘅华馆诗录》尤为海内风行。佳句如“连天鼙鼓红颜老，满地江湖白发生”、“乱世功名惟杀贼，雄才诗酒亦穷途”、“江湖作客悲王粲，风雨联床忆子由”、“乱世顽民轻斗杀，清时司牧寄安危”、“闾里共欣兵气静，江山始叹霸才难”、“但出羁縻终下策，能肩忧患始真才”，忧时感事，雅近浣花。间有效三十六体者，皆系少年笔墨。如“无凭无据蛇医褪，疑喜疑嗔燕语尖”、“生无可乐何辞死，情尚难忘况受恩”、“湘帘凉月移花影，团扇西风却画罗”等句，置之《灵芬集》中，几于莫辨楮叶。先生尝钹印章云：“天南遯叟淞北逸民欧西经师日东诗祖。”磊落胸襟，亦可概见矣。

“衣笼彻夜香薰透，故意钩人立上风”：袁香亭太守句也。迩来沪上盛行香水，兰芬蕙馥，细洒轻裾，酒尾茶阑，偶一假倚，虽鄂君绣被，当亦无此温香。至于枕函风过，茉莉芬清，沁入心脾，尤觉消魂欲绝。彼胡龙山、张汉师诸家，昔之捋麝成尘自夸宫制者，至此真瞠乎在后矣。

钱塘袁翔甫大令祖志，风雅好事。寓沪有年，尝即目见耳闻之事，赋成《竹枝词》百余首。纤悉无遗，文言道俗，手民甫竟，几于无翼而飞。近于藜床旧主处见其《洋场感事》诗数首，写景描情，足补前诗所未及。附录于左。聊备麈谈。诗曰：“云髻新编脑后拖，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风送芳香

扑鼻过。”“刺花短袜窄鞋帮，裤脚重重黑缎镶。装束双趺娇俏甚，行来绝似女儿妆。”“钻石深嵌约指空，黑油牙柄扇摇风。个人赠物分明在，排纛蛟绡出袖中。”“一段洋烟插口斜，墨晶银镜避尘沙。同游欲博如花笑，亲手拉缰坐马车。”“京都式样学偏难，学到天津意亦安。大袖宽袍摇复摆，旁人不赞自家看。”“今朝难得摆双台，请客尤难个个来。月满花芳春不贱，便倾家产也心开。”“迷香终日醉昏昏，团得新衣尽绉痕。犹自津津向人说，昨宵光景最销魂。”“诸逋呼逐集门前，一避居然计万全。任尔满阶搜索遍，已如黄鹤渺云烟。”

玻璃来自外洋，云以沙泥及黑铅煎炼而成。见《乘槎笔记》。镶之窗榻屏风间，觉放大光明，一尘不染。比之文纱海月，实有天壤之殊。西人某见销售日广，大可从中牟利，因于浦东设厂制造，並纠集股分，以为永远之图。将来制成出售，较欧洲运至者价值更可从廉。且五色相宜，尤觉新奇可爱。彼随园“蔚蓝天一角”，岂得专美于前哉。

中国自与泰西交接后，渐喜破除成见，利赖並兴。而其开矿一事，尤觉经营惨淡，余力不遗。上海如顺德铜矿、三山银矿、日土河银矿、荆门煤矿、开平煤矿、宝坻煤矿之类，俱仿西人公司之例，开局集股。每股或一百两，或五十两。其有开采获利者，股价骤为之涨。否则日渐短绌，渐至无人受领。近有在三马路开设平准公司，专理股票交易诸事。然市侩居奇，任情垄断，故买者卖者皆不免折阅良多云。

西人肴馔，俱就火上烤熟，牛羊鸡鸭之类，非酸辣即腥膻。盖风尚不同，故嗜好亦异焉。近日所开一家春、一品香等番菜店，其装饰之华丽，伺应之周到，几欲驾苏馆、津馆而上之。饮膳则有做茶、小食、大餐诸名色。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余则掩鼻不遑矣。

前人诗云：“蜂重抱香归。”又云：“蝶去寻花作醉乡。”盖浪蝶狂蜂，往往以花为性命，未闻花而返能食蜂蝶者。乃观公家花园之阿伦大肯柯勤斯花，则异矣。是花来自泰西，能食动物。其瓣微开，有飞虫钻入，即渐渐收束而死。若半日无虫，则红芳瘦损，便觉憔悴可怜矣。据格致家言，此花为介部之属，以植物而具生物之性者。夫乃叹天壤之大，无奇不有。彼俗子之眼光如豆者，不将诧为海外荒唐哉。

沪北老旗昌，粤都人士之花月楼台、绮罗庭院也。青唇吹火，两足如霜，诋之者或不遗余力。然间有佳者，水眼山眉，洁白无比。惜格磔钩辮，难觅巫山重译耳。其中钗钿衣服，迥尔不同，然亦不失为大方举止。有某太史者，以木天之清望，作沪渎之春遊。与粤妓某邂逅于枇杷花下。红偎翠倚，形影不离。时而油壁同乘，时而画阑斜凭。同心系就，真不数比翼鹣鹣矣。嗣以催归符急，火速登程，临别依依，赠以四绝，录之简端，亦珠海中风流佳话也。诗曰：“饮罢葡萄尽醉归，画船红烛飏残辉。巫云入夜浓如许，漫向劳人梦里飞。”“良宵风月快清谈，十里波光色蔚蓝。座倚雏鬟嘲暂解，反教人笑宝儿憨。”“玉笛风声谱《落梅》，珠江锦绣枉成堆。垂髫人唱黄河远，艳绝旗亭第二回。”“髣髴湖州看水嬉，三生杜牧本情痴。他年领郡来宜早，莫待成阴子满枝。”

公家花园在白大桥南岸。奇花异卉，大都来自欧洲。紫姹红嫣，名色各异。不特目所未见，耳所未闻，入其中者，但觉细草如茵，落花成阵。芊绵葱翠，一望无垠。每值礼拜之期，西人多挈眷来游。或携手纵观，或倚阑细数。夕阳西逝，缓缓而归。亦热闹场中一片清凉世界也。惟门禁甚严，故华人鲜有问津者。

月卿校书，貌不逾中人，而颇解文墨。性格狷介，遇大腹

贾辄白眼视之。惟一二素心人读画谈诗，终日不倦。与梁溪瘦鹤词人善，茶阑酒尾，相对忘形。虽闺房之事，甚于画眉，而鲜及于乱。月卿喜阅《红楼梦》传奇，每当宝鼎香浓，绣帘风细，倚阑展卷，眠食俱忘。读至《葬花》、《听曲》诸则，往往默坐无言，泪如霰集，亦多情女子也。

梅炎藻夏之时，火伞威扬，冰纨力弱。我辈浮瓜雪藕，借涤烦襟，而西人则喜服荷兰水。霞浆一嚥，沁人心脾，诚洪炉中一服清凉散也。据西医云：此水能涤邪秽，多服之，可已暑痧，然气极香烈，易耗真元，恐虚弱人终不甚相宜耳。

## 卷 四

西人于朋友聚集之处，谓之总会。沪上法总会在法大马路，英则在四马路东首。每值安息之期，怒马高车，如云而至。簪裾冠盖，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鞠，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惟华人之寓沪上者，虽意兴飞扬，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小伶王翠喜，隶大观乐部。如绮芳龄，恰合阑干之数。翩翩顾影，别具风流。卫洗马玉貌羊车，几欲令人看煞。迨虾帘低卷，装束登场，则又袅袅婷婷，不啻姑射仙人，徐步玉梅花下，真《六才子》所谓“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者也。辛巳春，予曾于绮筵一见之。虽灵犀一点，暗逗春情，而独茧丝抽，究未同功织就。至秋间重过歌场，则已人面桃花，无复旧时鸿印矣。尝赋《翠儿曲》记其事曰：“银箭丁丁月如昼，枣花帘捲花呈秀。不信西山开白桃，竟令南国吟红豆。儿家家住古燕城，翡翠兰苕誉望清。花市偶然留艳种，梨园久已占歌名。因愁北地燕支贱，南游携得桃花扇。现出惊鸿绝世姿，等闲便许花前见。镜中双照玉天仙，云髻梳成分外妍。八字扫烟眉妒柳，双趺贴地步生莲。花枝招展氍毹布，千娇百媚频回顾。惨绿丰裁怨绮春，雏红意绪迷芳雾。九天九地歌一声，白云凝遏梁尘惊。忽地须眉忽巾幗，无端游戏亦关情。曾见其演《十八扯》一剧。听歌屡过风流地，菊部如云鲜当意。仙桂曾闻月府扃，

谓小桂寿。杜兰早已风尘弃。谓吴兰仙。当筵一顾便心输，雏发初干态已殊。只恨蓬山花外隔，情丝一缕但萦纡。看花翻惜花开早，骤雨狂风催易老。欲将此意诉花枝，多情转恐被花恼。登场重唱《定风波》，袍笏将阑唤奈何。千种相思千种恨，吟成付与雪儿歌。”

梁溪瘦鹤词人薄游沪上，走马看花，与叶蓉生词史最相契合。一日不见便赋“采萧”之诗。尝谓胸中虽有万斛牢愁，得词史一言，即可冰消瓦解，殆一服欢喜丸欤。词史略解文墨，绿窗搦管，楚楚可观。尝擘薛涛笺，招瘦鹤往。瘦鹤作函付传言鸟答之曰：“日前毛生稍暇，散步万绿阴中，听枝上杜鹃，一声声唤游子不如归去，不觉乡心顿触，意绪无聊。遂于月之初二日，买一叶蜻蜓，遄归故里。睽违妆次，职是之由。昨晨三九甫卸，适青鸟使以手简赍来，藉悉拜月双文，犹念及君瑞哥哥，不以薄幸郎付之流水。浣薇十读，铭镂肝肠。今日蜗冗稍宽，当至璿闺一叙。记取碧栏杆外，鸚鵡呼人，正鰕生潜身曲槛边时也。卿弗背立湖山，低唤红娘有贼，则幸甚矣。”书中着墨不多。而谑翠矜红，已觉柔情可掬。词史何修，竟得作才人侍从耶。

三月初一至十五日，龙华寺观塔。四月初八日，静安寺观浴沸。是日倾城士女，趾错于途。莲座皈依，倒拜鞋尖之凤；花宫随喜，轻回袖底之莺。诚有如元人所谓“香烟人气，两般儿氤氲得不分明”者。至春间豫园兰花会，夏间也是园观荷，月榭风廊，游人如蚁。而团云小队，曳雪名姝，屣响弓弓，时亦寻踪而至。间有汝南碧玉，淡扫修蛾，丰韵天然，别饶幽趣。操风月鉴者，自当以另眼目之，不得置诸牝牡骊黄之列也。

本邑之水蜜桃，洞庭之杨梅、卢橘，天津之雪梨、葡萄，酒畔灯唇，银刀细削，颇足清诗脾、消渴吻。近则羊城鲜果，由轮船

飞运来申。如甘蕉、蜜橘、香橙、甘瓜、椰子之类，清润芳鲜，宛似枝头初摘，剥肤沁液，凉爽异常。而尤以旧金山之苹果为独出冠时。每一枚需钱五、六十文，松如嚼雪，清胜餐花。每一登盘，觉龙眼、荔枝，俱应退避三舍。彼脑满肠肥之辈，方且羊羔美酒，自诩豪奢，乌足以语于此哉！

昔祖冲之造千里船，纯以机括为之，转运不需篙楫，自能奔放直前。西人轮船之制，大抵取法于此。惟舟行纯藉蒸气之力，一日断煤火，便觉寸步难行。台州董紫珊司马素精西学，谓当别创一法，可废煤而用气。西士皆目笑之，弗顾也。灵思默运，惨淡经营，阅数寒暑，遂克告成，名曰“混沌”。未几驶至采石矶。触礁沈没，因略变其制，就高昌庙制造局更制一船，名曰“混初”。船身长六丈，吃水五尺余，一下钟可行江面四十里。惟全系木质造成，一遇大海狂涛，时虞掣肘耳。考轮船之制，有英人华特者，创于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年间，始由美人富当造成。其间费数十人之心力，千百万之金资，始能尽善尽美。今董君匠心独运，开五大洲未有之奇，谓为巧夺天工，谁敢议其过当哉。

沪北洋货林立，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壬午新秋，有客自汉皋回，与法人佛拉儿相友善，因导之往其家。主人出八音琴见示，琴式如小木匣，纵二尺许，横稍杀。启其钥，初时厥声喑喑，大似撞钟伐鼓。既而幽细动人，切切可听，恍如月下邻箫。忽春雷百面，金石渊渊，差疑李三郎羯鼓催花，顷刻间群芳齐吐。询其价，须佛郎五百枚。又有鸟笼一，铜质而镀以金。中贮一鸟，以牛角碾成，不食不鸣，无异木鸡养到。及一攀其机，则振翅而翔，盘旋于笼之四角，凹睛凝动，奕奕如生。少选拔以指，即机闭而止。据云价值稍廉，然亦需佛郎二百余枚。噫！西人制作之精，可谓巧夺造化矣。犹措以有用之心思，成无用

之玩器，奇技淫巧，虚耗资财，曷若效中国之朴实相安，可以省费耐用哉。

西人于徐家汇隔河教堂侧建博物院一所，珍禽奇兽，毒蟒巨蛇，並蓄兼收，不下数千百种。或以药水浸玻璃瓶中，使历久不改颜色。或则剥取其皮，装立架上，飞鸣饮啄，宛转如生。並考其出处，别其性情，贴说绘图，著成简帙。苟有熟识之人，即可入门观玩。近则华众会主人仿而行之。罗致异物，锁闭室中，入观者必先输青蚨五十翼。然一鳞半爪，具体而微，终不及徐汇之无奇不有也。

昔时少年子弟欲通西国言语，必就欧人请业。近廿年来，中西辑睦，几于四海一家。中土商人，半谙蛮语。其有就英文馆学习者，每月只须修洋二三枚。习之年余，即能应对。惟教师亦仅通商贾语，西邦文字，未能窥见藩篱。故欲典籍旁通、洞明洋务者，必就广方言馆肄业。寻常洋泾浜话，不必率尔效顰也。

新城顾竹城大令，风雅多情，老而弥笃。喜昆曲，能唱“绣户传娇语”。宰鹤沙几十载，栽花之暇，时至沪上寻春。说者谓彭泽之闲情，非司勳之落魄也。与姚倩卿校书善，尤爱雏伶周凤林。文酒之燕，必招使侑座。凤林吴门人，隶天仙乐籍。芳龄细数，才过碧玉瓜期，宛转娇羞，大有飞鸟依人之态。时十三旦方驰名菊部间，沪上人众口交称，几类附膻之蚁。而大令独提唱凤林，有“记取刺桐花发处，闲携玉笛等卿来”及“分明一握圆灵镜，现出诸天称意花”之句。此诗一出，声价益增。团扇画屏，遍传佳话。今秋大令以罍误落职，凤林闻之，呜咽不欢，几忘寝馈。谁谓花底灵狸，独少多情种子哉。

过白大桥半里许，遥望有高台一座，上支布篷若雨伞，大可蔽十余亩者，西人演剧处也。西剧如中国变戏法，沪上凡数



至，而以瓦纳之术为最奇。尝偕友人观之，见台上障软墨帘，西乐呜呜，动人倾听。少焉乐止，戏士登场。手持火枪一，长二尺许，管粗若酒杯。借看客所佩验时表，搥如齏粉，纳枪管中。攀机一发，响若巨霆，蓦见所碎表俱挂屏风上，略不丝毫损。既又将所戴之帽摘下，帽中取出风炉一、小铜锅一，安置地上。忽空中飞下麻雀六七头，捉而杀之，捋其毛，破其腹，放锅中煮良久。香气蒸腾，馋涎欲堕。洎开锅则翩然飞去，无一存者。既又取红、白绸帕二方，缕缕剪碎，一抖撒间，忽五花八门，红白相间，恰无补缀痕。遍示座客毕，略一披拂，已各还本质，仍若无缝天衣。既又扶一少女出，星眼含娇，颇似海棠睡浅。以木杆二，撑两腋下，使直立当台。有顷去左边一杆，有顷再去右边一杆，抱置空中，恰不颠坠。时台下观者千余人，莫不拍手称赞。忽一人自内出，直批戏士颊。戏士怒，按捺地上，齿以剑，鲜血直射，颈已殊矣。戏士故作惊惧状，将头置磁盆中，覆以手巾，邀人详视。有人揭巾睨之，则面若纸灰，血腥刺人鼻观。一晌还头于颈，喃喃念咒，初时足手微动，少选能起立，绕台徐步入内。古有头飞之国，此其遗意欤？时鼙鼓已三报，客皆有观止叹。乃相与携手而归，移灯就寝。迄今事隔七八年，而一追忆间，犹如见变幻离奇、惊心动魄也。因搦管而记其略。

禁烟时节，雨丝风片，掬住春晴。城中小家女子，往往靓妆艳服，约比邻姊妹，薄游静安寺、徐家汇、龙华一带。夕阳影里，缓缓归来。元人《清明上河图》恐亦无此妍丽。少年子弟，陌上相逢，送盼留情，呵谴亦所弗及。惟遥指红楼是妾家，终恨弱水三千，迷津莫渡耳。

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其尤著者，书家如沈共之之小篆，徐袖海之汉隶，吴菊潭、金吉石之小楷，汤壖

伯、苏稼秋、卫铸生之行押书，画家如胡公寿、杨南湖之山水，钱吉生、任阜长、任伯年、张志瀛之人物，张志祥、韦子钧之花鸟，李仙根之传神，类皆芳誉遥驰，几穿户限。屠沽俗子，得其片纸以为荣。然佳者未必著名，著名者未必定佳。一人赞扬，众口阿附。沪俗无风雅气，即此可见一斑矣。伯年亦善写照，用没骨法分点面目。远视之，奕奕如生。惟自秘其技，非知己者不轻易挥毫。尝见其图龙湫旧隐小像，淡墨淋漓，丰采毕露，虽仅有半面缘者，一见即能辨认，亦一奇也。

外国酒店在二洋泾桥北堞及徐家汇、静安寺等处，当垆者皆西域葡萄。每当安息之期，车水马龙，喧阗门外。梨花瓮启，颜酡碧眼之胡；竹叶樽移，香送白衣之使。座间或拉洋琴，或蹴气球，屡舞仙仙，了不为怪。直至铜龙漏滴，灯火六街，而扶醉归来，犹是满身花影，诚海堞之胜事，麴部之风流也。其酒有舍利、火克斯、白兰地，皮油香饼诸名目，每瓶自半元起，至五六元不等。青州从事，声价过高。故华人之借问牧童者，终鲜向杏村税驾云。

西国大员之赋皇华、持绛节者，星輶戾止，辄税驾饭店中。所谓饭店者，华楼杰阁，高大巍峨，列鼎鸣钟，无异巨家闾闾。楼上装响铃一，每有使令，但掣其铃，即有仆人奔至。盖由电气流通，故能如响斯应也。饭间列长桌数十，每桌长可容十人。膳时摇铃为号，膳毕亦然。夜间灯火辉煌，仿佛城开不夜。出门则备有马车，一嗟咄间，即可风驰而去。计沪上饭店，不下十余处，而以法界之密采里，美界之礼查为巨擘。至外虹口一带之水手客寓，西国流氓麇集其内，卑鄙齷齪，视此真判若云泥矣。

妓女矢志从良。为假母所抑勒者，一经控诉，无不立出火坑，此固贤有司盛德事也。乃法久弊生，竟有纠通无赖子弟，

假托从良，潜向公堂投诉。及脱籍后，债台百级，衣食全无。不数年间，又作下车冯妇，甚有被恶少逼勒，复堕风尘。名为旖护名花，实则风欺弱草，东漂西荡，苦况难堪。噫！从良本美事也，乃从良而有始无终，岂荏弱小妮子所能料及哉？拔青莲而出污泥，是所望于风流教主已。

上海本弹丸蕞尔地，而富商大贾，云集鳞从，以佻达为风流，以奢豪为能事。金银气旺，诗酒情疏。求如昔之月地花天，唱酬风雅者，盖已可望而不可即矣。钱塘袁翔甫大令尝有《望江南》词三十首，文言道俗，尽相穷形。读之如向十里洋场采风问俗，固不第作海天之闲话、甄香国之新闻也。其词曰：“申江好，万国竞来同。海舶几多浑莫辨，地球何处不相通。人巧夺天工。”“申江好，胜境说吴淞。晓日暮霞光灿灿，朝潮夕汐势汹汹。过客愿留踪。”“申江好，小县作名邦。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藪叹无双。豪杰望风降。”“申江好，铁厂最清奇。自昔公输无此巧，其中灵妙有谁知。从此废工师。”“申江好，行乐易忘归。处处珠围兼翠绕，家家燕瘦又环肥。金尽手犹挥。”“申江好，莫叹食无鱼。赭尾银鳞终岁足，雕蚶蝼蛤及时储。鲜美有谁如。”“申江好，戏馆列通衢。集秀昆腔来茂苑，名优丹桂属京都。昼夜供欢娱。”“申江好，妓室等琼闺。旧好新知分冷热，长三么二判高低。身价也难齐。”“申江好，最异是新街。夜火零丁门户密，春风容易凤鸾谐。大半产秦淮。”“申江好，高驾马车来。浪子闲游朝几度，人家遣兴日多回。迅疾似奔雷。”“申江好，忧富不忧贫。库积雄财惊顿失，街栖乞丐忽更新。同是一般人。”“申江好，妓女着红裙。邑庙烧香拖幅幅，新年出局看纷纷。贵贱不能分。”“申江好，最好庙花园。堂列点春兼萃秀，人来蚁聚更蜂屯。茶话玉泉轩。”“申江好，风雪不知寒。煤火通红烧屋角，烟囱高耸

出檐端。坐卧十分安。”“申江好，南北两雄关。百货金钱征似海，万邦税饷积如山。财赋重区寰。”“申江好，巧绝火轮船。转磨制同灯走马，登程疾似箭离弦。万里往来便。”“申江好，书馆姓名标。屏却鬚眉重巾帕，只谈弦索不笙箫。暮暮又朝朝。”“申江好，酒肆备佳肴。昔日膏粱矜饮啖，而今市井解烹炮。是处有良庖。”“申江好，水蜜著名桃。黄歇浦西生最好，黄泥墙畔品尤高。红晕认鹅毛。”“申江好，沧海不扬波。局启招商其利溥，船兼转漕未嫌多。齐唱太平歌。”“申江好，贸易重丝茶。湖客章身争炫耀，徽商侈口逞豪华。强半自矜夸。”“申江好，马路说洋场。万户千门皆孔道，四通八达尽康庄。示我咏周行。”“申江好，地火最光明。漏转铜龙夸不夜，花开钱树照深更。比月更澄清。”“申江好，电线疾雷霆。万里语言同面晤，重洋息信霎时听。机括竟无形。”“申江好，最乐是游僧。酒肉场中全不讳，烟花队里各争能。入定问何曾？”“申江好，高爽指洋楼。耸出重霄云欲接，洞开八面景全收。四顾豁双眸。”“申江好，烟馆最深深。诚信眠云花共倚，恒昌醉乐酒同斟。招友几番临。”“申江好，古玩尽搜探。商鼎周彝酬万镒，唐碑晋帖重千缣。真伪几曾谳。”“申江好，男女不防嫌。榻上横陈同倚枕，车中共载弗垂帘。一任众观瞻。”“申江好，市侩肆贪饕。布地金银供计较，薰天酒肉别酸咸。风雅一齐芟。”

上海之有德律风，始于壬午季夏。其法沿途竖立木杆，上系铅线二条，与电报无异。惟其中机括，则迥不相同，传递之法，不用字母拼装，只须向线端传语，无异一室晤言。据云十二点钟内，可传遍地球五大洲。盖藉电通流，故能迅速若此也。其初有英人皮晓浦在租界试行。分设南北二局，南在十六铺，北在正丰街。如欲邀人对谈，只费青蚨如同命鸳鸯之数。

嗣以经费不敷，不久遂废。癸未春，经天主教司铎能慕谷重设，由徐家汇达英、法两界各洋行，以便预报风雨消息。闻此法由欧人名得律风者所创，故即以其名名之云。

梨园子弟之享艳名者，不数年间，大抵姬姜憔悴，蕤华易谢，亦由斫丧过多欤！小桂凤至海上最后，貌亦最佳。婉丽苗条，无异弱柳迎风，三眠三起。予尝见其演《双摇会》一剧。薄怒佯嗔，声情如绘，真十五六绝妙女郎也。尝赠以诗曰：“绮游如梦复如云，小阁呼灯夜乍分。桂府群仙乘月访，凤城旧曲隔花闻。秋边捩笛调琼尺，醉后题诗写练裙。我亦苏州狂刺史，柔肠恼乱半因君。”

旅邸之名，各处不同。直隶、山东谓之店，金陵、吴门谓之行台，粤中谓之寓，独上海则呼为客栈。计上海一隅，大小客栈不下一千家。其中如万安楼、吉星公、长发、义和之类，大抵高大洋房，铺排阔绰。一寓之大，可容千人。每轮舟抵埠，栈中接客者各持招纸，争先上船兜揽，甚有同行争夺打架不休者。客一进栈，则写船票、购货物、雇车轿，皆可托帐房经手。即问柳寻花，徵歌命酒，亦皆有人指引。以故宾至如归，并无人地生疏之患。凡官长来沪，必居上等客栈。计每人日需房饭钱二百八十文，次者自备食用，每日房钱百文，或八十文，倘连饭食则加钱百文。其下者系车夫、水手及测字、算命等人所栖托，仅按日收钱二十八文，多至四十文而已。又有暗藏春色勾引游人，倘愜客心，即可荐宓妃之枕，俗称花客寓，殆即古者邮亭之遗意欤。

“临风有客吟团扇，团扇风前众绿香。”班家遗制，固是文弱可怜。沪上则不重齐纨，而重鸱翎。每柄之资，至少英蚨四、五翼，多至二、三十元。初惟贵官大贾偶一用之，近则掩袖名姬、缠头妙妓，五明十羽，掩映于蕉衫麝串间，热闹场中，倍觉

清风习习矣。

“不觉渐成长命债，岂知早受一灯传。”此程香轮先生咏鸦片句也。沈痛之词，最足发人猛省。沪上为冶游胜处，少年子弟，往往窟堕烟霞，流为败类。兰陵盛杏荪观察，惻然悯之，特于陈家木桥南首设一戒烟公局。自癸未仲夏起，愿戒者报名入局，不费分文，衣之食之，无不全备。有能输洋五元者，饮馔使令，格外周至。输洋二十元，则更上一层楼。出苦海而至乐乡，观察之功，诚巨矣哉。

沪上无画船水榭之胜，青楼妙选，多麴曲巷中。如东西荟芳里、东西公和里、合兴里、合信里、绘芳楼、小桃源、毓秀里等处，楼深巷狭，曲折回旋。每当夕阳欲下时，罗绮风柔，管弦声沸。脂香粉腻，如水如云。游客至此，真有迷路出花难之势。至东西棋盘街、兆荣里、肇贵里、百花里、公顺里、桂馨里诸处，昔之称烟花窟者，近来俱住次等勾栏。而走马王孙，挥金大腹，无复歌坠鞭入院者矣。

地火之制，已称奇辟，行之数年，人皆称便。近有西人名立德者，在租界创设电气灯。其法以机器发电气，用铅丝遍通各处。用时将机括一开，则放大光明，无殊白昼。初行时，当道者惑于谣诼之言，恐电发伤人，咨请西官禁止，后知其有利无害，其禁遂开。近日沿浦路旁，遍设电灯，以代地火之用。而戏园、酒馆、烟室、茗寮，更无不皎洁当空，清光璀璨。入其门者，但觉火凤擎云，普照长春之国；烛龙吐焰，恍游不夜之城。古称西域灯轮，谅不是过。吾友龙湫旧隐曾赋七古云：“泰西奇巧真百变，能使空中捉飞电。电气化作琉璃灯，银海光摇目为眩。一枝火树高烛云，照灼不用蜃膏焚。近风不摇雨不灭，一气直欲通氤氲。忽如月生光，又如虹吐焰。朗若银粟辉，灿若红莲艳。申江今作不夜城，管弦达旦喧歌声。华堂琼

筵照夜乐，不须烧烛红妆明。吁嗟乎！繁华至此亦已极，天机至此亦已泄。穷奢极巧恐不常，世事惊心若电掣。我欲别设千万灯，光明四射分星辰。不照高堂与华屋，常照贫家纺绩人。”

尝于粤东茗寮同芳居内，见有人鱼一。长一尺余，卷发凹睛，须如蝟刺，颇如泰西种类。而指上螺旋，颊边毫细，无一一如生。惟是腰以下，则仍作鱼形耳。据云得之东瀛海中，欲售洋蚨二十元。然奇货可居，终苦无人问鼎耳。

租界中自来水创于壬午仲夏，成于癸未新秋。其法于白大桥南堍造一水塔。下用黄石铺筑，其上柱架轱辘等类，皆生铁铸成，高可十余丈。塔下广开深池，以机器吸浦水。将泥沙汰净，贯注于各处水管中。水管亦用铁铸，大可径尺。自静安寺起至小东门止，遍地埋设，一气流通。又于沿街每十数步竖一吸水铁桶，高四尺许。下面与水管联络，顶上置一小机括。用时将机括拈开，水自激射而上。其经理之局，法界在二洋泾桥南首万安里，英界即在水塔之侧。居民需水者，可飭水夫送去。不论远近，每担钱十文。激浊扬清，人皆称便。今春海关道邵小村观察拟师其意，于城内设清水厂。后感于某绅之言，其议遂息，有识者咸惜之。

西人之讯案也，堂上设长桌一。西员向外正坐，两造各邀绅商陪审，列坐问官之旁。案情俱由讼师伸诉，原、被告尽可不置一词。诉毕，讼师援例相驳。驳至毫发无遗，问官即可定案。西律无笞杖徒流之罪，或罚鍰，或监禁，各随罚之轻重以为衡。即操刃杀人，亦不过监禁数年罚作苦工而已。其讼师须精通律例，由国家给与文凭，始准应人之聘。不如中国痞棍，稍识之无，便欲舞弄刀笔也。

捕房例禁，已详载《沪游杂记》中，无容多赘。兹特记其新

添数条。一、马车不准五人同坐。二、东洋车夫不得蓬首垢面，污秽不堪。三、戏馆至一点钟，不准再演。四、各署差役提牌，未经领事签名，不得在租界中拘人。五、东洋车破坏者不准在租界中载人。六、客寓中不得将染病将死之客抛掷路旁。大抵西人所刻意经营者，半皆琐屑之事。至于赌馆、娼寮、花烟馆、花鼓戏、拆梢、打架、蚁媒、毒鸭等类，广施陷阱，无恶不为，西人反不甚措意。急所可缓，缓所当急，宜其为华人所窃笑也。

日本女子类皆肤如凝脂，发如髹漆。幼时双髻垂肩，憨痴可爱，大有“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之意。长则云髻高梳，饰以珊瑚或犀角簪，腰围长带，阔尺许，长至丈外，倒卷而垂其余，若襁负然，唇涂泥金以为美观。向例已嫁则剃其眉，生子后将齿涅黑。近则故见渐融，闺阁中亦不必尽遵旧俗矣。寓沪东人，俱在大桥一带。其有作卖笑生涯者，但输番奴两辈，即不难洞入迷香云。

陈玉卿校书，绿杨城畔人也。幼失怙恃，为恶叔所卖，遂隶平康籍。转徙至申江，初不甚闻于时。一日龙湫旧隐偕缕馨仙史访艳至此，见其秀骨珊珊，轻盈蕴藉。谈诗剪烛，吐属风流，而眉黛间时露怨色。询之，知系大家闺秀，落籍后，遭鸩母所毒，几乎柳斫花摧。既又出其所作小诗相质，有“莫道红颜多薄命，阿依身世是桃花”之句。龙湫惻然悯之，赠以七古一篇。缕馨时在《申报》馆司笔札，亦为赋诗提唱。玉卿感其意，呈诗申谢，并作小启云：“玉前身诗婢，今日情魔。铜钵知心，锦囊学步。二分圆月，偶牵少妇之愁；一曲焦桐，遂入中郎之听。赠辛词而宛转，登《申报》以揄扬。乃有南面诗王，西昆词客，《玉台》制咏。《金缕》传情，好语纷来，‘彩凤’‘灵犀’之句；多情生受，搓酥滴粉之才。峡雨巫云，飘扬字里；晓风残月，点染



行间。琴心未必相挑，壶口因之俱缺。蛾眉低首，允宜薰之佛前；雁序新声，大好歌来扇底。所恨风尘陋质，难留韵事于三生；还期花月春江，竞按新词于九谱。”诗曰：“学画蛾眉不入时，倒拈针刺剔红丝。等闲妨觉风和月，遍绣骚坛七字诗。”“箫声吹月李青莲，千种风情柳屯田。唤起红楼诸姊妹，大家合掌拜词仙。”一日缕馨访玉卿，见其妆阁湫隘，戏曰：“凤凰亦栖于枳棘耶？”则应之曰：“妾此身有似鸚鵡之困樊笼耳，凤凰岂所敢当哉！”其吐属敏妙如此。后为沙叱利篡去，迄今不知所终。红颜薄命，信然。

衰年淫姬择大马路西幽僻之处，赁陋室二三椽，贮药叉四五辈，专接无赖游僧。名曰龙宫。凡馋眼秃奴，欲尝甘露味者，贿以重金，始可得门而入。春风一度，了却尘缘，彼中人暗号谓之游龙宫。至于发种种之流，只可坐冷山门前，与布袋和尚厮混。十叩柴扉九不开，断不能效子公染指也。

广肇山庄，在新闻之南，粤中人会馆也。每年七八月之间，彼都人士竞集资为盂兰盆会。香烛锭帛，务极奢华。一会之费动至万金。至期不特百粤衣冠，座中毕集，即吴娃楚艳，亦莫不香车宝马，络绎而来。鬓影钗光，撩乱于夕阳影里。门外必雇西捕弹压，否则打架扛帮，随时而有。殊无谓也。

瘦鹤词人，看花沪渚，每以青楼为安乐窝。粉墨登场，往往弃而不顾。独倾心于金桂部吴兰仙。时或红帘月皎，黛阁秋深，携手并肩，了无避忌。甚至鄂君绣被，香染芙蓉；弥子余桃，甘回齿颊。人以《品花宝鉴》中田春航嘲之，夷然弗顾也。癸未秋，词人辑《春江花史》，备纪风月繁华，独兰仙摈不录入。予戏占一绝调之云：“遍从沧海网珊瑚，紫姹红嫣细细摹。独有幽兰在空谷，秋风憔悴泣遗珠。”不知词人见之，亦有感于中否也？

日本岸君吟香旅居沪上垂十余年，家富藏书，尤精医理，设药肆于四马路口，颜曰乐善堂，乞刀圭者屢恒满户外。更出其慧思，制为铜版袖珍书，细若牛毛，明于犀角。盈尺之书，可缩成方寸一、二本，殆人巧而夺天工者欤。甲申春，予在弢园先生处一见之，恂恂儒雅，不愧前辈风流。与之谈诗，颇有见到处，亦彼国中翘然负异者也。

顾芝香校书，竹西亭畔人也。艳擅苏台，久驰芳誉。品花者辄比之杜宛兰、王月贞诸人。戊寅、己卯间，吴苑有烟花之禁。打鸭惊鸳，毁妆风暴，遂移艳帜于沪北尚仁里。时绿叶阴成，非复华年碧玉，而秋波一转，犹复媚态动人。予卖文之暇，辄偕鬻天忆恨生访之。银灯照影，细诉离愁。卿怨花飞，我嗟萍泊。江湖老大，各有忧怀。既而转轴拨弦，歌《劈破玉》一阙，如怨如慕，哀感动人。白香山江上遇裴兴奴，当亦无此凄惋。因赠以二绝句云：“云和斜抱试登场，指上余音欲绕梁。众里生防弦误拨，暗抛星眼掷周郎。”“柳愁花倦唤奈何，华年似水各蹉跎。凭君莫更歌商调，但诉伤心泪已多。”时予方秋闱报罢，鼯鼯无聊，故第二首中，不觉有慨乎言之也。

癸未冬，沪北奸商设为套圈之戏。其法辟一空房，横列长桌一。桌上罩以布单，杂陈钟表、玩器及手巾、香皂之类。每物之旁，竖尺许铁签。桌外五、六尺许，绕以木阑，有人在阑内手持铜圈出售。每圈须青蚨十翼，好事者售得其圈，立阑外遥掷之，能套在签上者酬以签旁所置之物。旬日之间，获利无算。于是争相仿效，多至数十家。后经中外官会同禁止，遂各闭歇。

杏花楼设于癸未仲冬，在四马路阆苑第一楼对面，肆主系珠江产。金碧楼台，穷极奢靡。初时只设番菜款客，嗣因座上寥寥，无人过问，遂兼设清茗，每碗收钱五十六文，然终不及

第一楼之热闹。缘第一楼欲与争胜，遂加上第四层危楼。游客过此，喜其高敞轩昂，可恣远眺，且芙蓉香暖，兼可一榻横陈，故裙屐翩翩，咸乐舍彼就此云。



伊游梦影



## 题 记

本书原名《沪游梦影记录》，题下原署“海天烟瘴曼恨生戏编”。文末跋文之一云：“此篇虽属游戏笔墨，而意寓讽谏，有《两都》之遗，陈蛰庐、蔡逸仲、陈介石并云。卧庐记。”查卧庐为池志澂别号，对照文中行踪，与池氏生平吻合，故“海天烟瘴曼恨生”当为池志澂。跋文之二云：“绚烂极矣！酣畅甚矣！而结构之密乃无毫发遗憾！影戏、马戏、东洋戏三段，尤见游龙夭矫，笔间有神。迨于结段议叙归正，曲终奏雅，真古佳作也。学弟周焕枢谨识。”足见本文写后曾经陈虬（蛰庐）、陈黻宸（介石）、蔡念萱（逸仲）和周焕枢（伧辰）等同时学者传阅，并获得好评。

池志澂(1854—1937)，字云山，浙江瑞安人，生员出身，受业两孙(衣言、锵鸣兄弟)门下，屡应乡举不售。1878(戊寅)年，赴湖北，1879(己卯)年，游学南京，曾偕陈虬等友好游秦淮、谒孝陵。1891(辛卯)年10月，自杭乘舟抵沪。其后应台东修志之聘，转赴台湾。甲午战争后离台返里，与陈虬等创办利济医院郡城分院，曾任利济医院监院、总理。著有《卧庐医案》和《卧庐诗文集》。本篇大约作于1893年。

由于作者久居上海，生活面相当广泛，举凡戏馆、书场、酒楼、茶室、烟间、堂子、马车、花园、跑马场、影戏场、杂技场等，无不亲历其境，故所述真切生动，颇有可观。作者颇稔上海掌故，如沪上梨园推始于满庭芳，茶室推始于一洞天，酒馆推始

于泰和馆，烟间推始于眠云阁，张园推始于张叔和之养母，西园推始于潘充庵之豫园，在文中都有介绍；另外，述书场则並列十二楼，述曲调则详释虞、俞、昆、马，述酒馆则专提番菜和消夜，述花园则特评又一村，分门别级，深入浅出，所有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甲午战争前上海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各个侧面。因此，本篇尽管表面上是“戏编”的“梦影”，是游戏性的讽喻文章，但由于它涉及各阶层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也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原件藏于温州博物馆，为杨逢春手抄本（1931年抄），有不少错别字，现为校正刊布。

胡珠生



余在台湾之明年二月，有闽客招饮，召歌姬侑酒。酒半，客问曰：“子久沪，能为予谈沪之胜乎？”余曰：“今日之饮乐甚，沪亦不过是，奚必沪哉！”既而客醉，余亦醉，仿佛身在海天龙电间，忽然珠环翠绕，忽然杰阁层楼。既醒而叹曰：“嗟乎！世之游沪者，何一而非梦哉！然予之梦久矣，今曷为有是？夫物在彼而影生焉，游于昔而今梦焉，兹之迷离变幻，是殆梦中之影也欤？！”酒毕，即以平日闻见所及为客陈之。

辛卯九月，自杭航申。是日适当西人秋季大跑马之期，玉勒齐衔，锦鞞一色，海螺声起，怒足如飞。自十余马多至二十余马，或跑半圈，或跑全圈，各以至之先后定胜负。如是者三日。闻当时胜负以数十万金计，近则稍减。其地在英大马路北泥城桥，周围十里，环以铁阑，填以砂土，细草芊芊，一望无垠。中西男妇往观者几如恒河沙数，而教坊姊妹亦无不拥香车逐队而至，毂击肩摩，钗堕珥坠，亦所不计，此余此次入沪来冶游之第一乐也。

夫沪本松江滨海一小县耳，自道光季年五口通商，中外互市，遂成海内繁华之第一镇。凡英、法、美三国所居之地，皆谓之“租界”。以河为界，法界自小东门陆家石桥河北至北门三茅家桥河南；英界自三茅家桥河北至二摆渡老闸河西南（老闸河即苏州河也）；美界自二摆渡河北至虹口皆是。英居两界之中，地广人繁，洋行货栈十居八九，其气象更为蕃盛焉。每界每岁捐数各数十万，其章程由英商而定，其经费仍居户所出。居户洋人较华人为少，捐数华人较洋人为重。而一切巡捕、包探、扫街、铺路、推车、挑水诸役，皆系华人为之，惟巡捕则较有洋人焉。巡捕者，植立于各界四叉，以防行人车马碰撞之虞，虽昼夜、风雨、寒暑不改。设有不率教者，则拉捕房以问，以是沪上少争斗盗窃之患。不然，五方杂处，良莠不齐，犹

岂可一日居哉！而道路则时加修饰，不使半步之崎岖；沟池则时加疏浚，无使淤泥之稍积；晴则轮水滂沸，尘漠不飞；夜则电球地灯，照耀如昼。以地方所捐之数，应地方所为之事，而即以还我地方谋食之人，其立法若何美备！设我中国为之，未有不染指侵蚀于其间也。

余犹忆戊寅赴楚，沪上热闹之区独称宝善街为巨擘，今则销金之局盖在四马路焉。每当夕阳西逝，怒马东来，茶烟酒雾，鬓影衣香，氤氲焉荡人心魄。若夫荷暑已退，柳风乍拂，粉白黛绿者咸凭槛倚阑，招摇过客。余诗有曰：“夕阳纸扇如蝴蝶，遍倚阑干十二楼。”盖情景甚似也。入夜则两行灯火，蜿蜒如游龙，过其间者，但觉檀板管笙与夫歌唱笑语、人车马车之声，嘈杂喧阗，相接不绝，抑何其盛也！盖英界为沪上之胜，而四马路又为英界之胜，是以游人竞称四马路焉。而余之游沪，以四马路会归外，更有八事焉：戏馆也，书场也，酒楼也，茶室也，烟间也，马车也，花园也，堂子也。更请以闻见所及陈之。

沪上梨园甲于天下，闻始于同治初年徽人开满庭芳于南靖远街。其时调分京、徽两种，嗣后京调盛而徽班遂无问鼎者焉。今则四马路之丹桂、六马路之天福为最，石路之天仙次之，宝善街之和春、长春、三雅又次之。三雅专演昆腔，调甚悠扬，时人以其不及京腔之繁缛，不喜也。近有帮子腔附丽于京调，独出冠时，其声呜呜然，如大声疾呼，如痛哭流离，悲伤隳杀，感人最深。夫戏班之盛衰视乎脚色之优劣，班中花旦尤重，往往赍千金厚币聘诸燕京。余昔时所见负盛名如小桂寿、刘凤林，十三旦、葛子香、万盏灯者，今已风流云散，莫问行踪。近来之秀如周凤林之《蝴蝶梦》、高彩云之《翠屏山》、丁兰荪之《荡湖船》、牡丹花之《青云下书》，亦足以娱目荡心。当夫礼拜之期及礼拜六之夜，演者色舞眉飞，观者兴高采烈。电灯初

闪，车马争来，接客者候诸门首，将日夜之戏印就红笺，分送各客，谓之“戏单”。包厢正座，椅位板位，递次而减。钟鸣八下，各戏登场，万头攒动，蚁拥蜂喧。更复有以灯彩技艺擅长者如《凤莲山》、《洛阳桥》、《斗牛宫》、《宝莲灯》，每演一戏，蜡炬费至二千余条，古称火树银花，当亦无此绮丽矣！迨至铜龙将尽，玉兔渐低，而青楼之姗姗来迟者，犹复兰麝烟迷，绮罗云集，诚不夜之芳城、菊部之大观也。此戏园也，为游沪者必有事也。

书场者，即世所称“说大书”也。自说大书之技不精，而后借粉黛以为助。其未说书也，必先使唱开篇。其既说也，又皆能插科打诨，相为接应。厥后喜听唱而不喜书，于是争废书而专用唱矣，说大书者仅退坐理管弦而已，此沪上书场所以专称“女唱书”也。书场共十二楼，皆聚于四马路，曰天乐窝，曰小广寒，曰桃花趣，曰也是楼，曰皆宜楼，曰万华书屋，曰响遏行云楼，曰仙乐钧天楼，曰淞沪艳影楼，曰九霄艳云楼，曰四海论交楼，曰引商刻徵羽楼。每楼日夜两档各有二十妓，或有一妓上数楼者。每妓各用大红笺书姓名，高挂楼外；每门首各有接客者作苏音呼唤，口不停声，曰“听书哉”，曰“先生来哉”。“先生”者，称女唱书之名也。有客登楼则报道几位。洎乎珠围翠绕，各妓登场，檀板一下，笙歌嗷嘈，虽雏鬟稚髻，无不高唱入云。客中若有熟识歌姬、或欲攀此姬者，各以一洋点一曲为妓荣也，余诗所谓“虞俞昆马凭君点，一曲终时一鸟投”，即此也。虞调出于虞山，先有虞姓者专擅此调，调极曼衍悠远，合弦索琵琶共奏，靡靡郑音之亚也。俞调者，俞秀山所制，抑扬宛转，如小儿女绿窗私语，愈唱愈低。马调则咸丰间马如飞所创也，初唱甚高，惟唱到末一字之前，故缓其腔，而将末一字另吐于后，有若蜻蜓点水，最足动人！近时院中专尚小调，如《九连

环》、《十八扯》、《四季相思》，风柔声软，荡人心志，诸姬皆能，不必女唱书独擅也。迨至剪断一声，云鬓四散，听书者皆纷然下楼，亦盖有退而访先生之寓焉。此所谓书场也，亦游沪者必有事也。

沪上酒馆，其烹调以专味为重，如红烧海参、红烧鱼翅、挂炉鸡鸭之类，蕪、笋、苴、蒲概置勿用。岂到此皆脑满肠肥必以腥浓饜其饫软？其中著名者向以泰和馆为先。泰和馆沪人所开，菜兼南北，烹饪绝精，大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意。外此天津馆则有中和，宁波馆则有鸿运、益庆两楼，亦皆庭盈车马，座满婣娟，然终不若四马路苏之聚丰园、宝善街金陵之复新园尤为当行出色矣！两园上下楼室各数十，其中为正厅，两旁为书房、厢房，规模宏敞，装饰精雅，书画联匾，冠冕堂皇。有喜庆事，于此折笺召客，肆筵设席，海错山珍，咄嗟立办。门前悬灯结彩，鼓乐迎送，听客所为。其寻常便酌一二席者，则以花鸟屏花隔之，左肴右馐，色色精美。上灯以后，饮客偕来，履舄纷纭，觥筹交错，繁弦急管，余音绕梁，几有酒如池、肉如林，蒸腾成霏雾之象。虽门首肩舆层累迭积，而邀客招妓之红笺使者犹络绎于道，其盛可知矣。大抵苏馆、徽馆、宁馆、天津馆、南京馆，其烹饪和调无不小异大同。若夫番菜馆、消夜馆，其染指而尝者辄诧为未有。番菜馆为外国人之大餐房，楼房器具都仿洋式，精致洁净，无过于斯。四马路海天春、一家春、一品春、杏林春皆是也。人各一肴，肴各一色，不相谋亦不相让，或一二人，或十数人，分曹据席，计客数不计席数，饮膳则有做茶、小食、大餐诸名色，中外名酒皆备。惟肴馔俱从火上烤熟，牛羊鸡鸭非酸辣即腥膻，岂风尚不同，嗜好亦异耶？向时华人鲜过问者，近则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挈眷，异味争尝，亦沾染西俗之一端也。消夜馆者，广东馆也，广人日仅两

餐，夜半则加一餐，故曰“消夜”。大小消夜甚多，惟杏花楼、中华园为最。窗櫺屏格，雕镂绝精，金碧丹青，辉煌耀日。平时小饮可以两客叫一消夜，一客者，冷热两菜也。夫番菜馆已较廉于它馆，而消夜则又廉矣。此酒馆也，亦游沪者所有事也。

沪上茶室闻创始于一洞天，其后继之者，丽水台最为著名。高阁临流，轩窗四敞，左右后三面皆棋盘街，万楼莺燕，笑语皆通，寻花问柳，皆于斯嘲风弄月。曾几何时，世变沧桑而丽水台则已为平屋矣！今则四马路之一层楼、万华楼、升平楼、菁华楼、乐心楼更驾而上之，而五层楼更为杰出。余尝偕友人登五层楼之颠，俯视其下，见夫轿如风，人车如走马，马车如飞龙，如滚波涛，如千万军旌旗摇闪而过。其人如蚁聚，其声如蜂屯，又如鱼丽、鹅鸭之阵蜿蜒而来，忽闻笙歌笑语、环佩之声，飘渺凌空，若远若近，若上若下。天风冷然，身不能自主，尝回顾友人而嘻曰：“吾闻古神仙立云端，下视尘寰，殆亦若是耶！”若夫石路则有百花锦绣楼，宝善街则有阳春烟雨楼，大马路则有五云日升楼，黄浦滩则有天地一家春，城中庙园则有湖心亭、得意楼，或高阁临风，或疏窗映水，亦无不器具明洁，清光璀璨。至于松风阁以茶胜，一壶春、载春园以地胜，广东之怡珍同芳居以装潢胜，此皆别地所无者。夫别处茶室之设不过涤烦解渴，聚语消闲，而沪上为宾主酬应之区、士女游观之所，每茶一盏不过二三十钱，而可以亲承款洽，近挹丰神，实为生平艳福。昔欧阳公云：“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沪上之饮茶亦不在茶。此茶室也，亦游沪者必有事也。

烟间本为藏垢纳污之所，雅者固不屑道，而沪上烟间之佳尤过茶室。吸烟者之意不在烟，犹饮茶者之意不在茶也。雕琢镂刻，穷极精工，向闻眠云阁为最。开之者乃一妇人，尝雇

用小女子作堂倌以招揽生意，一时间各烟间女堂倌盛行，此妇知其将为官禁，逆先停闭，既而果然，其识见之卓有如此者。计今日租界中大小烟间鳞次栉比，不胜枚举，惟法马路之南诚信，闻与当时眠云阁相伯仲，其余粉饰装潢微有不逮，然亦辉煌绮丽，天下之大观也。入其中者，画栋雕梁，枕榻几案、灯盘茗碗，无不华丽精工，而复庭设中外之芳菲，室列名人之书画。夏则遍张风幔，不知火伞之当空；冬则遍设火筒，不知冰霜之著地。每一榻中各嵌大镜一面，夜则电灯初上，以镜照镜，以灯映灯，镜镜相临，灯灯相映，几如入玻璃世界、珠宝乾坤，令人目闪心炫。有以烟间兼酒楼者，大马路之最乐居是也；有以烟间兼茶室者，四马路之一层楼、五层楼、青莲阁是也；有以烟间兼书场者，华众会、论交楼、皆宜楼是也。风潇雨晦之际，一榻横陈，两友对叙，仅费青蚨百余片，即可以流连半日，亦为人生乐事，岂必有烟霞癖者始能消受哉！此烟间也，亦游沪者所必有事也。

西人马车有双轮、四轮之别，一马、两马之分，以马之双单为车之大小。其通行最盛者为皮篷车，而复有轿车、船车，以其形似轿似船也，轮皆用四。近更有钢丝马车，轮以钢不以木，轮外圈以橡皮，取其轻而无声，诸姬争效坐之。有两轮而高座者，更名曰亨生特。亨生特者，犹华言其物之佳也。向闻马车惟欧洲巨贾得以用之，今则华人设厂雇税，多至二千余乘，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外国士女作工治事，限以晷刻，暇勉终日，偃息一时，往往乘坐此车，倘佯容与以流动其血脉、舒畅其筋骨。华人效此，仅以为助兴会、扩胸襟而已。马车非马路不行，洋场大路，其平如掌。当夫风日晴和，偕二三知己，沿黄浦滩，登品泉楼，见夫裙屐少年或携仙眷、或挟歌姬，无不绣毂雕轮，络绎争飞。而愚园、张园、静安寺更为

会集之区。尘埃倏起，雷霆乍惊，而红妆绿鬓已锵然一声穿花拂柳而过，令人送往迎来，目眩心迷。近诗有曰：“马健车轻快若驶，香尘滚滚纷罗绮。”盖言其实也。且夫人生行乐，及时几何，一岁之间，冬则苦寒，夏则苦暑，一日之中，日行于昼，月行于夜，而马车宜冬宜夏、宜日宜夜。时维溽暑，赤伞悬空，半臂轻纱，挥扇不止。若夫月明如昼，清风徐来，遥望灯火一簇如繁星，明灭于长林丰草间，倏忽已至，则虽参横斗转，露冷宵深，犹不肯整鞭而归，其乐可知矣。此马车也，亦游沪者必有事也。

沪上花园向以邑庙东、西园为最，继之者静安寺之中园、西园，今则独盛于徐、愚、张三园矣。东园即庙内园，回廊曲折，山石峻嶒，结构亦称奇幻。每逢佳节，或兰荷桂菊之会，任人游览。平时颇有“门虽设而常关”之意。西园本前明潘允庵方伯之豫园，地大五十亩，极亭台池沼之胜。嗣潘氏微，旋归庙为西园矣。池心建亭，左右翼以石桥，名曰九曲桥；又有香雪堂、三槁堂、萃雅堂、点春堂诸名胜。园西北隅亦有巨石迭作峰峦磴道，盘旋而上。沪地无山，重九妇女登高者多集于此。惜园内竟设茗室及各色店铺，竟成市会，而凡山人墨客、江湖杂技亦皆托足其中，游此间者但知街市喧阗，迥非昔时布置矣。申园在静安寺西隅，中构洋楼，四围花木，右偏并筑台榭、凿芳池，后设弹子房，任客嬉游。闻当时此园未启，客之乘马车挟美妓到此者，不过于树林阴翳中略停片刻。而有此园可资憩息，红男绿女结队成群，品茗看花，流连忘返。未几，西园辟而申园又不能专美于前矣。西园又在申园之西，花木台榭亦无越申园，惟地稍大，可以乘车周匝，故歌妓尤乐就之。今则愚园一开，而两园皆寂寞尘飞，过此者不无昔盛今衰之感。盖愚园辟于两园之间，金碧丹青，太形华丽，似不及左右两园

之疏。然而画栋珠帘，朝飞暮卷，其楼阁之宏敞，陈设之精良，海上诸园亦无以过之。冶游既倦，蹑云而登，倚雕栏，啜苦茗，清风颺至，俗虑俱消。时或隔座花枝向人招展，钗声钿影仿佛帘中，每为诵元相“醉闻花气睡闻莺”之句，低徊不能去。张园在斜桥之西，为游愚园者必游之路，故游愚园者率先游张园。园本西人所筑，嗣为无锡张君叔和购为养母之区，不收游资，故裙屐争往来焉。园中一望平芜，尤称旷适。有荷池广数百亩，隔池有红梅数百本，两花盛开，游人到此，仿佛置身于西湖孤山、三潭印月之间，亦热闹中一清凉境也。所植外国花卉甚多，冬则藏诸玻璃室中，园中柴扉题曰“烟波小筑”，又曰味莼园，隶书古雅，不知谁氏笔也。盖张园也、愚园也、申园也、豫园也、西园也，或奇丽，或淡雅，或疏落，或阔大，江湖之意、山林之气、京洛之态、吴蜀之华，诸园无不悉备。而园中之物亦无一不可人，而萧然绝俗者其惟徐园之又一村乎！徐园，海宁徐棣山司马之园也。园不甚大，其中为堂、为榭、为阁、为斋，又列长廊一带，穿云度水，曲折回环，其布置已为海上诸园之最。虽然杉桐桧柏、奇花美草、华堂彩榭、鸟笼兽圈皆为匠园者意有之物，而又一村实为独得之境。村在园西幽深处，隔以粉墙，游此园者鲜知此中有村。村口以树条编青篱，聊成户形；篱外一河，横可数丈，左畔有板桥可渡，渡河数十步有茅屋数间，外绕以竹柏柳杏，树梢高挂一幌，曰“沽酒处”，入其屋中，槿篱土壁，竹榻纸窗，朴然入古。推窗一望，北风潇洒，隔河芦荻，战战有声。下视河中游鱼，可垂钓也。出酒家小石路二十余步，稍高处有亭，上亦覆以茅。炉灶瓶几，错落安排。亭中贮无锡惠山泉，任客品尝。亭下左畔有井一，旁置箕笠桔槔之具。井旁墙下栏以竹栅，豢养鸡鹅鸭豕之类。佇亭久望，时当落叶满地，绿菜盈畦，忽听鸡啼一声，便不知此身仍在花园中也。村中种菊



老人尝迎余笑曰：“此间游客鲜至，间有至者，亦一望其萧然而去，客何坐忘之久也？客亦尝游杨树浦大花园与白大桥之公花园乎？大花园广约百亩，中有大河，可容小轮舟来往；并有狮象獾豹异种禽兽，又有各种鱼虾蚌蛤之类。以玻璃为墙，贮海水养之；更有鸟笼高二十丈，大数倍之，长约半里，中植大树五六株，小树亦倍之，任鸟飞鸣上下，亦奇观也。公家花园右畔恰临大江，楼台亭榭皆作洋式，遍地栽花。随处设座，花各来自外国，红红翠翠，名目各异。每当礼拜，西人往往挈眷来游，迨夕阳西逝，始各缓缓携手而归。而华人亦间有过而入者。”此所谓沪上花园也，亦游沪者所必事也。

沪上妓院亦甲于天下，别户分门，不胜枚举。大抵书寓、长三为上，么二次之。书寓者，即女唱书之寓所也，其品甚贵，向时不屑与诸姬齿，今则长三亦书寓焉。其来自姑苏为多，故声口皆作苏音。江西、扬州、宁波人皆能效之，惟湖北、天津乐操土音，分道扬镳，自立一帜。盖书寓、长三、么二总名曰“堂子”。么二堂子皆聚于东西棋盘街，若书寓、长三则四马路东西荟芳里、合和里、合兴里、合信里、小桃源、毓秀里、百花里、尚仁里、公阳里、公顺里、桂馨里、兆荣里、兆贵里、兆富里皆其房笼也。楼深巷狭，曲折回环，夕阳初下，罗绮风柔，游客至此，真可歌“迷路出花难”也。房中陈设俨若王侯，床榻几案非云石即楠木，罗帘纱幙以外，着衣镜、书画灯、百灵台、玻璃花、翡翠画、珠胎钟、高脚盘、银烟筒，红灯影里，烂然闪目，大有金迷纸醉之概。客入其门，以摆台面为第一义，斯时觥筹交错，履舄纵横，酒雾蒸腾，花香缭绕。既而大菜一上，局妓纷来，铜琶银剔，珠唱云高，本楼倌人唱罢，外妓次第续之。《霓裳》同咏，飘乎欲仙，宋广平铁石心肠，未尝不为梅花颠倒矣！乃曲未终而射覆猜拳、赌酒角胜，歌声呼声错杂其中。既而酒阑

珠散，醉舞踈跄，留髡烛灭，芴泽微闻，酿芙蓉之膏，斟菴茗之壶，华胥一梦，几不知此身尚在人世间也！书寓、长三、么二之外，有衣饰房榻粗类堂子者曰“住宅”；亦有艳服夜游，群拥聚于茶室、烟寮，倚婢招人，曰“野鸡”；更有赤头大脚，专接泰西冠盖之流，曰“咸水妹”；亦有衰年淫姬，暗藏名花，勾引生客，曰“花客寓”；此皆名目卑污，附丽妓院，风雅者固不屑道。若夫楼阁三层，笙歌彻夜，琴韵呜呜，鞋声橐橐，则谓之“老旗昌”。老旗昌，粤妓也，开市在北市老旗昌，即以其地名也。青唇吹火，两足如霜，好苏、扬式者颇诋不遗力；然其间佳者，姿质明莹，肌肤细腻，水眼山眉，别饶佳趣，虽钗钿衣服迥与沪异，然亦不失大方举止也。余独叹上海风俗之坏，不坏于诸妓馆林立，而独坏于台基、花烟间。台基者，倚门淫姬择幽僻小楼二三楹，陈设略备，狎游子弟意有所属而苦难如愿者，暗以重金，托其撮合，虽娇娃嫠妇，一经煽惑，无不失足其中。事败之后，至有为父母所责，或不礼于其夫者，服毒自尽，不知其数，伤风败俗，莫斯为甚。妓馆虽下至野鸡，亦必洋蚨三四番方能订交，若衣衫蓝缕，仍不得其门而入。而花烟间一开，则肩挑负贩者误矣！吸烟一盒不过百钱，抹胸捋肚，无所不为。若辈各租界皆有，惟十六浦为麇聚之所。余尝车过其地，见夫奇形怪貌、施粉涂脂、沿街排坐，几乎入药叉鬼国，令人心悸！而乡民偶尔至此，稍为顾视，即拖入洞中，腰缠立罄。尝见东洋车夫，捉襟见肘，两足如飞，尽一日之力不过得青蚨二三百片，除饭房数十钱外，尽消耗于此，其所害岂浅鲜哉！嗟乎！海上为烟花巨藪，人之沉迷而不返者不知凡几，父兄之教不能施，师友之箴不能入，室人交谪不能顾，荡检踰闲，倾财败名，问之其人，而其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此盖迷人之径、惑人之具、媚人之技、餽人之词、无所不至，而入其中者或以情、或以愤、或

以激、或以怜，则虽卑琐闾葺之夫，未有不慷慨豪拓以自喜。若曰吾逢场作戏，而不知其心已久迷也。虽然，幼堕烟花，亦为生人地狱，一举一动，管束綦严，数日无客，凌逼备至，其鞭笞敲扑之惨有未可以言语形容者。则虽衣饰华美，终无适志之时，故入此者必以赎身为第一义，无怪乎有情人不惜千金也。此堂子也，为游沪者必不可有之事也，然亦不能无也。吾愿游此者当作悬崖勒马之思焉。

客曰：“沪游之乐其如此乎？余闻沪上有影戏、东洋戏、马戏，子皆已往观否乎？”余曰：唯唯！台上张极薄布幔，内燃地火灯，映出各种技巧，西人名曰“影戏”。初时海阔天空，波涛汹涌，有轮船一艘飞驶而下，蓦被狂风吹转，横撞山脚，截成两截。正在危急之际，忽有一舶自银涛雪浪中驶至，以小艇救起多人。一瞬间又变成夕阳衰草、秀竹幽花景象，竹中露危楼一角，仿佛是西国园囿。继而雪练平铺，银盘荡漾，荻芦瑟瑟，中有渔人临流撒网。末后成浓春光景，日丽风和，花明柳暗，西方士女联袂踏春，约略似宋人《清明上河图》，戏遂止。按此戏皆画于纸上，向灯前照映，而人物之丰昌、烟云之变幻，以及山光水色、异兽珍禽、奇花茂草，无不惟妙惟肖，宛转如生。技至此亦神矣！东洋戏者，大抵即中国之变戏法也。其戏有硬功、软功之分：初以粗铁数丈横系于戏台东西柱上，一人左执扇，右持盖，跣行其上。初尚按步徐行，继而翘一足作《鸚鹄舞》，两手握线翻筋斗。忽疾驰向前，故作倾跌状，横卧铁丝上。后将两足倒挂，反身下垂，而口中呜呜唱蛮曲，仍能应弦合节，阅时始徐徐而下。又一美女艳服倩妆，高坐方桌上，手持木匣一，遍示看客，中空无所有。忽探手而入，取出五色纸条，多至数百丈。又取出玩物数十件，最后有白鸽一头奋飞而去。乃仍将纸条玩物逐渐放入，一转瞬又空无所有矣。有一女子两

髻垂肩，年可十二三，持聚头扇缓步而出。偶拾得破纸一幅，以手撕纸，随撕随扇，俱化成五色蛺蝶，飞舞满台。既而将手一招，诸蝶俱集衣上，仍化为纸，此之谓软功，大约即华戏中文戏也。又一老人肩竹梯，高二丈，挟小女蛇行而上，站立梯顶，弓身倒乘，猛砉然一声，梯级俱散，独留一竿，仍植肩上。斯时观者俱目眩神痴，恐其颠坠。而女仍悠然自在，无些微怖容。又一人折纸为小桥，置橈上咒之，忽如虹腰亘天，高大无比，一女蹶棠木屐，徐步而登，继即翩然下来，而桥仍化为纸矣。又一中年妇卧台，两足向上，承一桶，旋转如风。戏房中击鼓为节，桶之高下疾徐无不与鼓声相应，桶愈转则愈加多，末后累至十余桶，依然便捷轻利，此之谓硬功，即华戏中武戏也。虽同一技术，而远胜中国索解者矣！

客曰：“影戏、东洋戏，仆既闻言矣，能为仆再谈马戏乎？马戏即子所言春秋大跑马之戏否乎？”余曰：否否！马戏者，以马为戏，戏台之式与中国异，客座环四面，中留一圆池，铺以砂土，其平如砥。先是，二西人立骑马背，驶行池中，忽耸身一跃，则马已互换矣。继而，一人跃登骑马者之顶，复叠登六人，高与屋齐，而马不停蹄，人不颠蹶。又二人拉一白布横亘台上，马由布下驰过，人则跃从布上，连跃数次，累黍不差。又数人各擎竹圈，大如栲栳，人马俱从圈中过，如织锦之梭，轻灵无匹。时众人方齐声喝采，忽一女子怒马突出，口衔三十余磅之铜炮，攀机一发，石破天惊，而炮仍不堕，其齿力真不可以数计矣。一人以帕埋土中，牵一马至，附耳与语，马即以前足掘土，衔帕而出。又一人引二马于池，其马善解人意，命之坐则坐，命之立则立，命之鸣则鸣。末后四人拉一大铁笼出，畜虎二：一黄一黑，黑者尤猛，大声怒吼，声震林木。有名长生者能入笼中，使演诸剧，虎皆帖耳垂头。此外犹有袋鼠、人熊之类，不

能演剧，惟备赏玩而已。是戏也，沪间已演过数次，惟车利尼最为出色。虽然，此特游目骋怀、陶情适志而已。

若夫广见闻、证学问，则当观夫制造局之机器，而知功用之巧拙；观于招商局之轮船，而知商贾之盈虚；观于巡捕房、会审公堂，则知中外交涉之多；观于方言馆、《万国公报》，则知英、法各国文字之异。此外，《申报》馆、电报馆、石印书局、自来水、自来火各公司，以及博物院、蜡人院、格致书院，亦当一一亲历目睹以穷其理而致其知，如是则不负所游矣！

客曰：“闻君之言，大而风俗变迁、时事更易，小而花丛标易、鸟语鸣奇，无情不移，有境皆幻，固较读《教坊记》、《北里志》、《板桥杂记》、《画舫录》诸书尤为心迷目眩，使未游有所羨，已游者有所感，与于斯游者有所警並有所悟。乐哉斯沪，他日当与子共游之！”未几客去，余亦复寝焉。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上海滩与上海人

作者 =

页数 = 1 6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